

卷二百三十一

列传第一百三十五

文苑下

萨都刺		周	权	
陈	泰		黄	许
杨士弘		万	白	
辛	敬		周	贞
郑大同		史公廷		
傅若金		李	康	
乃	贤		黄	玠
何	失逢		程以临	
王			蒲道源	
岑安卿		谢宗可		
郑元佑		胡天游		
周霆震		吴定翁		
孙	辙		郭	钰
舒	頔		李	祁
王	礼		戴	良
吴	海		王	冕

钱惟善		张	昱
陶宗仪		顾德辉	
郭	翼	杨维桢	
张	宪	张	雨
丁鹤年		倪	瓚
黄公望		吴	镇
王	蒙		

萨都刺，字天锡，笞失蛮氏，后徙居河间。萨都刺本朱氏子，其父养为己出。弱冠，成泰定四年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御史于南台，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隶事司达鲁花赤。历淮西廉访司经历。至正三年，擢江浙行省郎中。迁江南行台侍御史。明年，左迁淮西江北道经历。

诗才清丽，名冠一时，虞集雅重之。晚年，寓居武林。每风日晴好，则肩一杖，挂瓢笠，踏芒屨，凡深岩邃壑，无不穷其幽胜，兴至则发为诗歌。著有《雁门集》八卷，《西湖十景词》一卷。后入方国珍幕府，卒。

周权，字衡之，处州人。磊落负隗才，持所作走京师。袁桷大异之，谓其意度简远，议论雄深，可预馆职，力荐弗就。陈旅选其诗，题曰《周此山集》。此山，权之别号也。欧阳玄序云：“季世诗人，宋之习近馊餽，金之习尚号呼。当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今则皆自刮磨而不为矣。此山诗，简淡和平，语多奇隗。”揭傒斯谓：“诗之正，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鸟兽；而其变，如风云雷雹，龙腾虎踞；要在尽其常，通其变而已。”惜不得与权共论之。

陈泰，字志同，茶陵州人。延佑初，与欧阳玄同举于乡。以《天马赋》得荐官龙泉主簿。生平以吟咏自怡，别号所安。

有《所安遗集》一卷。好作歌行，出语清婉有致。

黄许，字与可，处州人。至正中，遗大臣宣抚各道，许以处士献求时十策，曰：“严选举，革贪污，除吏敝，抑兼并，省冗官，汰僧道，核田赋，兴武举，作士气，结人心。磊落数千言，时不能用。后中书省参政普颜帖木尔、内台治书侍御史李国凤奉诏经略江南，得许十策，叹曰：“世未尝无才，顾上无用才之人耳。”初，许及怀玉郑元善，同里叶岷、林定老相师友，三人皆第进士，而许独不遇。定老金浙东廉访司事，举为丽水儒学教谕，不就。所著有《四书会要》、《读易大意》、《诗书类要》、《天文地志官制类编》及《古今人诗文骈俪类选》。有《石壁晚稿》，不为华靡无益之言。学者称为南岫先生。

杨士弘，字伯谦，襄阳人。好古学，尝选唐诗一千三百四十首，分为始音、正音、响乡，总名曰《唐音》。其自著有《鉴池春草集》。与江西万白、河南辛敬，江南周贞、郑大同，皆以诗雄，名声相埒。

史公廷，字晋叟，明州人。精易理，作文有典则。同里郑奕夫，以道学文章自命，每有论撰，必俟公廷鉴定，然后出稿。隐居数十年，助教程端学荐主甬东书院，弃去不就。自号蓬庐处士，有《蓬庐稿》、《易演义》、及《象数发挥》若干卷。

同时，陈大伦，字彦理，诸暨州人。始学于从兄洙，后事吴莱，绝意仕进。尝语人曰：“吾平生无他嗜，唯攻文成癖耳。”所著有《春秋手镜》、《尚雅集》。

傅若金，字与砺，新喻人。少孤刻，励于学，能文章，受业范梈之门。甫三十，游京师，虞集见其诗，大称赏之。元统三年，介使安南，乘传至真定，若金始悟曰：“安南自陈日烜绝王封，朝廷降诏，止称世子。今不然，是无故王之也。”还白中书，更之。至安南，馆姬侍，却之曰：“吾曹非陶谷，曷

为以此见污！”使还，授广州教授。卒。有文集二十卷。

李康，字宁之，桐庐人。事母笃孝，人称李孝子。工诗文，旁及书画琴奕，无不冠绝一时。至正二年，郡守马九阜遗使币聘，不起。行省官至桐庐，命县令造请议事，康不得已往，极谈当时得失。欲荐之，以母老辞。有《杜诗补遗》、《桐川诗派》、《梅月斋永言》、《看山清暇集》。

乃贤，字易之，葛逻禄氏。世居金山之西，后散处内地，随兄塔海宦江浙，遂家明州，生平不喜禄仕，独长于诗歌，不规规雕刻，而温柔敦厚，有风人之致。每一篇出，士大夫辄传诵之。时浙人韩与玉能书，王子充善古文，人目为江南三绝。至正间，用荐为编修官。有《金台集》、《海云清啸集》行世。

同时，黄玠，字伯成，定海人。幼励志操，卜筑弁山，号弁山小隐。工诗，有《知非稿》、《唐诗选》、《纂韵录》行世。

何失，昌平人，负才气，能诗文。至正间，名公交荐，以亲老不就。揭傒斯雅重其人，赠以句曰：“心事巢由上，文章陶阮间。”虞集见其所作，叹曰：“当序而传之，使年之作者，亦知世有斯人。”后卒于家。

程以临，字至可，江西宁州人。后至元间，除将仁郎，辞不就。天资超悟，尤长于诗。构别墅闭户著书，老而弥笃。选汉、魏、唐、宋诸诗，名曰《删后正音》。其自著，有《瓢丸小集》。

同时，黄庚，字星甫，天台人。著有《月屋漫稿》。其自序曰：“仆韶齿时习举子业，不暇为诗。自科目废，始行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迈之气，尽发而为诗，若醯鸡之出瓮天，坎蛙之出蹊澆，而游江湖也。其诗风致清远，时人重之。”

王逢，字原吉，江阴人。才气爽俊，以能诗名于时。至正中，作《河清颂》，台臣荐之，称疾辞。晚年避乱上海乌泾，

筑草堂以居，自号最闲园丁，又称席帽山人。元亡，明太祖征召甚迫，以疾辞。逢与戴良，皆眷眷有故国之思云。有《梧溪诗集》七卷。

蒲道源，字得之，眉州青神人。幼强记过人，究心濂洛之学。尝为郡学正，罢归。晚以遗逸，征入翰林，改国子博士，岁余引去。起提举陕西儒学，不就。优游林泉，病弗御医药，饮酒赋诗而逝。仲子机，为秘书少监，哀其遗文曰《闲居丛稿》二十六卷，黄溥为之序，称其以性理之学，为台阁之文云。

岑安卿，字静能，余姚人，所居近栲栳峰，号栲栳山人。与李季和、危素相善。尝作《三哀诗》，吊宋遗民之在里中者，寄托深远，脍炙人口。著有《栲栳山人集》。

同时，谢宗可，江宁人。有咏物诗百篇，传于世，皆婉秀有思致。汪泽民师其卷，谓绮靡而不伤于华，平淡而不流于俗。

郑元佑，字明德，遂昌人。儿时以乳媪失手，伤右臂。比长，能左手楷书，规矩备至。自号尚左生，侨居平江，诗名籍甚。所著有《遂昌山樵杂录》，其诗曰《侨吴集》。

胡天游，名乘龙，以字行，别号松竹主人，岳州平江人。有俊才，七岁能诗，具作者风力，名动一时。然负高气，孤立峻视，有沈湘蹈海之概。其诗名《傲轩吟稿》。晚岁作《述志赋》，尤为人所传诵。

周霆震，字亨远，安成人。父以道，笃志古学，宋亡，遁迹石门。霆震绩其世学，专意古文辞，每属文，不起草而用意精刻。至正中，遭乱，其感时触事之作，皆可补国史之未备。晚年自号石西子，有《石初集》十卷，谓石门吾先志，不忘本也。

吴定翁，字仲谷，临川人。工于诗。揭傒斯称其幽茂疏澹，可比卢挚。辟荐相望，终身不出。尝曰：“士毋求用于世，惟

求无愧于世可也。”

同郡孙辙，与定翁齐名，吴澄序其集曰：“所谓仁义之言，藹如也。”定翁与辙俱不仕。元统二年，辙卒，年七十三。

郭钰，字彦章，吉水人。壮年负盛气，为诗清丽有法。其于离乱穷愁之作，尤凄惋动人。年逾六十，竟以贫死。其《春夜诗序》云：“余值时危，一贫到骨。今春雨雪连旬，牛衣以当长夜，遂成疟疾。”其固穷如此。所著《静思集》，诗文甚富。

舒頔。字道原，绩溪人，年十五六，与同郡程文，讲明经史之学。后至元中，辟贵池教谕。秩满，转台州学正。遭逢世乱，奉亲归遁山中。尝避寇岩谷，被执，頔正色叱贼，贼感而释之。其诗盘郁苍古，不染纤巧织紵之习。书法尤朴拙，识者以为得汉隶法。学者称贞素先生。有《华阳贞素斋集》七卷。

李祁，字一初，茶陵州人。元统初，登进士第一，应奉翰林文字。母老，就养江南，改婺源州同知，以母忧，归隐永新山中。年七十余，遭兵乱，被伤而歿。总制新安余茂刻其遗文为《云阳先生集》十卷。

同举进士者王礼，字子让，庐陵人。元亡不仕，日以铁拄杖采诗山谷间，著作甚富，不求闻于时，故所传绝少。

戴良，字叔能，婺州浦江人。少事举子业。寻弃去，专心博古。学文于柳贯、黄溍，学诗于余阙，皆得其师承。至正中，以荐授江北儒学提举，而浙东已陷，乃避地吴中。久之，挈家泛东海，渡黑水洋，憩登、莱间。侨寓昌乐数载，访求齐鲁间豪杰，奋欲有为，而卒无所遇。后南还，变姓名，隐九灵山下。明太祖征之，召见，颇忤旨，卒于邸舍。有《九灵山人集》三十卷。

又有吴海，字鲁客，闽县人。至正末，绝意仕进，以文学

自娱。与同乡王翰友善翰事见《叫义传》。翰之死，海实劝之，又抚其子称，俾成立，时论称之。为文严整典雅，有《闻过斋集》八卷。

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诸暨田家子也。年八岁，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亡牛，父搯之。已复如故。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因录为弟子。通《春秋》诸传。一试不第，即焚所为文。常着高檐帽，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或骑黄牛，持《汉书》朗诵，人皆目为狂。北游燕，有欲荐以官职者。冕曰：“不满十年，此中狐兔穴矣，何以禄为？”即遁归隐九里山，结茅三间，自题为梅花屋。仿《周礼》，著书一卷，坐卧自随。赋诗千百言，立就。善画梅，题诗其上，人争宝之。明太祖闻其名，召为参军，未就而卒。

钱惟善，字思复，钱塘人。长于《毛诗》学。乡试题为《罗刹江赋》，应试者皆不知罗刹江为钱塘江，惟善引枚乘《七发》为据，谓发源太末，大为主试者所称，由是得名。号曲江居士，又自称心白道人。著有《江月松风集》十二卷。官至副提举。张士诚据吴，退隐吴江之筒川，未几卒。

张昱，字光弼，庐陵人。早游湖海，为虞集、张翥所知。累官行省左右司员外。日以诗洒自娱，超然物表。后弃官归。张氏礼致不屈，策其必败，题蕉叶以寓志焉。居西湖，每放舟湖心，把洒扣舷，自歌其所为计，笑曰：“我死，埋骨于此，题曰诗人张员外墓足矣！”著有《左司集》。年八十三而终。

陶宗仪，字九成，黄岩人。父煜为福建行院都事。宗仪幼好古，洒澆不凡。少举进士，一不中即弃去。工文章，尤刻意字学。至正间，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闾辟举行人校官，皆不就。艺圃一区，躬耕之暇，以笔墨自随，时辍耕树阴，抱膝

而叹，每记一事，辄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能测。如是者十年，遂累盎至数十。一日，尽发其藏，萃而录之，合三十卷，题曰《南村辍耕录》。又有《说郛》一百卷，《书史会要》九卷，《四书备遗》二卷。其未脱稿者不与焉。

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性警敏，才赡思捷，下笔成诗。与一时名士张翥、李孝光、杨维桢等相酬和。年逾四十，筑草堂自居，名曰玉山草堂，集唱和诗十三，为《草堂雅集》。自号金粟道人。至大间，微为儒学教谕，不就。至正十七年，张士诚屡欲辟用之，皆以病谢。后卒。

同县郭翼，字义仲。沈潜百家，尤邃于《易》。善诗歌，杨维桢称其有乐府才。

杨维桢，字廉夫，诸暨人。泰定初进士，署天台尹，罢去。张士诚据浙西，累使招之，不能屈。且撰五论，反复告以顺逆成败之说，识者韪之。生平气度高旷，喜戴华阳巾，披羽衣，周游山水间，以声乐自随。早岁居吴山铁崖，筑万卷楼，皿辄传食，读书其上者五年，故以铁崖自号。已得铁笛于湘江，吹之，亦号铁笛子。文辞非秦、汉、弗之学，久与俱化。晚年筑蓬台于松江东南，才俊士投贖求文者无虚日。当疾亟，撰《归全堂记》，顷刻立就，掷笔而逝。著有《四书一贯录》、《五经钥键》、《春秋透》、《天关》、《礼经约》、《历代史铨》二百卷，《东维子集》三十卷，《琼台曲》、《洞庭雪闲杂吟》二十卷。

张宪，字思廉，山阴人，别号玉笥生。负才不羁，尝走京师论天下事，众骇其狂。还，入富春山混缙黄以自放。张士诚据吴，辟为都事。吴亡，变姓名走杭州。旦暮手一编，人不得窥，死后视之。其平生所作诗也。杨维桢曰：“吾铁门称能诗者，南北凡百余人，求其似宪者，不能十人。”有《玉笥集》，皆怀古感时之作。

同时，杭州人张雨，亦隐于黄冠者。从虞集受学。诗才清丽。著有《句曲外史集》。

丁鹤年，其先西域人。父职马禄丁，徙居武昌，因以丁为氏。年十七，通《诗》、《书》、《礼经》。至正间，从兄吉雅谟丁为定海令，徒步往依焉。省台交荐，凡九上，皆不就。既而方国珍据浙东，鹤年深匿海岛，卖药以自给。凡忧国之念，皆发之诗歌。著有《海巢集》。

倪瓒，字元镇，无锡人。工诗，善书画。所居曰《清閟阁》，藏书数千卷，皆手自勘定。自号云林居士。有洁癖，畚濯不离手。家本素封，至正初，忽散其财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起，富室悉被祸，瓒扁舟箬笠，往来江湖上，独免于难。张士诚欲招之，不肯出。其弟士信怒，一日，与宾客宴湖上，闻苇中有异香，疑为瓒，物色渔舟中，果得之，扶几死，终无一言。明洪武初，卒。

与瓒画齐名者，有常熟人黄公望，字子久；嘉兴人吴镇，字仲圭；吴兴人王蒙，字叔明。公望辟书佐，以罪免，遂为黄冠。镇隐居不仕。惟蒙仁于明，坐法死。

## 卷二百三十二

### 列传第一百三十六

笃行上

田喜繆伦	
祖浩然	徐师颜
陈斗龙	胡景清
颜应佑	赵应祥
周古象	王闰
郭道卿	佐卿
廷炜	萧道寿
郭狗狗	张闰
芮世通	丁煦
周存义	田改住
宁猪狗	李家奴等
樊渊	赖禄孙
刘德泉	朱显
吴思达	朱汝谐
郭回	孔全
张子夔等	杨一

张本	张庆
元善	却祥
赵毓	胡光远
庞遵	陈韶孙
李忠	吴国宝
李茂	羊仁
黄觉经	章卿孙
俞全	李鹏飞
彻彻	王初应
施合德	石明三
郑文嗣	太和钦
王荐	郭全
刘德	马押忽
杨皞	丁文忠
邵敬祖	李彦忠
郭成	扈铎
孙秀实	李子敬
宗杞	赵荣
吴道直	余丙
徐钰	尹莘
孙希贤	卜胜荣
刘廷让	刘通
黄镒	丁祥一
张旺舅	张思孝
杜佑	长寿
梁外僧等	孙瑾
吴希曾	长恭

訾汝道 赵一德

《周官》以六行教万民，曰孝、友、睦、任、恤。后世旌民善行，亦《周官》之遗意。然自三代以下，犯上作乱者日逞，而未有艾。至元之季世，邪慝兴而妖乱作，社稷卒亡于盗贼。呜呼！民之失教久矣。虽有一二敦行之士，有司旌之，以为故事，无当于化民型俗也。然其人，则天理民彝所赖以维击者焉。故采其事实，著于篇。

田喜，保定清苑人。金贞佑元年，保州陷，驱居民出，喜及其父彦与焉。是夕，下令先杀老者，刃将及其父。喜潜往伏其父于下，以身覆之。两手俯据地，延颈待刃。喜脑中两刃死，夜半复苏。后令再下，无老幼尽杀。时喜以工世被选，行次安肃，闻父死，遂归求父尸，得之负以涉水，伤胫至血出，发母冢合窆焉。

又，东平繆伦，字叔彝。当淮兵乱，执其父，将杀之。伦哀号乞免，弗听；愿倾资赎父命，又弗听。乃自缚，请以自代，贼杀之，而释其父。

祖浩然，字养吾，建宁人，世儒家。至元中，盗黄华起政和，朝廷命将往讨。回军经浦城，掠其母全氏而北。时浩然方六岁，独与父居者。二十八年，为三山书院山长。或告以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处。浩然弃职辞父，抵河南。每舍逆旅，闻操南音者，必就与语。久之，知全氏已辗转至汝州。浩然遂返汝州，遍访之。或有言有别盖山者，益喜，走三百余里，果见其母，奉以归。闻者皆为歌诗美之，往往举朱寿昌事比。

徐师颜，字子愚，新定人，性倜傥，急人之难。至元十四年，江南大疫，师颜出粟募民，舁尸坎痊。可医食者，亲抚视以活之。遇一妇子，扶曳气微，属问之曰：“吾衢州儒家女。”师颜载以归，疗之，后嫁为士人妻。师颜事继母至孝。一日，

其妻出微语，师颜闻之，自责，不居内者数月。其母言妇无过，乃叱妻拜堂下，为夫妇如初。卒，年七十，著有《上饶集》，矣巛序其诗，谓事亲如徐积，诗亦似之。

陈斗龙，字南促，杭州昌化人。父泽民、母盛氏，先后卒。斗龙才十三，庐墓极哀。已娶妻，有盛冲者告之曰：“若生母王氏，若未一岁，改嫁钱塘人。闻其家在清湖中。”斗龙大惊，即日与妇决，具装行，曰：“必与母俱归。”先是泽民妻无子，以币如钱塘，求宜子者，得王于清湖，生斗龙，期满遂去。斗龙至清湖，逢白发媪，告曰：“若母归，无几时，已往江东。”斗龙即入江东，往来数郡间，逾六年。一夕，舍永丰之逆旅，旅人怪其数过，问焉，告之故。其人惊曰：“吾主人妇五氏，自言家清湖。”乃起告。良久，有老妇人哭而出，斗龙亦哭，乃奉之归。会盗入昌化境，斗龙为庐面丈山，身知负母，妇拥后。逢盗数百人，斗龙置母，稽道曰：“余细失母，行求六年，得母，未百日。若夫妇死，谁当养母者？”盗咨嗟去。后母子俱以寿终。

胡景清，龙溪人。元兵下漳南，景清甫五岁，随父母逃难，仓卒失母。及长，知学，每次念母，辄涕下不食。乃辞父寻母。遇其叔巨川，知母已至大都，而未识其处。逾年，始得之。母子不相见者凡四十年。事闻，诏旌之，仍给驿以归。

同县有颜应佑者，母许氏，先以患难迁徙，失所之。应佑访求无息耗，尝悲号流涕。一日，得书，知在云南，即往求之，果得母以归。士君子咸歌诗，以嘉其孝。

赵应祥，庐陵人。年十四，其父行贾不还。后闻父已死，即辞母往求。都下有曾老者，与父善，走数千里询之，知父殡滨州，墓冢累累不可辨。应祥行，哭七日，解发击马鞍，祝曰：“随马所之，过吾父坟者，当发解、鞍堕。”既而经一坟，

鞍果堕。发之，棺上具有父姓名，遂脱已衣，裹其骨，负之以归。

周古象，蕲水人。元初，被兵掠至蓟州，赘蒙古氏。既生子，未尝喜笑。妻询其故，曰：“有母在，欲归省。”妻许之，且嘱曰：“母在，当奉养，勿以妾故复来。”及归，母尚无恙，古象奉母尽孝。母歿，庐墓。妻亦终身不嫁。淮西佥按察司事韩克庄为立孝里门。

王闰，东平须城人。父卧疾，夜燃灯室中，火延竹壁。闰惊起，火已炽，烟陷蔽寝户。闰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之也，肌体灼烂，而父无少损。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统二年，复其役。

郭道卿，兴化莆田人。四世祖义重，至孝。宋绍兴间，有诏旌之，乡里为立孝子祠。至元初，闽盗起，居人窜匿。道卿与弟佐卿，独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执。盗将杀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儿已长，弟弱子幼，请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赖兄以理，请杀我。”道卿固引颈请刃，盗相顾曰：“汝孝门兄弟，若此，吾何忍害？”两释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炜为建宁路平准行用库使，辞归侍养。道卿尝病疝，危甚，廷炜忧瘁扶护，一夕发尽白。有司言状旌之。

萧道寿，京兆兴平人，家贫，鬻箴以自给。母年八十余，道寿事养尽礼。每旦，候母起，夫妇亲侍盥栉。日三饭，必待母食，然后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寝，然后退就寝。出外，必以告，有母命，乃敢出。母或怒，道寿自进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复再拜，谢违教，俟色喜，乃退。母尝有疾，医累岁不能疗，道寿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赐羊洒表其门。

郭狗狗，平阳翼城人，父宁，为钦察首领官，戍大良平。

宋将史太尉来攻，夜陷大良平，宁全家被俘。史将杀宁，狗狗年五岁告史曰：“勿杀我父，当杀我。”史惊问宁曰：“是儿几岁耶？”宁曰：“五岁。”史曰：“五岁能为是言，吾当全汝家。”即以骑送宁等往合州，道遇国兵，骑惊散，宁家俱得还。御史以事闻，命旌之。

张闰，延安延长人，隶军籍。八世不异，家人百余口，无间言。日使诸女、诸妇各聚一室，为女红。事毕，敛贮一库，室无私藏。幼稚啼泣，诸母见者，即抱哺。一妇归宁，留其子，众妇共乳之，不问孰己儿，儿亦不知孰为已母者。闰兄显卒，即以家事付侄聚，聚辞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闰曰：“侄，宗子也，侄宜主之。”相让既久，卒以付聚。缙绅之家，自谓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门。

又有芜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峡州向存义、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县请于朝，并加旌美。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县王住儿，母病，卧冰上半月。其父母俱痊。

宁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余，患凡疾，药饵不效。猪狗割股肉，进啖，遂愈。岁余复作，不能行，猪狗手涤溷秽，护视甚周，造板与载母，夫妇共舁行园田以娱之。后卒，居丧有礼，乡里称焉。

潭州万户移刺琼子李家奴，九岁母病，医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煮糜以进，病乃痊。

抚州路总管管如林、浑州民朱天祥，并以母疾割股，旌其家。

毕也速，答立迷里氏，家秦州。父丧，庐墓次，昼夜悲号，有飞鸟翔集，坟土踊起。

又有尹梦龙，中兴人。母丧，负土为坟，结庐居其侧，手

书《孝经》千余卷，散乡人读之，有群鸟集其冢树。

樊渊，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笃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杀其母，渊母号哭，以身代死。兵两释之。三十年，江东廉访使辟为吏，母卒，奔丧，哀感行路。服阙，台省交荐，渊不忍去坟墓，终不起。

又延佑间，汀州宁化人赖禄孙，母病，值蔡五九作乱，负母避之。盗至，禄孙守母不去，盗将刃其母，禄孙以身翼蔽，曰：“勿伤吾母，宁杀我。”母渴，不得水，禄孙含唾濡之。盗相顾骇叹，不忍害，反与以水。有掠其妻去者，众责之曰：“奈何辱孝子妇！”使归之。事闻，并予旌表。

刘德泉，汴梁杞县人。早丧母，父荣，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王氏病卒，德泉益相友爱。至元末，岁饥，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业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约同爨，和好如初。

又，真定人朱显，自至元间，其祖父已分财至。显念侄彦昉等幼无恃，谓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气，可异处乎！”乃会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复与同居。

蔚州人吴思达兄弟六人，尝以父命析居。思达为开平县主簿，父卒，还家治葬毕，会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别处十余年矣，今多破产，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乐不均耶！”即以家财代偿其逋，更复共居。母卒，哀毁甚。宅后柳树连理，人以为友义所感。

又濮州人朱汝谐，父子明，尝命与兄汝弼别产。子明卒，汝弼家尽废，汝谐泣请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贫病，汝谐迎至家奉汤药，甘旨甚谨。后卒，丧葬尽礼，乡人贤之。州县各以名闻，表其闾。

郭回，邵武人。素贫，年六十无妻，奉母寄宿神祠中，营

养甚艰。母年九十八卒，回佣身得钱葬之，每旦诣坟哭祭，十四年不辍。州上状，命给衣粮贍济，仍表异之。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刲股肉啖之，愈后卒。居丧尽哀，庐墓左负土为坟，日六十肩，三年起坟广一亩，高三丈余。

又张子夔，安西人，父丧，每夜半以背负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筛细土为坟。

又陈乞儿，归德夏邑人，年九岁，母丧哀毁，亲负土为坟，高一丈，广十六步。人悯其幼，欲助之，则泣拜而辞。

又有峨眉赵国安、解州张琛、南阳李庭瑞、息州移刺伯颜、南阳怯烈歹，皆居丧庐墓次，负土为坟，并以有司请表其间。

杨一，怀州人。其叔父清，家贫，密以分契诣神祠焚之，与清同居者三十年，无间言。

又张本，东昌茌平人，笃孝，事伯父、叔父尤谨。伯父尝病，本昼夜下去侧，复载以巾车，步挽指岱岳祷之。

张庆，真定人。善事继母。伯父泰异居河南，庆闻其贫，迎归供养，过于所生。

元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贫流散江淮，久之，俱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寻骸骨，并迎弟侄等十五丧而归。改葬祖父母，以诸丧序列附于茔。州县以闻，旌其家。

却祥，字天瑞，真定行唐人。曾祖广，成宗时以文臣授元帅府监军，守亳州。祖温，获鹿县尹。父仲璋，监副宣课。祥官博野县助宣课提领，父病，衣不解带，日夜呈天，乞以身代。父歿，庐墓侧，以哀毁卒。教授马利用，为立孝行碑记之。

赵毓，本唐州人，后迁郑州管城。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狱，满归，以母老，不复仕。一日，会诸弟泣申遗训，愿世世无异处，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无间言，同力

合作，家以殷富。毓长兄瑞早逝，嫂刘氏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先继歿，嫂王氏，毓母以其少许归改嫁，王氏曰：“妇无瑞嫁之义，愿终事姑。”毓妹赘王佑，佑亡，妹念佑母无子，乞归王氏养之。人谓孝友节义，萃毓一家。元贞初旌之。

胡光远，太平人。母丧，庐墓。一夕，梦母欲食鱼，晨起，将求鱼以祭。见生鱼五尾列墓前，俱有啮痕，邻里惊异，方聚观。有獭出草中浮水去，众知是獭所献。以状闻于官，表其间。又至顺间，永平庞遵，母病肿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鱼。遵求于市，不得，归途吧恨。有鲁跃入其舟。作羹以献，母悦，病瘥。

陈韶孙，广番禺人。父浏，以罪流肇州。韶孙年十岁，不忍父远谪，朝夕号泣愿从。父不能夺，遂与俱往。跋涉万里，不惮劳苦。道过辽阳，平间塔出见而悯焉，语之曰：“天子宽仁罚不及嗣。边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乡，汝愿之乎？”韶孙曰：“既不能以身代父，当死生以之归，非所愿也。”塔出惊异，以钱赐之。大德六年，浏死，韶孙哀恻，见者皆为之泣下，肇州万户府以闻，命韶孙还乡里，仍旌之。

李忠，晋宁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过居民庐舍皆摧压，将近忠家，分为二行，半里复合，忠家独完。

吴国宝，雷州人，性孝友，父丧，庐墓。大德八年，境内蝗害稼，惟国宝田无损，人皆以为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徙家扬州。父兴寿，监卒，语茂曰：“吾病且死，尔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谨。母尝病目失明，茂褥于泰山三年，复明。又愿母寿，每夕祝天，乞损己年益母，孟氏年八十四而卒。大德九年，扬州再火，延烧千余家，

火用茂庐，皆风返而灭。事闻，旌之。

羊仁，庐州庐江人。至元初，阿术兵南下，仁家为所掠，父被杀，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岁，卖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余年。子安怜之，纵为良。仁踪迹得母于颍州蒙古塔海家，兄于睢州蒙古军岳纳家，弟于邯郸连大家，皆为役，尚无恙。乃遍恳亲故，贷得钞百锭，历诣诸家求赎之，经营百计，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余口，复聚居为良，孝友甚笃，乡里美之。大德十二年，旌其家。

又有黄觉经，建昌人。五岁，因乱失母。稍长，誓天诵佛书，愿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冲昌风雪，备历艰苦，到汝州梁县春店，得其母以归。

章卿孙，蜀人，本刘氏，幼为章提刑养子，与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访于江西诸郡，迎归养之。

俞全，抗州人，幼被掠卖为刘饯家奴。后获为食，自汴步归抗，寻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闻。

李鹏飞，池州人。生母姚氏为嫡母不容，改嫁主朱氏妻，鹏飞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学医以济人，愿早见母。行求三岁，至蕲州罗田县得焉。时朱氏家方疫，鹏飞起之，遂迎还奉养。久之，复归朱氏。时渡江省观，既卒，携子孙祭奠，终其身。

彻彻，捏古思氏。幼丧父，事母笃孝。稍壮，母歿，恸哭顿绝，水浆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丧有礼。每节序，祭祀哭泣。年四十余，思慕犹如孺子。每次见人父母，则呜咽流涕。人问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独无，是以泣耳。”至大三年，旌表。

王初应，漳州长泰人。至大四年二月，从父义上，樵刘岭山。有虎出，搏义士，伤右肩。初应赴救，抽镰刀刺虎鼻，杀

之，义士得生。

泰定二年，同县施合德父真祐尝出耘，为虎扼于田。合德与从弟仔，持斧前，杀虎，父得生。并旌其门。

又绍兴人石明三，虎噬其母，明三砺巨斧杀之，并杀三虎子及特虎，明三亦死，立而不仆，面如生。

郑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余年，一钱尺帛无敢私。至大间，表其门。从兄太和治家事卒，文嗣继之，益严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过，颁白者，犹鞭之。部使者余阙为书“东浙第一家”，以褒之。

太和方政，不奉浮屠、老子教，冠婚丧葬，必稽朱子家礼而行。执亲丧三年，不御酒肉。子孙皆孝谨，诸妇唯事女工，不使预家政。家蓄两马，一出，则一为之不食，人以为教义所感。太和抚弟文原子钦为后，丁太和忧，以毁卒。

王荐，福宁人。性至孝，父尝疾甚。荐夜祷于天，愿减己年益父寿。父绝而复苏。告其友曰：“适有神人黄衣红帕首，恍惚语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锡汝十二龄。”疾遂愈。后果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谓，语荐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时冬月，求于乡不得，行至深奥岭，值大雪，荐避雪树下。思母病，爷天而器，忽见严石间，青蔓离披，有二瓜，因摘归奉母。母食之，渴顿止。兄孟韜早世，嫂林氏更适刘仲山。仲山尝以田鬻于荐，及死不能葬，且无子族。以其贫，莫肯为之后。荐好以田还之，使置后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时贫民未葬者众，畏令，悉焚柩弃其骨。荐哀之，施地为义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敛者，复为买棺。至大四年，旱，民艰余，荐尽出储粟赈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饥欲死，荐闻恻然，欲济之，家粟已竭，即以已田易欲百石给之。福等德其活已，每月朔，会佛祠，为祈福。宣慰司上状旌之。

郭全，辽阳人。幼丧母，哀戚如成人。及壮，父庭玉又卒，居庐三载，啜粥百墨。事继母唐古氏至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养。既长，娶妇各求分财异居，全不能止，凡田庐器物，悉自取配弊者，奉诏古氏以居。唐古氏卒，全年六十余，哀痛毁瘠，庐其墓终丧。

又有刘德，奉元人。事继母何氏至孝。家贫，佣工，敢直寸钱尺帛，皆上之。四弟并何出，抚爱万笃。年五十未娶，称贷得钱，先为弟求妇，诸弟亦化其德，一门蔼然。乡里称刘佛子。

又，马押忽，也里可温氏。素贫，事继母张氏、庶母吕氏以孝闻。

刘居敬，大都人。年十岁。继母郝氏病，居敬忧之，退天以求代。状闻，并褒表之。

杨皞，扶风人。父清，母牛氏。牛常病剧，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再。后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复如故。牛氏歿，哀毁特甚。葬之日，大雨，独皞墓前后数里密云蔽之，雨不沾土。葬毕，令妻卫氏家居，养清。皞独庐墓，上负土为坟，蔬食水饮，终其丧。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许州偃城人，业治。母和氏卒，文忠庐墓侧，不与妻面者三年。父贵又疾，医不能疗，文忠车一辆，与弟文考其御之，载父祷于嵩山、五台、泰安、河渚诸祠，途遇异僧，遗药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兵人。父丧庐墓，母继歿。河决，不克葬，殓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侧，风雨不去。友人哀之，为缚草舍庇之。前后居庐六年，两髀俱成湿疾。至治三年，旌其家。

其后，又有永平李彦忠，父丧，庐墓八年不至家。

茶陵谭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庐墓十手。

亳州郭城，年七十一，母丧，食粥庐墓一年，朝夕哭临，人哀其老而能孝。

扈铎，汴梁兰阳人。蚤孤，育于伯父。及壮，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无子，铎为买妾。岁余，生一女。其妾熟寐，压女死。久之，伯父卒，铎哭之甚哀。遣腹生一男，铎愆前事，告其母及妻、妹护之视之。已复庐户外，中夜阅视，不敢安寝。弟能食，常自抑哺，与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铎夜稽顙星差别，哀祷曰：“天下贷余家，铎父于间可去一人，勿丧吾弟，使伯父无后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毁逾礼，庐于墓侧，不理家事。宗族劝之归，铎曰：“今岁凶多盗，吾家虽贫，安知墓中无可欲乎？倘惊吾亲之灵，虽生何为！”卒守庐不去。

孙秀实，大宁人。性刚毅，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尝托秀实贷富人钞二行锭，贫不能偿，弃共父逃去数年。其父思之疾，秀实日馈薪米存问，终不乐，秀实哀之，悉为代偿，取券还，得访仲和，使归，父子欢聚。闻者莫不叹美。又李怀玉等，贷秀实钞一千五百锭，度无以偿，尽还其券不复征。

又，贾进，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伤，且乏食。进给酒药炭米济之。每岁冬，帛木绵裘数百袭，衣寒者。买地为义阡，使无墓者葬之。

李子敬，陕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余人，葬不能葬者五十余丧，焚逋券者四万余贯。有司以名闻，并旌之。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内宰卒，擗踊号泣，绝而复苏，不浆不入口者三日。哀气伤心，遂成疾，伏卧床榻，犹哭不止，泪尽继之以血。既葬，疾转甚。杞有继母，无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遗书，嘱其妻杨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杨氏遗腹生一男，人以为孝感，天不绝其嗣云。泰定三年，

旌其门。

赵荣，扶风人。母强氏有疾，荣割股肉啖之者三。复负母登太白山，祷于神，得圣水饮之，乃痊。后年七十五卒，荣号痛，不食三日，方饮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云庇其墓前后十五里，葬毕而莠。荣负土成坟，庐其侧终丧。

吴道直，华州蒲城人。父歿，事继母孝。兄弟尝求分财，好直劝谕不能止，即以己所当得，悉推与之。出从师学三十年，无少悔。

又有甄城人柴郁、陈舜咨，皆孝友，以己产分让兄弟。县令言状，并表美之。

余丙，建德遂安人。幼丧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结庐山下，殡其中，日闭户守视。有牧童遗火，延殡庐，丙与子慈嚙扑不止，欲投身火中，与柩俱焚。俄暴雨，火灭。

徐珏，镇江人。始冠，侍父镇，之婺源。过丹阳小溪，镇乘舟失足，堕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珏投溪，拥镇出。镇获登岸，珏力惫，且水势湍仇，遂溺死。尸流四十五里，得于滩上。江浙行省言状，表异之。

尹莘，开封洧川人。母卒，庐墓，蔬食，哀毁骨立。父辅臣病疫，莘侍汤药，衣不解带。尝其粪以验，差剧。至顺二年，以孝行旌门。

又高唐人孙希贤，母病，祈天求以身代，果愈。

高邮卜胜荣，母痢，不能药，日尝痢以求愈。只病，礼北斗，乞减已算延之。并愈。

刘廷让，大宁武平人，至顺初，北方兵起，廷让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怀。乱兵至，廷让乃弃忆子，一手抑幼弟，一手扶母，疾驱得免。事闻，旌之。

刘通，亳州谯县人。家贫，业农。母卜氏，目失明，通誓

断酒肉，祷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复明。

又，翻阳黄镒、诸暨丁祥一，皆以亲丧明，以知砥之，复能视。并荷旌表。

张旺舅，安丰霍邱人。幼失父，母陈氏居贫守志。旺舅九岁，卖饧以养。及长，母病，伏枕数月，旺舅无货延医，惟日夜痛器，礼天求代，未几遂愈。又自以生业微，不能多给，竟不娶以终母年。县令言于朝，旌之。

张思孝，华州人。母丧，以孝闻。父疾，以父涕泫半器，垂泣尽饮之。复洁斋致祷，乞以身代，示几遂痊。至顺三年，表其门。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为三义水马站提领。父成，病于家，佑忽心惊，举体沾汗，即弃职归。父病，祷神求代。且尝粪以验疾。父卒，庐墓尽哀，有驯兔之瑞。

长寿。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长山寿早世，次即长寿，次永寿、福寿、忙古海牙。元统间，帖住歿，长寿哀毁尽礼。服阕，当荫叙，与弟罗拜母前曰：“吾父廉贫，诸弟未有所立，愿以职让永寿。”永寿让福寿，福寿曰：“二兄能让，福寿独不能耶？”以让忙古海牙。母从之，忙古海牙遂荫为太禧宗禋院神御殿待礼佐郎，阶奉议大夫。可中人梁外僧，亲丧庐墓。兄那海为奥鲁官，自以尝远仕，不得养其亲，即弃职，举外僧代之。人称外僧能孝，能海能义。

又有畏吾氏秋秋及濠州人高中、嘉定人武进，皆以侍亲不愿仕，以祖父荫让叔父、昆弟云。

孙瑾，镇江丹徒人。父丧哀毁，冬常徒跣，停柩四载，衣不解带，食粥，诵佛书。事继母唐氏尤孝，尝患痛，瑾亲吮之，又丧目，瑾舔之复明。

又吴希曾，睢宁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

炷艾燃腕，火炽，雨止。既葬，庐于墓左。县上状，并旌之。

张恭，河地偃师人。以兵部符署鹰房府案牘。亲老，辞归侍养。父卒，侍母冯氏尤谨。岁凶，巷夫妇采野菜为食，而营甘旨无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秽，口哺饮食，且尝粪以验疾。天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窜，恭守母，项中一剑不去，母惊悸而歿。恭居丧尽礼。有诏旌其闾。

訾汝道，德州齐河人。父兴卒，居丧以孝闻。母高氏，治家严，汝道承顺甚恭。母尝寝疾，恒夜不去侧。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无私蓄，此物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辞不受。母卒，哀毁，终丧，不御酒肉。尤友爱二弟，将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庐让之。二弟早世，抚诸孤如子。

乡人刘显等贫，无以为生，汝道割已田畀之，使食其租终身。里中尝在疫，有食瓜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瓜及携米，历户馈之。或曰：“疠气能染人，勿入世。”不听。益周行，问所苦，然卒无恙。有死者，复赠以棺槨，在咸感之。尝出玫瑰贷人，至秋，蝗食稼，人无以偿，汝道聚基券焚之。县令李让为请旌。

赵一德龙兴新建人。大兵南伐，被俘为郑留守家奴。历事三世，号忠干。至大元年，拜请于郑阿思兰，归省父母，阿思兰许之，期一岁而返。一德至家，父已歿，惟母在，年八十余。一德卜地葬父毕，如期归。阿思兰义之，即裂券纵为良。

一德将辞归，会阿思兰以冤被诛，诏簿录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独奋曰：“主家有祸，吾忍同路人耶！”留不去，与张锦童诣中书诉枉，得昭雪，还其所籍。阿思兰母分田庐遗之。一德谢曰：“一德虽鄙人，非有利于是世。重哀主无罪而受戮，故留以报主。今老母八十余，得归侍养，主之赐已厚矣。何以

田庐为？”不受而去。皇庆元年，旌其门。

## 卷二百三十三

### 列传第一百三十七

笃行下

姚仲实	夏永庆
黄一清	祝大昌
叶以清	秦玉
王庸	黄赞
刘琦	刘源
陆思孝	姜兼
胡伴侣	王士宏
何从义	哈都赤
高必达	曾德
王思聪	黄道贤
史彦斌	张绍祖
李明德	张缙
魏敬益	汤霖
孙抑	石永
王克己	刘思敬
吕祐	周乐

## 唐穀 子轅

姚仲实，河南人，官真州三务使。居半岁，慨然曰：“剥下以事上，非我志也。”弃官归，以贸易赀巨万。仲实曰：“积而不散，曷为者？”买田十余顷为义茔，以葬贫民，其不能婚嫁者以赀助之，又赎没为奴者数十家。岁饥，为食于道，以食俄者。朝廷建辟雍，献美材千章、米五千石、役夫羊鞬九十袭。元贞初，诏赐彩缯百匹，复其家。初，贫民负仲实五千余婚，仲实悉还其券，人尤德之。卒年七十三。集贤大学士陈颙言于武宗，请表其墓，以风天下之为善者。诏从之。

夏永庆，字章甫，定海人。大德中，从父文德转粟京师，舟抵海洋，镇盘载喧呼，文德僵仆溺水。永庆震骇，没入洪涛，载父出，舵工以戟钩其衣，父赖不死。永庆力不支，竟沉于海。其后，诸弟伤之，居同室，食同爨。至正十三年，表曰孝义之门。

黄一清，字清夫，徽州休宁人。父元珪，早卒。母吴氏，矢志不嫁。一清事母以孝闻。母病梦人告之曰：“有老姬来，当得药。”明日果有姬来，授以啖蜜法。一清乞蜜于旁村，还遇虎。一清谓虎曰：“吾死不足惜，如吾母何？”虎熟视逡巡而去。集贤大学士陈颙言：“母为节妇，子为孝子，宜旌表，以风天下。”有司署其家及里门，皆曰节孝焉。

一清与平章政事李孟友善，欲用为杭州教授，一清固辞。一清别字秋江，孟字秋谷，孟遣之诗曰：“君钓秋江月，我耕秋谷云，逃名君笑我，伴食我惭君。”朝野传诵。赵孟頫绘以为图。陈颙又荐一清为儒学提举，亦不就。至元三年卒，年七十五。

祝大昌，字公荣，处州丽水人。孝友出于天性。母卒，斂

殡葬祔之礼，悉遵古制。灶突失火，大昌力不能救，乃伏棺上悲号，且曰：“天乎，吾母在，乞祐之！不然，我必与母俱焚，誓不独存也。”其火忽自灭。乡里称之。事其兄公亮如严父。公亮出仕，大昌不敢中席而坐，如其兄之在室也。

其弟卒，大昌奔视，顿仆于地，良久乃苏。扶弟遣孤逾于所出。或说以分居，大昌勃然变色曰：“此言入于吾耳，必吾不睦于家，故尔！吾若计利而害义，犬彘当不食吾余。”因抚膺长恸，言者惭而退。

大昌好施与，岁歉，下粟估余之。青田盗阻，民不能盐食，大昌出所储盐，给宗族亲姻，以及于闾井，人皆德之。江浙行省署为处州路儒学教授，不就，卒。

叶以清，宁子澄，松江华亭人。贫而尚乞节。德清尉刘昶诉以三丧未举，以清贷钱五千缗助之。黟县达鲁花赤伯颜御贼于昱岭关，濒行，嘱其妻子曰：“吾死，当辈奉吾母依华亭叶以清。”已而伯颜战没。后一夕，以清梦伯颜来以老幼相托。越数日，伯颜妻子果奉其母至，以清周给之如骨肉。

张士诚部将郑焕知松江府，欲燔巨室之党于苗帅者，以清与焕有旧，力谏之，获免者数百家。焕欲辟以清为华亭尹，辞不就。后焕以败，株连六十余人，独以清无所染。时杨瑀、贡师泰皆依以清为衣食。瑀卒，贫无以敛，以清为出赀营葬。明初，遣使者聘之，不应，卒于家。

秦玉，字德卿，崇明人。五岁，能暗诵《孝经》、《论语》。八岁丧父，哀毁如成人。及长，通五经，尤邃于《诗》。会贡举法行，县令欲举玉应之，玉曰：“吾学，岂为科试计哉！”辞不就。母卒，终丧不沐浴，不食盐酪。初居丧，邻舍火，家人咸走避，独玉伏棺上恸哭。火及屋壁，遽自灭。县令欲上其孝行，玉固辞。卒五十三。

王庸，字伯常，雄州归信人。事母李氏，以孝闻。母有疾，庸夜祷北辰，至叩头出血，母疾遂愈。及母卒，哀毁几绝，露处墓前，旦夕悲号。一夕，雷雨暴至，邻人持寝席往欲蔽之，见庸所坐卧之地独不沾湿，咸叹异而去。复有蜂数十房来止其家，岁得密蜡以供祭祀。

黄赞，字止敬，临江人。父君道，延祐间求官京师，留赞江南，时赞年幼。及既长，闻其父娶后妻居永平，往省之，则你歿已三年矣。庶母闻赞来，尽夹其赀去更嫁，拒不见赞。赞号哭，语人曰：“吾之来，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枢归而窆之，莫知其墓。敬得见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遗财邪。”久之，闻庶母居滨。噍裹粮往，庶母拒之三日不纳。庶母之弟怜之，典偕至永平属县乐亭，求父墓，又弗得。赞哭祷于神。一夕，梦老父以杖指葬处曰：“见片砖即可得。”明，就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斂时，有某物可验。”启配棺，得父骨以归。

刘琦，岳州临湘人。生二岁，而母刘氏遭乱，陷于兵。琦独事其父。稍长，思其母不置，常叹曰：“人皆有母，我独无。”辄歔歔泣下。及冠，请于父，往求其母。遍历河之地、北淮之东、西，数岁不得。后得于池州之贵池。迎以归养。其后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终丧犹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门曰孝义。

刘源，归德中牟人。母吴氏，年七十余，病甚不能行。适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邻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号泣，趋入抱母。为火所焚而死。

陆思孝，绍兴山阴樵者。性至孝。母病痢，思孝医祷，俱不效，方欲刳股肉为糜以进，忽梦寐间，若有神人者授以药剂。思孝得而异之，即以奉其母，疾遂愈。

姜兼，严州淳安人。七岁而孤，与二兄养母至孝。母死，兼哀恸几绝。既葬，独居墓下，朝夕哭，奠荒山中，躬自樵爨，蔬食饮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陈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闻兼之行，惭悔，皆迎养焉。

胡伴侣，钧州密县人。其父实尝患心疾数月，几死，更数医，俱莫能疗。伴侣乃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于右肋傍，刮其皮肤，割脂一片，煎药以进，父疾遂瘳，其伤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门。

王士宏，延安中部人。父抟，有疾。士宏倾家货求医，见医即拜，遍祷诸神，叩额成疮。父歿，哀毁尽礼，庐墓三年，足未尝其家。墓庐上有鹊来巢，飞鸟翔集，与士宏亲近，若相狎然。众咸异之。终丧，复建祠于茔前，朔望必往奠祭，虽风雨不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从义，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从义庐于墓侧，旦夕哀慕，不脱带，不食菜果，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荣、母王氏孝，养尤至。伯祖、叔祖三人及叔父珍，皆无子，比卒，从义成为治葬，筑高坟，祭奠以礼，时人义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笃孝。幼孤，养母。母有疾。哈都赤砺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劳，今当捐身报之。”乃割左肋，取肉一片，作羹进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数日而病愈。

高必达，建昌人。五岁时，父明大弃家远游，莫知所适。必达既长，昼夜哀慕。乃娶妻以养母，而历往四方求其父。十余年不得，忽相传黄州全真道院中有虚明子者，学道三十年矣，本九虎氏，建昌人也，匿姓名为道人云。必达询问，知为父，即往拜之。具言家也及已之所生岁月，大父母之丧葬始末，因哀号叩头不已。虚明犹瞑坐不顾。久之，斥曰：“我非汝父，

不去何为？”必达留待左右，不少懈，辞气哀恻可矜。其徒谓虚明曰：“师有子如此，忍弗归乎？”虚明不得已，乃还家。必达孝养笃至，乡里称之。

又，曾德，渔阳人，宗圣公五十七年代孙。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游襄阳，乐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乱兵陷襄阳，遂失左氏。德遍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广海间，奉迎以归，孝养甚至。有司以闻，诏旌复其家。

王思聪，延安安塞人。素力田，农隙则教诸生，得束修以养亲。母丧，尽哀。父继娶杨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别筑室曰：“养老堂”奉之，朝夕定省不怠。父尝病剧，思聪忧甚，拜祈于天，额膝皆成疮。得神泉饮之愈。后复失明，思聪舐之，即能视。县上状，诏表其门闾。

黄道贤，泉州人。嫡母唐无子，道贤在襁褓，而生母苏以疾去。及长，思念生母屡请于父，得召之归。道贤竭力养二母，得基欢心。父病笃，道贤昼夜奉汤药，不离膝下。遍求良医莫效，乃夜祷于天，愿减己一纪之算，以益父寿，父病遂愈，至元统二年乃歿，果符一纪之数。道贤居丧尽礼，负土筑坟庐，于庐侧疏食终身。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门曰：“孝子黄氏之门。”

史彦斌，邳州人。嗜学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乡、鱼台坟墓之坏。彦斌终卒，虑有后患，乃为厚棺，刻铭曰：“邳州沙河店史彦斌母柩”，仍以四铁环钉其上，然后葬。明年，墓果为水所漂。彦斌缚草为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处。原天矜怜哀子之心，假此刍灵，指示母棺。”言讫，涕泣横流，乃乘舟，随草人所之。经十余日，行三百余里，草人止桑林中，视之，母柩在焉。载归，复葬之。

张给祖，字子让，颍州人。读书力学，以孝行闻于朝，特

授河南路学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中。贼至，执其父将杀之，绍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当害，请杀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贼怒，以戈击之，戈应手挫钝，因感而相谓曰：“此真孝子，不可犯。”乃释之。

李明德，瑞州上高人。读书有志操，孝行笃至。至正十四年，乱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执其父，欲杀之，明德泣告曰：“子岂不能代父，愿勿害吾父也。”兵爱杀明德，而免其父，后以寿终。

张缉，字士明，益都胶州人，性孝友，能诗文。至正七年，与兄绅、弟经，同领乡荐，由泽州儒学正，转泰州幕职，弃之养家，居扬州十五年。扬州乱，缉母姬氏方卧病，贼突入卧内，举枪欲刺姬。缉以身蔽姬，枪中缉胁，三日百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丧。哀毁骨立。素好施与，有男女失时者，出资财主之嫁娶。岁凶，老弱之饥者，为糜以食之。敬益有田仅十六顷，一日，语其子曰：“自吾买四庄村之田十顷，环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给，吾深悯焉。今将以田归其人，汝谨守余田，可无馁也。”乃四庄村民，谕之曰：“吾买若等业，使若等贫不聊生，有亲无以养，吾之不仁甚矣，请以田归若等。”众闻皆愕胎不敢受。强与之，乃受，而言诸有司。有司以闻，丞相贺太平叹曰：“世乃有斯人！”诏旌表之。

汤霖，字伯雨，龙兴新建人。早丧父，事母至孝。母尝病热，更数医，弗能效。母不肯服药，曰：“惟得冰，我疾可愈。”时天气甚燥，霖求冰不得，累日号哭于池上。忽闻池中戛戛有声，视之，乃冰渐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孙抑，字希武，世居晋宁洪洞县。抑登进士第，历仕至刑部郎中。关保之变，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阳之柏村。有乱兵至村

剽掠，拔白刃，胁其母，求财不得待，举刃欲斫之。抑嚙以身蔽母，请代受刃，母乃得释。而抑父被虏去，不知所之，或语之曰：“汝父被驱而东矣。然东军得所掠民，皆杀之，汝慎无往就死也！”抑曰：“吾畏死而弃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屡濒危殆，卒得父以归。

石永，绍兴新昌人，性淳厚，事亲至孝。值乱兵掠乡里，永父廉孙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负父匿山谷中，乱兵执其父欲杀之。永嚙前抱父，请以身代。兵遂杀永，而释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歿，克己负土筑坟庐于墓侧。貌高纵兵暴掠，县民皆光窜，克己独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报。吾亲虽死，不可弃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见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舍之去。竟终丧而发。

刘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继母沙氏、杜氏，孝养之至，无异亲母。父年八十，两目俱丧明。会乱兵剽掠其乡，思敬负父避于岩穴中。有兵至，欲杀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无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怜之，父子皆免于难。

吕祐，字伯通，晋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胁其母林氏，索财物不得，挥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夺其刃，手指尽裂伤。仆地良久而苏，开目视母曰：“母幸无恙，我死无憾矣。”遂瞑目死。

周乐，温州瑞安人，宋状元坦之后。父日成，通经，能文。海贼窃据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乐随往，事其父谨。一日，贼酋遣入沉日成于水，乐泣请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养，请以代父死。”不听。乐抱父不忍舍，遂同死焉。

唐穀，明州人。父复礼，以事被陷，将逮赴京师。长子轅，

诣吏乞代，不许，乃叩头流血，欲自经。吏哀其诚，脱父桎，桎之柢越州。遇穀回，挽轅袂。哭曰：“兄为冢子，宗祀所托，不可死，弟请代兄行。”轅不从，穀曰：“兄讷于言，此行必不免。弟可脱父之难。”史弟争乞代父。吏白其事，诏原之。

## 卷二百三十四

### 列传第一百三十八

隐 逸

张特立	郑思肖
谢翱	吴思齐
方凤	唐钰
林景熙	王炎午
张宏毅	龚开
汪元量	孙潼发
赵友钦	陆钊
张庆之	王义端
王昌世	杜瑛
杜本	王鉴

《易·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后汉严子陵、魏管幼安，其人也。孔子称为逸民者七人，能考论者，伯夷、叔刘、柳下惠而已。三子者，岂与山林遁也之士，同其志事诸哉。自斯以降，列于隐逸者，其人有二：惓惓故国，不仕新朝，自附于夷、齐者也；穷居伏处，修天爵而有人爵，

合于盍上九之义者也。

宋之亡也，士大夫多以节概相高。谢皋羽、郑所南，其尤著者，所谓不降、不辱者与！张特立，金人，而受知于世祖，然不食元禄，亦其次也。杜瑛、杜本、张枢、王鉴，隐居不仕，庶几高尚其志者。今类次诸人，为《隐逸传》，以务尚论者之采焉。

张特立，字文举，东明人。初名永，避金卫绍王讳，易今名。以进士为偃师主簿，拜监察御史。平章政事白撒犒军陕西，特立决其掾不法。白撒诉于朝，特立遂弃官归。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诸生。东平严之，每加礼焉。

世祖在潜邸，使右丞赵宝臣谕特立曰：“前监察御史张特立，养素丘园，易代如一，今年几七十，研究圣经，宜锡嘉名，以光潜德，以特赐号曰中庸先生。”又谕曰：“先生年老目病，不道故令赵宝臣谕意，且名春读书之堂曰雨泽。”复降玺书谕特立曰：“白首穷经，诲人不倦，无过不及，学者宗之。昔已赐嘉名，今复谕意。”中统二年，诏曰：“中庸先生，学有渊源，行无瑕玷，虽经圾乱，不改故常，未遂丘园之贲，俄兴奄窳之悲，可复赐前号，以彰宠数。”至元三年卒，年七十五。

郑思肖，字忆翁，又字所南，福州连江人。祖咸，宋工县主簿。父震，字定、和靖二院山长。思肖为太学上舍生，应博学宏词科。大兵南下，叩阍上书，辞意切直，忤当路，不报。

宋亡，始改今名，寓思赵氏之意。不娶，岁时伏腊，辄野哭南向而拜。闻北语，则掩耳而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为异也。坐卧不北和，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寸上文，则大宋也。工画墨兰，宋亡后，画兰根不著土，或问之，曰：“地为番人夺去矣。”赵孟頫才名冠世，思肖恶其仕元，与之绝。孟頫数往侯之，终不得见叹自而去。未几，卖其田宅，

惟留数亩为衣食资，仍谓佃者曰：“我死，汝则主之。”病燃，属其友唐屿曰：“思肖死矣，烦为书木主曰：大宋不忠不孝郑思肖。”语旋而绝，年七十八。

思肖自称三外野人，著《大无工十空经》，寓为大宋经。语奇涩，如廋语，莫能晓。自题云：“思肖咬三斗血，方能书此，后有具眼者识之。”

谢翱，字皋羽，福州长溪人，后徙溇城。父钥，居母丧，庐墓，终身不仕，通《春秋》。

翱世其家学，试进士不第，倜傥有大节。大兵入临安，宋相文天祥至闽，开府延平，檄州郡为勤王之师。翱素赢于财，散家货，募乡兵数百人赴难，遂参天祥军事。未几，辞归。

及宋亡，天祥被执以死，翱悲不自禁。适浙东，登严子陵钓台，设天祥主，酬酒毕，号而恸者三，乃以竹如意击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极暮来归兮。关塞黑化为朱鸟兮，有味焉食！”歌阕，竹石俱碎。闻者悲之。后去依溇阳方凤。时永康吴思齐，亦依凤。三人志趣相得，以朋友道丧，无如吴季札挂剑者，欲卜钓台之南为葬地，思合同志姓名作许剑录。卒年四十七。凤等葬翱于钓台南，以文稿殉焉。

翱诗进溯盛唐，不作近文文语，尤崭拔峭劲。每次语人曰“用志不分，神将避之。”其刻苦多类此。著有诗八卷，文二十卷。

思齐字子善，永康人，陈亮外孙也，宋嘉兴丞。数上书言事，论贾似道母丧，不应赐卤簿，责文及翁顾忌不力争。宰相附贵戚，塞言路，闻者壮之。宋亡，自号全归子。

凤，字韶卿，婺州溇阳人。宋咸淳中，举进士不第，丞相陈宜中奇其才，欲荐之而未果。后以恩授容州文学。宋亡，遂不仕。凤善为古今体诗，不缘雕琢。而体裁纯密，自成一派。

翱客死，凤真诚数百里赴其丧。年八十二。

与翱友善者，又有会稽唐珏。珏安玉潜，少孤，力学以明经教授乡里。西僧杨琏真珈发宁诸陵，珏痛愤，乃毁家，募乡里少年，告以欲收思陵以下遗骸葬之。众如珏言，瘞于兰亭山后，种科青树为识焉。翱感其事，作《冬青引》以纪之。

时又有太学生林景熙，字德旸，当发诸陵时，伪为丐者，背竹箩，铸银牌百余，以贿僧徒，得高、孝两陵骨，纳竹箩中，归葬于东嘉。景熙仕宋为礼部架阁，宋亡，不复仕，著有《白石樵唱》六卷，文十卷。

王炎午，字鼎翁，庐陵人，宋太学士。文天祥被执赴大都，炎午作文，生祭之曰：“采西山之薇，酌汨罗之水，以祭文山先生未死之录。”

天祥死，张宏毅持其发齿归炎午，复作望祭文，著有《吾汶稿》。宏毅，亦庐陵人，别号千载心。天祥辟为幕僚，不就。及天祥被执，宏毅曰：“丞相赴北，吾当偕往。”至大都，馆于天祥囚所之侧，日馈食，凡三年，终始如一。制一牒，以藏其首，付天祥家。炎午及宏毅，均隐居不仕而卒。

龚开，字圣予，山阳人。博学，负才气。著文天祥、陆秀夫二传。开，少与陆秀夫同居李庭芝幕府，宋亡，不肯求仕。家贫，坐无几席，每次令其子浚，俯伏榻上，就其背，按纸作书画焉。

同时，汪元量，字大有，钱塘人。以善鼓琴，受知于宋理宗。国亡，奉宋三宫留燕，世祖欲官之，不肯，因赐为黄冠师。南归，后往来匡庐、彭蠡之间，人以为神仙云。

孙潼发，字帝锡，睦州人。少好学，工文辞。尝携所业，贻见，刘克庄大奇之，由是名动一时。宋咸淳四年进士及第，调衢州军事判官，有能名。州人留梦炎罢相，家居，爱潼发才，

欲以女妻之，潼发不可，乃已。秩满，辟御前军械所干办工事。宋亡，隐居不仕，程钜夫奉敕求江南遗贤，以潼发应诏，固辞。梦炎入元为吏部尚书，荐潼发，亦不起。与乡人袁易、魏新之为三友。易与新之卒，潼发子然独立。至大三年卒，年六十七。

赵友钦，鄱阳人。隐居自晦，不知其姓字。或曰名敬，安子公，莫能详也。因其自号，称为缘督先生，乃宋之宗室也。习天官遁甲铃式，著《革象新书》，发明《授时历》之蕴。乘表骡，从以小苍头，往来衢、婺间。后卒，葬于衢州龙游山。

弟子朱晕，龙游人，得其推步之学。

陆钊，字二思，福州人。宋丞相秀夫子。秀夫奉卫王昺风亭，其妾蔡氏持钊，留于枫亭。秀夫蹈海死，蔡氏招魂，葬于莆田县之松山。元贞二年，敕宣抚李文虎访秀夫子，录用钊以诗却聘。文虎叹息而返。钊初迁莆田，后复徙枫，隐居不仕卒。

张庄之，字子善，平江人。少有志操，通《春秋》为举子业。及长，乃弃之，出入经史、百氏，拟场雄《太玄》作《测云》。又作《孔孟衍语》，绝意仕进，号海峰野逸。仿五柳先生，作《海峰逸民传》，以伯夷、蒋诩、陶潜、司空图自况。初，文天祥以工部尚书知平江察，庆之在弟子之列。宋亡，集杜诗，述天祥平生太节，人多义之。

同时王义端，字元刚，龙兴丰城人，宋绥宁令。宋亡，弃官归。文天祥起兵江西，知义端有智略，辟为幕府参议。义端仰天曰：“天乎！事已至此，去将安归？”涕泣谢之。自是，终其身不出。或劝之仕，义端曰：“我不能死，可复仕乎？”卒年八十七。有《经疑》十五篇，《史论》四十八篇，《经邦说论》二十四卷。

王昌世，字昭甫，庆元鄞县人。父应麟，宋礼部尚书。宋

亡，应麟杜门不出，日取经史、百家之书讨论之。昌世甫十岁，能传其家学。凡应麟著述，昌世皆为之校订。应麟有重名东南，学者以为宋三百年文献所存。

昌世，名父之子，台省荐之，力辞曰：“士之大节，嗣守为难。敬身所以敬亲，肥遯所以无不利，不愿乎外也。”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子原孙、宁孙。昌世尝戒二子曰：“务学以实，忽事虚文。持身以诚，勿遁诡道”。晚自称静学居士。有《静学稿》二十卷。

杜瑛，字子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时升，《金史》有传。金将亡，士犹以文辞规进取，瑛独避地河南缙氏山中，时文物凋丧，瑛搜访遗书，尽读之。间关转徙，教授汾、晋间，中书粘合珪开府于相，瑛应其聘，遂家焉。与良田千亩，辞受。术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发现，辄止。后来居者，果得黄金百斤。基不苟取如此。

世祖南伐，召见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若控襄樊之师，顺长江而下，以捣其痛，大业可定也。”帝悦曰：“者中，乃有此人！”以瑛可大用，命从行，辞疾弗就。

中统初，诏征瑛。时王文统方用事，瑛固辞。左丞张文廉宣抚河北，奏为怀孟、彰德、大名等路提举学校官，又辞。遗执政书，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异端邪说害之也。横流奔放，天理不绝如线。今天子神圣，俊乂辐辏，言纳计用，先王之礼乐教化兴明修复，维其时矣。若夫簿书期会，文法末节，汉、唐犹不屑也，执事者因陋就简，此焉是务，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终，今不能溯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兴化，以拯数百千年之祸，仆恐后日之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人或

勉之仕，则曰：“后世去古虽远，而先王之所设施，本未行后，犹可考见，故为政者莫先于复古。苟因习旧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难乎！吾又不能随时俯仰以赴机会，将焉用仕！”于是杜门著书，优游道艺，以终其身。年七十，遗命其子处立、处愿曰：“吾即死，当表吾墓曰：‘缙山杜处士。’”天历中，赠资德大夫、翰林学士、上护军，追封魏郡公，谥文献。

所著书曰《春秋地理源委》十卷、《语孟旁通》八卷、《皇极引用》八卷、《皇极颖事》四卷、《极学》十卷、《律吕律历礼乐杂志》三十卷、文集十卷。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后徙天台，又徙临江之清江。本博学，善属文。江浙行省丞相忽刺术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为御史大夫，力荐于朝。被召至京师，未几归隐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时，闻其名，及即位，以币征之，不起。

至正三年，右丞相脱脱以隐士荐，诏遣使赐以金织文币、上尊酒，召为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使者趣之行，至杭州，称疾固辞，而致书于脱脱曰：“以万事合为一理，以万民合为一心，以千载合为一日，以四海合为一家，则可言制礼作乐，而跻五帝三王之盛矣。”脱脱得书叹息，称为高士。

本湛静寡欲，无疾言遽色。尤笃于故旧，有贫不能养父母及无资求学者，皆济之。平居手不释书。天文、地理、律历、度数，靡不通究。著有《四经表义》、《六书通编》、《十原》等书，学者称为清碧先生。至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

王鉴，字明卿，真定安平人，性耿介。娶同郡李氏，资装甚盛，鉴悉归之。受学于虞集，善唐人近体诗。游京师，大臣荐其才行，授侍仪司舍人，鉴辞曰：“吾虽不敏，安能为人所役？”即宵遁。后乐吴中风土，遂隐居焉，足迹不出户者二十年。家贫，无儋石之储。然非其义，虽一毫不取。张士诚每过

之，劝以忠义。士诚退谓人曰：“明卿高尚士也。”卒年七十二。

## 卷二百三十五

### 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 辨认技

田忠良	靳德进
李俊民	张康
廖应淮	彭复
周仲高	李国同
李杲	罗天益
窦行冲	朱震亨
王履	刘岳
阿尼哥	刘元
朱玉	李时

刘秉忠事世祖于潜邸，其玉数之学，尤为帝所敬信。及即位，诏访奇材异能之士，秉忠亦荐其所知，虽寻常艺术，皆得亲承顾问，待以优礼。岂非雄才大略之主，其度量所包括者，无所不至乎！今博考其人，为《方技传》以存梗概焉。

田忠良，字正卿，中山人。父闰，精《易》理及六壬之数。世祖伐宋，召问宋亡期，对曰：“丙子。”已而果然。世祖欲

官之，固辞，以忠良贵，至大二年授闰光禄大夫、司徒，封赵国公，闰曰：“吾不及拜也。”命下而卒。

忠良好学。通儒家言。识太保刘秉忠于微时，秉忠荐于世祖，遣使召至，帝视其状貌步趋，顾谓待臣曰：“是虽以阴阳家进，必将为国用。”俄指西序第二人谓中忠良曰：“彼手中握何物？”忠良对曰：“鸡卵也。”果然。帝喜，又曰：“朕有事萦心，汝试占之。”对曰以臣术推之，当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国师也。”遣左侍仪奉御也先捏儿送忠良司天台，给笔札，令秉忠试星历、遁甲诸书。秉忠奏：“所试皆，司天诸生鲜有及者。”遂授司天官。帝曰：“朕用兵江南，困于襄樊，累年不决，奈何？”忠良对曰：“在酉年矣。”

至元十一年，阿里海涯奏请益十万众渡江，朝议难之。帝密问曰：“汝试筮之，济否？”对曰：“济。”帝猎于柳林，御幄殿，侍臣其众，顾忠良曰：“今拜一大将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环视左右，目一人，对曰：“是伟丈夫，可属大事。”帝笑曰：“此伯颜也，汝识朕心。”赐钞五百贯、衣一袭。七月十五日夜。白气贯三台，帝问何祥，忠良对曰：“三公其死乎？”未几，太保刘秉忠卒。八月，帝出猎，驻辇召忠良曰：“朕有所遗，汝知何物，还可复得否？”对曰：“其数珠乎？明日，二十里外人当有得而来献者。”已而果然。帝喜，赐以貂裘。十月，诏问忠良：“南征将士能渡江否？劳师费财，朕甚忧之。”忠良奏曰：“明年正月当奏捷矣。”

十二年正月，大兵取鄂州，丞相伯颜遣使来献宋宝，帝以玉香炉赐忠良，及金织文十匹。二月，帝不豫，召叫良谓曰：“或言朕今岁不嘉，汝术云何？”忠良对曰：“圣体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赐很五百两、币三十匹。五月，车驾幸上都，遣使来召曰：“叛者浸入山陵，久而不去，汝与和礼和

孙率众往视之”既至，山陵如故，俄而叛兵大至，围之三匝，三日不解。忠良引众夜归，敌殊不觉，和礼和孙以为神，白其事于帝，赐黄金十两。八月，以海都为边患，遣皇子北平王、丞相安童征之，忠良奏曰：“不吉，将有叛者。”帝不悦。十二月，诸王昔里吉执皇子、丞相以附海都，帝召忠良曰：“朕风信谗言罪汝，今如汝言，汝祷于神，虽黄金朕所不吝。”忠良对曰：“无事于神，皇子未年当还。”后果然。

十四年八月，车驾驻隆兴北，忠良奏曰：“昔里吉之叛，以安童之食不彼及也。今宿卫之士，日食一瓜，岂以充饥，窃有怨言矣。”帝怒，笞主膳二人，俾均其食。十五年三月，汴梁河清三百里，帝曰：“宪宗生，河清；朕生，河清；今河又清，何耶？”忠良对曰：“应在皇太子。”帝语符宝郎董文忠曰：“是不妄言，殆有征也。”

十八年，特命为太常丞。少府为诸王昌童建宅于太庙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帝问忠良，对曰：“太庙前岂诸王建宅所耻？”帝曰：“卿言是也。”又奏曰：“太庙前无驰道，非礼也。”即敕中书辟道。国制上，十月上吉，有事于太庙。或请牲不用牛，忠良奏曰：“梁武帝用面为牺牲，后如何耶？”从之。迁太常少卿。

二十年，将征日本，召忠良择日出师，忠良奏曰：“僻陋岛夷，何足劳王师。”不听。二十四年，兼引进使。二十九年，迁太常卿。

大德元年，迁昭文馆大学士、中奉大夫，兼太常太卿。十一年，成宗崩，宰相将以皇后教，祔成宗于庙。忠良争曰：“嗣皇帝祔帝于庙，礼也。皇后教，非制也。”竟不从。

武宗即位，进荣大夫、大司徒，赐银印。仁宗即位，又进光禄大夫，领太常礼含义院事。延祐四年正月卒，年七十八。

五。赠推忠守正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忠献。

子天泽，翰林侍讲学士、嘉议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

靳德进，其先潞州人，后徙在名。父祥，师事陵川郝经，兼善星历。金末兵乱，与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得之，舐其目，百日复明，人称其孝。刘敏行省于燕，辟祥置幕下，佩以金符。时藩帅得擅生杀，无辜者多赖祥以免。赠集坚大学士，谥安靖。

德进，幼读书，能通大义，尤精星历之学。世祖命太保刘秉忠选太官属，德进以选授天文、星历、卜筮三科管句，凡交蚀躔次、六气侵沴，所言休咎辄应，时因天象以进规谏，多所裨益。累迁秘书监，掌司天事，从征叛王乃颜，诸将欲剿绝其党，德进独陈天道好生，请缓师以待其降。又奏言：“叛王由惑于妖言，谋不轨，宜括天下术士，设阴阳教官，使训学者，仍岁贡学成者一人。”帝从之，著为令。

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帝遣使授皇太子宝，德进从行。凡攻战取胜，皆豫克日期，无不验者。亦间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即位，历陈世祖进贤纳谏、咨询治乱之原，帝嘉纳之，授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领司天台事，赐金带宴服。都城以获苦廩，或请以瓦易之，帝以问德进，对曰：“若是役骤兴，物必踊贵，民力重困，臣愚未见其可。”议遂寝。敕中收自今凡集议政事必使德进预焉。寻以病丐闲。

仁宗时在东宫，特令中书加官以留之，会车驾自上京还，召见白海行吕，授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议通政院事。仁宗即位，命领太史院事，力辞，不允。以疾卒于位。赠推诚赞治功臣、荣禄大夫、大司徒、柱国、魏国公、谥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李俊民，字用章，泽州人。金承安中，以经学举进士第一，授应奉翰林文字。未几，弃官归，以所不教授乡里。金南迁后，隐嵩山。再徙怀州，俄复归嵩山。既而变起仓卒，人服其先知。俊民在河南时，隐士荆先生授以皇极数学。时知数乾无出刘秉忠右。之自以为弗以。世祖在藩邸，以安车召至，延访无虚日。遽乞还山，世祖重违其意，遣中贵护送之。又尝令张易问以祯祥，及即位，其言皆验。而俊民已卒，年八十余。赐谥庄静先生。

张康，字汝安，号明远，潭州湘潭人。早孤，力学，旁通术数。宋吕文德、江万里，留梦炎皆推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隐衡山。

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丞崔彧祀南岳，就访隐逸。彧兄湖南行省参政崔斌言康隐衡山，学通天文地理，彧还，具以闻，遣使召康，与斌偕至京师。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见帝，亲试所学，大验，授著作佐良，仍以内嫔松夫人妻之，凡召对，礼遇殊厚，称明远而不名。尝百谏，凡有所问，使极言之。

十八年，康上奏：“岁壬午，太一理艮宫，主大将客、参将囚，直符治事，正属燕分。明年春，京城当有盗兵，事干将相。”十九年三月，盗果起京师，杀阿合马等。帝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曰：“南国甫定，民力未苏，且今年太一无算，举兵不利。”从之，尝赐太史院钱，分千贯以与康，不受，众服其兼。久之，乞归田里，优诏不许，迁奉直大夫、秘书监丞。年六十五卒。

子天祐，字吉甫，中书参知政事。怒，得高、孝两陵骨，纳竹篾中，归葬于东嘉。景熙仕宋为礼部架阁，宋亡，不复仕，著有《中法》，配汉阳军。应淮荷校行歌出国门，

时论壮之。抵汉阳，遇蜀道士杜可大，授以邵康节先天数，并言于官，为脱其籍。应淮有神悟，可大自以为不及也。久之，复至临安，昼卖卜，夜饮辄大醉。当醉中，自语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贾似道遣门客问之，尖淮曰：“毋多言。浙西地发白时，是其祥也。”似道复召至，问之，应淮曰：“明公宜自爱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恶其言直，应淮之径出不顾。及宋亡，应淮又曰：“杀气将入闽广，吾不知死所矣。”其言无一不验。至元十年，卒。

门人彭复，能传其学。复，宋进士也。复又授鄱阳傅立。应淮临卒。语其女曰：“吾死后一月中，朝命山姓鸟名者来征吾。及傅立当过吾门，汝可出吾书示之。”既而果验。所谓山姓鸟名，乃崔彧、程鹏飞也。立、鄱阳祝泌之甥。泌精于皇极数。立传其学。又受之于吴复大，以占筮著名。时杭州内附，世祖命占异日如何，卦成，立对曰：“其地六七十年后，城市将生荆棘，不如今日多矣。”自至正壬辰以后，杭州果数毁于兵。

又，周仲高，不知何许人，精天文、地理之学。时方承平，自钱塘至昆山，尝曰：“天下兵且起，吾卜地，莫如娄东善。”遂家焉。已而钱毁于兵，而昆山无恙。

李国同，登州人，能望气占休咎，又善相人。宋末，见赵孟頫于客坐。孟頫风疮满面，即语人曰：“我过江，仅见些人。其疮愈，即见至尊，异日官至一品，名满天下。先是，襄阳未下，世祖命国同至军中望气。行逾三两舍即还奏曰：“臣见卒伍中，往往有台辅器。襄阳不破，江南不平，置此辈于何地乎？”其术之神如此。

李杲，安时之，真定人，世以贵雄乡里。杲幼好医药，时易州人张元素以医名，杲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传其业。

其学于伤寒、痈疽、眼目病为尤长。

北京王善甫，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胀如鼓，膝以上坚硬欲裂，饮食不下，甘淡渗泄之药皆不效。杲谓众医曰：“疾深矣。《内经》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气化出焉。今用渗泄之剂而病益甚者，是气不化也。启元子云。‘无阳者阴无以生，无阴者阳无以化’，甘淡渗泄皆阳药，独阳无阴，其欲化得乎？”明日，投以阴剂，不再服而愈。

西台掾萧君端，二月中病伤寒发热，医以白虎汤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证不复见，脉沉细，小便不禁。杲初不知用何药。及诊之，曰：“此立夏前误用白虎汤之过。白虎汤大寒，非行经营之药。止能寒腑藏，不善用之。则伤寒本病隐曲于经络之间，或更以大热之药救之，则他证必起，非所以救白虎也。有温药之升阳行经者，吾用之。”有难者曰：“白虎大寒，非大热何以救，君之治奈何？”杲曰：“病隐于经络间，阳不长则经不行，经行而本证见矣。又何难焉。”果如其言而愈。

魏邦彦之妻，目翳暴生，从下而上，其色绿，肿痛不可忍。杲云：“翳从下而上，病从阳明来世。绿非五色之正，殆肺与肾合而为病耳。”乃泻肺肾之邪，而以入阳明之药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复作者三，其所从来之经，与肾色名异。乃曰：“诸脉皆属于目，脉病则目从之。此必经络不调，经不调，则目病未已也。”问之果然，因如所论而治之，疾遂不作。

冯叔献之侄栋，年十五六，病伤寒，目赤而顿渴，脉七八至，医欲以承气汤下之，已药，而杲适从外来，冯告之故。杲切脉，大骇曰：“几杀此儿。《内经》有言‘在脉，诸数为热，诸迟为寒’。今脉八九至，是热极也。而《会要大论》云‘病有脉从而病反者何也？脉之而从，按之不鼓，诸阳皆然。’此传而为阴证矣。今持姜、附来，吾当以热因寒用法外之。”药

未就而病者爪甲变，顿服者八两，汗寻出而愈。

陕帅郭巨济病偏枯，二批发著足底不能伸，杲以长针刺骹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廖刺之。如此者六七，服药三月，病良已。

裴择之妻病寒热，月事不至者数年，已喘嗽矣。医者率以蛤蚧、桂、附之药投之，杲曰：“不然，夫病阴为阳所搏，温剂太守，故无益而反害。投以寒凉，则经行矣。已而果然。”

杲之设施多类此。元初，杲有盛句，时人皆以神医目之。

弟子罗天益，字廉甫，亦真定人，能传其学。

同县窦行冲，字和师。及见天益，得杲书读之。世祖征为尚医，亦有时名。

朱震亨，字彦修，婺州义乌人。天资爽朗，读书即了大义。闻同郡许廉之学，抠衣至门师事之。廉为开明圣贤大旨，震亨心解，抑其豪迈归于纯粹，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其清修苦节，绝类古笃行士，所至人多化之。

一日，母病延医，因自悟曰：“人子不知医，或委之庸之，宁无有失。”于是，研究医理，博求名师，得罗知悌之传，治症多奇效。尝著《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外科精要》、《本草衍补》、《丹溪心法》诸书于世，学者称丹溪先生。

太仓人王履，字安道，震亨门人，得其心传。著《溯泗集》、《百病钩元》诸书。

刘岳，字公泰，南康星子人。祖闻，宋名医。岳读书于白鹿洞书院，能世其家学。世祖定江南，有司以岳应聘，召对便殿，命以奉议大夫，官太医院使。称为刘三点，以指三下，即知受病之源也。未几，改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出为建昌路推官，卒。

阿尼哥，尼波罗国人也。其国人称之为曰八鲁布。幼敏悟，异凡儿。稍长，诵习佛书。期年能晓其义。同学有为绘画粧塑业者，读《尺寸经》，阿尼哥一闻，即能记。长善画塑，及范国像。

中统元年命帝师八合斯合建黄金塔于吐蕃，尼波罗国选匠百作往成之，得八十人。未得阿尼哥。年十七，请行，众以其幼，难之。对曰：“年幼，心不幼也。”乃遣之。帝师一见奇之，命监其役。明年，塔成，请归，帝勉以入朝，乃祝发为弟子，从帝师八见。帝视之处，问曰：“汝来大国，得无惧乎？”对曰：“圣人子育万方，子至父前，何惧之有？”又问：“汝来何为？”对曰：“臣家西域，奉命造塔吐蕃，二载而成。见彼土遭兵难，民不堪命，愿陛下安车身之。不远万里，为生灵而来耳？”又问：“汝何所能？”对曰：“臣以心为师，颇知画塑范金之艺。”帝命取明堂针炙铜像示之曰：“此安抚王择使宁时所进，岁久阙坏，无能修补者，汝能信制之乎？”对曰：“臣虽未尝为此，请试之。”至元二年。新像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天巧，莫不愧服。凡两京观之像，多出其手。为七宝辇铁法轮，车驾行幸，用以前导，原庙列圣御容，织绵为之，图画弗及也。

至元十年，始授人匠总管，银章虎符。十五年，有诏返初服，授光大夫、大司徒，领将作院事，宠遇赏赐，无与为此。卒。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凉国公、上柱国，谥敏慧。

子六人，知名者曰：阿僧哥，大司徒；阿述腊，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

有刘元者，尝从阿尼哥学西天梵相，亦称绝艺元，字秉元，蓟州宝坻人。始为道士，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世。至元中，凡两者名刹，塑土、范金、转换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

天下称之。其上都三皇像，尤古粹，识者以为造意得三圣人之者微者。

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神像。后大都南城作东后岳庙，元为造仁圣帝像，巍巍然有帝王之度，其侍臣像，乃若忧深思远者。始，元欲作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适阅秘书图画，见唐魏徵像，矍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称为相臣。”遽走庙中为之，即日成。士大夫观者，咸叹异焉，元官昭馆大学士、天奉大夫、秘书卿，以寿终。

朱玉，字君璧，崑山人，喜绘事，闻佳山水，即悠然独往，虽数城不以为难。永嘉王振鹏，在仁宗时，以界画称旨，躋显仕。玉往受笔法，振鹏嚙称之。未几，奉中宫命，图《藏经》佛像，曲尽意态。人言振鹏之艺，不能过之。至正中，清宁殿成。敕画史图其壁。赵雍以玉名闻，遣使召之，以道阻不果至。未几，卒。

李时，字居中，大都人。伯父巨渊，工绘仙鬼，莫知其师传之所自，尝画《魔母图》，极犷悍之状。仁宗见而悦之，使待如禁中。累官朝列大夫、诸道人匠府总管。

时，总角即知向学。年十六，从巨渊至上都，祝俗工所画，辄羞赧弃去。闻饶阳刘仲廉，早从秘书少卿何澄画。澄年九十余，世祖诏见，赐以卮酒。既拜，因伏不能起。问之，曰：“臣耄矣，弟子刘仲廉可以诏。”许之，由是仲廉名动京师，时受学于仲廉，艺日进。又有刘道权者，庐陵人，善画山水，然恃才谩骂当世，如刘伯熙等，皆讥呵不少假借。独于时，特奖誉之。尝谓仲廉曰：“是子咄咄逼人，宜少避之。”后巨渊见时所作，亦惘然自以为不及也。

至正二年，惠宗诏时画东内清宁宫殿壁。时画樊姬、冯婕妤及唐长孙皇后进谏图，赏赉甚厚。或言明家贫母老，帝怜之，

怀白金一錠，使左右密付时，曰：“知卿贫，故相赉，慎毋令他人知。”后授为利用监照磨，擢经历，时叩头固辞。退语人曰：“时事如此，吾免沟壑幸矣，其敢干天职乎。”竟不就。

先是，京师繁盛，帝欲画图以夸后世，诏时等具稿来以进。计日程工，如是将近三年，自南而东，而西，裁及其半，忽屏置不部。众莫知其故，及帝出奔，明兵入京师，以旧城太广，乃撤其北之半，而中筑焉，其界适当画稿之半，识乾始叹异之。

孛罗帖木儿擅国，奏立樟潼帝群祠，命时图其九十九化事于壁，时更画四力士献俘事。孛罗帖木儿见之，问曰：“此紮而拥以前者，何人也？”众错愕，不知所对。时从容跪，言曰：“是不臣于国，而遗害于民者。”孛罗帖木儿大笑而去。后旬日，孛罗帖木儿竟伏诛。

## 卷二百三十六

###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释老

八思巴          胆巴  
必兰纳识里    丘处机  
马钰            谭处端  
刘处元          王处一  
郝大通          孙不二  
康泰真          祁志诚  
张宗演          张留孙  
吴全节    酆希诚    张清志  
萧辅道    李居寿    莫起炎

蒙古崇尚释教，及得吐番之地，思因其俗而柔之，乃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又立宣政院。其院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于是，帝师授玉印，国师授金印，宣命同于诏敕。凡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及其卒而归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郊祭钱。大德九年，专遣平章政事帖木儿乘传护送，赉金五百两、银千两、币帛万匹、钞三千锭。皇庆二年，加至

贖金五千兩、銀一万五千兩、錦綺雜彩共一万七千匹。

其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封国公者，前后相望，怙势恣睢，气焰熏灼，为豁不可胜言。有杨璉真珈者，世祖为江南释教总统，掘赵氏诸陵及其大臣冢墓凡百一所；戕杀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货无算；其壤夺盗取者，计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带九、玉器大小百一十有一、杂宝贝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址兩、鈔一十一万六行二百錠、田二万三千亩；私庇平民不输公赋乾二万三千户。他所藏匿示露者，不论也。南台御史中丞亦力撒合请急诛之，以谢天下，帝不允，仍录其子暗普为江浙行省右丞，后以民械沸腾，始罢去。

又至大元年，上都开元寺西僧强市民薪，发诉诸留守李璧，方询问其由，僧已率其徒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发，' 诸也，捶朴交下，' 之以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遇赦以免。二年，复有龚柯等十八人，与诸王合儿八刺妃争道，拉妃附功殴之，事闻，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请：凡民殴西们者，截其手；置之者，断其舌。时仁宗居东宫，闻之，嗾奏寝其令。

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奏：“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奸污妇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匹，较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敢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不报。必兰纳识里之诛也，有司籍之，得其人畜土田、金银货贝钱币、邸舍、书画器玩，及妇人七宝装具，价值钜万万云。

番僧岁时祝厘禱祠，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大者如：

中统三年，作佛顶金轮会于圣安、昊天二寺七昼夜，赐银一万五千两。至元二年，诏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七年，大修佛事于琼华岛。九年，集都城僧诵《大藏经》，九会。十三年，设资戒在会于顺德府开元寺。十六年，敕诸国师、教师、禅师百有八人，即圣寿万安寺设斋圆戒赐衣。二十二年，集诸路僧四万于西应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二十三年，命西僧作佛事于万寿山。三十会。明年，又作佛事于大殿寝殿及五台山，三十三会。二十五年，命亦思麻等七百余人，坐静于大护国仁王寺，凡五十四会。二十七年，命帝师坐静于厚载门及桓州双泉寺，凡七十二会。成宗初，以国忌，饭僧七万。武宗至大元年，启水陆大会于昊天寺。英宗即位，大兴佛事于文德殿四十日。已而修秘密法会于延春阁，镇雷法公于洋城四门。至治三年，诏天下诸司，集僧诵经十万部，又于京师万安、庆寿、圣安、普庆四寺，扬子江金山寺，五台山万圣祐国寺，建水大会。泰定帝元年，命西僧修佛事于寿安山，曰星吉思乞刺，曰阔儿鲁串卜，曰水朵尔麻，曰飒间卜里南家经，三年乃罢。又修黑牙蛮答哥佛事于水晶殿，烧坛佛事于延华阁。文宗至顺元年四月，作佛事于仁智殿，岁终乃罢。惠宗后至凶二年，创太觉海寺，塑千佛于其内，至正七年，兴圣宫作佛事，赐钞二千锭。十四年，命加喇嘛选僧百有八人，修朵思哥儿好事，尝以泥作小浮屠，或十万至二三十万，名曰擦擦。其大者实以七宝珠玉，或一所以至七所，名曰答儿刚。先是，至元中内廷佛事之目，仅百有二。至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其目增至五百有余。

延祐四年，宣徽院会计岁供，其费以斤计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他物称是。

至景朝赐予，尤为无度。其大者如：中统初，赐庆寿、海云二陆地五百顷。大德五年，赐兴教寺地一百顷，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顷，万安寺地六百顷，南寺地百二十顷。皇庆初，赐大普庆寺腴田八万亩，邸舍四百间。又赐崇福寺河南地百顷，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普庆寺益都田七十顷。至治初，大永福寺成，赐金五百两、银二千五百两、钞五十万贯、杂彩万匹；又赐西番撒加地僧，金千两、驾裳二万匹。至正十二年，建清河大寿元忠国寺，以浙江废寺田归之，率多强占民业。

僧徒贪利无已，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岁费千万。又每次岁必因好事奏释轻重囚徒，以为福利，虽大臣有罪，皆假是以其诛。宣政院参议李良弼，受賕鬻官，竟以帝师之言纵之。其余夤缘幸免者，尤不可胜纪。

至于道教，太祖敬礼邱处机，号为神仙。世祖封张留孙为上卿，恩宠尤渥。然其人，皆有得于黄、老之学，不汨没于权利者，党徒虽盛，非如释氏之病民蠹国也。故备书其事，以垂鉴戒云。帝师八罗巴者，土番萨斯迦人，族款氏。生七岁，诵经数十万言，能约通大义，国人号圣童。稍长，学富五明，故又称班弥怛。年十有五，谒世祖地潜邸，与语大悦，日见亲礼。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其宁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关纽而成字者，则有韵关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则有语之法；大要以谐声为宗。其四十一之字母，曰：

至元六年，诏颁行于天下，诏曰：“朕惟字以书言，言以纪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文及畏兀儿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命各有字，今文治浸兴，而字书有阙，于制为

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亲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今后凡有玺书颁降者，皆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遂升号八思巴大宝法王，更赐玉印。

十一年，请告西还。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怜真嗣焉。十六年，八思巴卒，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又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塑像云。

亦怜真嗣帝师，凡六岁，至元十六年卒。答儿麻儿刺乞列嗣，二十三年卒。亦摄思连真嗣，三十一年卒。乞刺斯八斡节儿嗣，成宗特造宝玉五方佛冠赐之。元贞元年，更赐双龙盘纽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都之印。”大德七年座明年，以鞞真监藏嗣，又明年卒。都家班嗣，皇庆二年卒。相儿加思嗣，延祐元年卒。二年，公哥罗古罗思监藏班藏卜嗣，至治三年卒。旺出儿监藏嗣，泰定二年卒。公哥列思八冲纳思监藏班藏卜嗣，赐玉印，降玺书谕天下，其年卒。天历二年，亦鞞真吃刺失思嗣。

时又有国师胆巴者，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坦麻人。幼从西天竺古达麻失利传习梵秘，得其法要。中统间，帝师八思巴荐之。时怀孟大旱，世祖命祷之，立雨。又咒食投龙湫，顷之奇花异果上尊涌出波面，取以上进，世祖大悦。至元末，以下容于明相桑哥，力请西归。既复诏还。谪之潮州。时枢密副使月的迷失镇潮州，妻得奇疾，胆巴以所持数珠加其身，即愈。又尝为月的迷失言异梦已还朝期，皆验。

元贞间，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祷于摩诃葛刺神，已而捷书果至。又为成宗祷疾，遄愈，赐与甚厚。且诏分御前校十人为之导从。成宗北巡，命胆巴以象舆前导。过云州，语诸弟子早：“此地有灵性，恐惊乘舆，当密持神骂以厌之。”未几，

几雨太至，众咸震惧，惟幄殿无虞，复赐碧钿怀一。德寿太子之薨也，不鲁罕皇后遣使部于师曰：“我夫妇以师事汝，至矣，止有一子，何不能保护耶？”曰：“佛法如灯笼，风雨至，可蔽之。若尔烛尽，灯笼亦无如之何也。”大德七年夏卒。皇庆间，追号大觉普惠广照无上胆巴帝师。

后又有必兰纳识里者，初名只刺瓦弥的理，北庭感木鲁国人。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大德六年，奉旨从帝师受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便赐今名。皇庆中，命翻译诸梵经典。延祐间，特赐银印，授光禄大夫。

时诸番朝贡，表笺文字无能识乾，皆令必兰纳识里译之。尝有以金刻字为表进者，帝遣视之。必兰纳识里取案上墨汁涂金叶，审其字，命左右执笔，口授表中语及使人名氏，与贡物之数，书而上之。明日，有司阅其物色，与所赍重译之书无少差者。众无不服其博识，而竟莫测其何所从授，或者以为神悟云。授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厚其廩饩，俾得以养母焉。

至治三年，改赐金印，特授沙津爱护持，且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是年，与安西王子月鲁帖木儿等谋为不轨，坐诛，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第功德经》，西番字则有《不思議禅观经》，皆行于世。

邱处机，字通密，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幼有人相之曰：“神仙宗伯也。”年十九，学全真道于宁海之昆仑山，与马钰、谭处端、刘处元、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同师重阳王真人。马钰，宁海人，弱冠举进士。妻孙氏，名不二，亦宁海人。刘处元，掖县人，著有《道德经解》、《阴符经解》谭处

端，宁海人，著有《云水前后集》王处一，宁海人。郝大通。宁海人。明谓之七真人，独处机名最著。金、宋之委，俱遣使召之，不赴。

太祖征西域，命近臣彻伯尔、刘仲禄赍玺书，请处机至军中。处机一日忽语其徒曰：“天使来召我，我当往。”翼日，二人至，处机乃与弟子十有八人同行，明年，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戒。又明年、趣使再至，乃发抚州，经涉万余里，历四载而始达于雪山。常马行积雪中，马上举策试之，未及积雪之半。既见，太祖大悦，赐食，设庐甚饬。

太祖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次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部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计算子焉。赐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笠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畏天威，明孝道治天，下。”太祖从之。

十七年，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蹏，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时大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使其待持牒购之。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怀濒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人。

十九年，荧惑犯尾，其占在燕，处机祷之，果退舍。二十一年，又为旱祷，期三日雨，当名瑞应，已而亦验。改赐宫名曰：“长春”，且遣使劳问，制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东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东湖，声闻数里，鱼鳖尽去，池遂涸，而北口高岸亦崩。处机叹

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将与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

至大二年，加赐金印，处机赠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直君，马钰为丹阳抱一无为普化真君，谭处端为长真凝神元静蕴德真君，刘处元为长生辅化宗元明德真君，王处一为玉阳体元广慈普度真君，郝大通为广宁通元妙太古真君，孙不二为清净渊真虑元顺化元君，敕并会道士苗道一收执。处机弟子十八人，知名者尹志平、李志常、宋德芳、纂志远，并封真人。

时又有康泰真者，利州人。母娠二十四月而生。学道于王重阳，与邱处机、马钰人游。四方之士，踵门受业者，恒数百人。夏大旱，使者请祈雨，泰真端坐久之，曰：“明日雨。”既而果然。冬常裸十余日，无寒色。卒年九十余。

处机第四传曰祁志诚，居云金阁山，誉问甚著。丞相安童尝过而问之。志诚告以修身治世之要。安单感其言，故相世祖，以清静为本。及罢相，退然若无与于世者，人谓有得于志诚之言。

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勘探后四世孙来居信州之龙虎山。相傳至三十六世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之。至则命廷臣效劳，待以客礼。及见，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于念矣。”因命坐，赐宴，特赐玉芙蓉冠、组金无缝服，赐号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命主领江南道教，仍赐银印。

十八年、二十五年再八觐。世祖尝命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乎！”嗟叹久之。其实天师玉印文曰“阳平治都君所”，乃宋徽宗所赐，非汉印也。

九月，都功德使司脱因小演赤奏：“曩者所毁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书皆底毁释教之言，宜甄别。”于是命前中书右丞张文廉等诣长春宫无极殿，著，余悉汉张道陵、后魏寇廉之等伪作。文廉等奏：“自《道德经》外，宜悉焚毁。”帝曰：“道家经文，传讹踵廖非一日矣。若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言水火不能焚溺，可以是端试之。候不验，焚之未晚也。”遂谕宗演等，俾推择人入火试其术。宗演等奏：“此皆诞妄之说，臣等入火，必皆为灰烬，实不敢试。但乞焚去《道藏》伪书，庶几澡雪臣等。”帝可其奏。遂诏天下道家诸经，可留道德二施篇，其余一切焚毁，匿藏者罪之。十月，集百官于愍忠寺，焚毁《老子化胡经》、《犹龙传》等书。

二十九年，宗演卒，子与棣嗣，为三十七也，袭掌江南道教。三十一年入觐，卒于京师。元贞元年，弟与材嗣授太素弟神广道真人，主三十八世，袭掌道教。

时潮啮盐官、海盐两州，为患特甚，与材以术治之。一夕大雷电以震，明日见有物鱼首龟形者磔于水裔，潮患遂息。大德五年，召见于上都幄殿。八年，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武宗即位，来觐，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赐金屯。仁示即位，特赐定冠、组织文金之服。延祐三年，加太虚辅化体仁应道大真人，卒。四年，子嗣成嗣，为三二九世，袭领江南道教，言领三山符箓如故。

其徒第留孙者，字师汉，信州贵溪人。少入成虎山为道士，有人相之曰：“神仙宰机也。”至元十三年，从天师张宗演入朝，世祖与语，称旨，遂留侍阙下。世祖尝亲祠幄殿，皇太子侍。忽暴风雨至，众骇惧，留孙祷之立止。又尝次日月山，昭睿顺圣皇后得疾危甚，嚙召留孙请祷。既而后梦有朱衣长髯，从甲士，导朱辇白辣行草间者。觉而异之，以问留孙，对曰：

“甲士导犂辣者，臣所佩法箫中将吏也。朱衣长髯者，汉祖天师也；行草间者春时也。殿下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画像以进，视之，果梦中所见者，帝大悦，即命留孙为天师，固辞不敢当，与为上卿，敕尚方铸宝剑以赐，建崇真宫于两京，俾留孙居之，专掌祠事。

十五年，授玄教宗师，赐印。又特任其父信州路治中，寻复升江东道同知宣慰司事。是时，天下大定，世祖思与民休息，留孙待诏尚方，因谕黄老治道贵清净、圣人在宥天下之旨，深契上衷。及将以完泽为相，命留孙筮之，得《同人》之《豫》，留孙曰：“‘《同人》，柔得位而进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利建侯，命相事也。何吉如之，愿下勿疑。”及拜，天下果称得贤相。

大德中，加号玄教大宗师，同知集贤院道教事。武宗即位，召见，赐坐，升大真人，知集贤院，位大学士上。寻又加特进。进讲老子推明廉让之道。及仁宗即位，犹恒诵其言，且谕近臣曰：“累朝旧德，仅余张上卿尔。”进开府仪同三司、特进，加号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道师，又封阐道宏教冲元仁靖大真人，刻玉为玄教大宗师印以赐之。至治元年卒，年七十四。天历元年，追赠道祖神应真君，其徒吴全节嗣。

全节，字成季，饶州安仁人。年十三，学道于龙虎山。至元二十四年，至京师，从留孙见世祖。三十一年，成宗至自朔方，召见，赐古瑯玉螭环一，敕每次岁侍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廩饩，著为令。大德十一年，授玄教嗣师，赐银印，视二品。至大元年，赐七宝金冠、织金文之服。三年，赠其祖昭文馆大学士，封其父司徒、饶国公，母饶国太夫人，名其所居之乡曰荣禄，时曰具庆。至治元年，留孙卒。二年，制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崇文弘道玄德真人、总摄江淮

荆等处道教、知集贤道教事，玉印一、银印二，并授之。

全节尝代祀岳渎还，成宗问曰：“卿所过郡县，有善治民者乎？”对曰：“臣过河南，总管卢贻平易无为，而民以安靖。”成宗曰：“吾忆其人。”即日召拜集贤学士。成宗崩，仁宗至自怀孟，有狂士以危言翰林学士阎复，事叵测。全节言于李孟，孟以闻，仁宗意解，复告老而去。当时以为朝廷得敬大臣体，而不以口语伤贤者，全节盖有力焉。

全节雅好结士大夫，推毂善类，唯恐不尽其力。至于振穷周急，未尝以恩怨民其心，时谕称之。卒年八十有二，其徒夏文泳嗣。

真大道教者，金季道士刘德仁之所立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五传至酈希诚，居燕京天宝宫，见知宪宗，始名其教曰真大道，授希诚太玄真人，领教事，内出冠服以赐，仍给紫衣三十袭，赐其从者。

至元五年，世祖命其徒孙德福统辖诸路真大道，锡铜章。二十年，改赐银印二。又三传而至张清志，年十六从天宝李道士游，其后徒众益盛。清志事母孝，母常病疽，口吮其脓，遂愈。又患膈气，清志祷于神，进药，母吐涎块如瓜，病若失。授演教大宗师凝神冲妙元应真人。东海大珠山、牢山，旧金虎，清志往居之，虎皆避徒，然颇为人害。清志曰：“是吾夺其所也。”遂去之。后居临汾，地大震，城郭摧压，死者不可胜计，独清志所居裂为二，无少损焉。乃遍巡木石间，听呻吟声，救活者甚众。朝廷重其名，给驿致之，俾掌教事，清志徒步至京师，深居简出，人或不识其面。贵人达官来见，率告病，伏卧内不肯起。后卒于京师。

太一教者，始金天眷中道士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求，因名其教曰太一。四传而至萧辅道。世祖在潜邸闻其名，命史

天泽召至和林，赐对称旨，留居宫邸。以老，请授弟子李居寿掌其教事。

至元十一年，建太一宫于两京，命居寿居之，领祠事，且禋祀六丁，以继太保刘秉忠之职。十三年，赐太一掌教宗师印。十六年十月辛丑，日直元辰，敕居寿祠醮，奏赤间于天，凡五昼夜。事毕居寿请问曰：“皇太子春秋鼎盛，宜参预国政。”且又因典瑞董文忠以为言，世祖喜曰：“行将及之。”其后诏太子参朝政，庶事先启后闻，皆自居寿发之。

莫起炎，宁南仲，湖州人，后更名洞乙，以自号为月鼎。入青城山，见徐无极，受五盖之法。又闻南丰邹铁壁，得王侍辰《雷书》，秘不传，嚙往求之，托为僮隶。邹病革，洞乙且以实告，邹惊叹，即以书授之。于是洞乙如雷雨，制鬼挽救，动若有神物从之者。

宋宝祐中，浙东大旱，马廷鸾守绍兴，延致之。洞乙建坛场，瞑目按剑，召雷神役之，俄大雨倾注。宋理宗闻之，赐诗一道，称为神仙。

至元五年，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求异人江南，物色得之。召见上都，帝赐以果肴。时天气晴霁，帝曰：“可闻雷否？”洞乙曰：“可！”即取胡桃掷地，雷应声而发，震撼殿廷，帝为之改容。复使请雨，雨立至。帝大悦，赐以金缯。洞乙碎截之，为济寒乞帝。疑其物微盛，有所贲亦不受。敕掌道教事，洞乙以年耄辞。

遂南归，益自放于酒。尝与客饮西湖舟中，赤日当天，客请假片云覆之。洞乙特果漂杯中，顷之云自湖畔起，翳于日下。洞乙寓道观，中秋，观中道士会饮，不及洞乙。俄有片云蔽月，道士知洞乙所为，急延之上座，且谢罪。洞乙以手指之，云即散去。忆民为鬼所恿，往洞乙，遇之酒肆中。洞乙僦酒馔之，

及归而病已愈卖饼者为物窃其饼，诉于洞乙。召雷南之。云中有胡孙首，下投于市。

洞乙佯狂避世，不妄与人交，然颇问疾病。有来告，或以蟹中黄篆符与之，或摘划木叶，嘘气授之，无不立愈，感以真官称之。一日，谓其徒王继莘等曰：“明年正月十有三日，我将化于沙家渡。”及期，瞑目坐，夜坐雷雨大作，洞乙书偈而卒，年六十有九。

洞乙之收不轻授人，惟继莘及潘民得其传。继莘授张善湘，善湘授步宗浩，宗浩授周元真，元真万奇特，若设醮，能使君鹤回翔坛上焉。

## 卷二百三十七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一

#### 列女上

周术忽妻崔氏      李伯通妻周氏  
郭三妻杨氏      刘平妻胡氏  
王氏女      杨居宽继室马氏  
程鹏飞妻某氏  
沈氏      载复古妻  
贾琼妻韩氏      徐君宝妻某氏  
临海民妇王氏      武用妻苏氏  
江文铸妻范氏      柳氏  
谭节妇      刘仝祖妻林氏  
霍氏二妇尹氏杨氏  
袁天裕妻焦氏任氏      田氏  
梁氏      王妙璘  
周氏      谢天与妻邓氏  
陈存信妻程氏等  
只鲁花真      宋仲荣妻梁氏等  
王德政妻郭氏      郎氏 东平郑氏      大宁杜氏

安西杨氏	秦氏二女	孙氏女	许氏女
张氏女	张兴祖妻周氏		
赵孝妇	霍荣妻段氏		
吴氏等	朱虎妻茅氏		
俞新之妻闻氏	李五妻刘氏		
马英	赵氏女		
冯氏	李君进妻王氏		
移刺氏等	朱淑信		
葛妙真	畏氏三女		
王氏	王义妻卢氏等		
张义妇	郑伯文妻丁氏		
葛孝女	赵美妻王氏		
李冬儿	李氏		
脱脱尼	李世安妻王氏		
赵彬妻朱氏	安哥		
贵哥	台叔龄妻刘氏		
李智贞	蔡三玉		
黄伯英妻雍氏	唐斗辅妻文氏		
王氏	金孝女		
陈道安妻徐氏	韩良可妻寇氏等		
马氏	焦三妻易氏		
张氏	季富妻黄氏		
昆山孝节妇			

《春秋》之义，用夏变夷，必自夫妇之伦始。世祖奄宅中夏，有意于先王之礼教，独于蒙古夫死妇再，或嫁夫之兄弟，则仍其旧俗而不改。然旌烈妇之门，复节妇之家，有司奉行，

史不绝书。殆谓礼义可以治中国，而不可以施之夷狄欤？今为《列女传》，则蒙古、色目之族，固有以节义显者。而祥哥不剌公主，以皇姑之贵，早寡，不从诸弟继尚，为文宗所敬礼。呜乎！民彝物则之性，岂分于夷夏哉。惜不以《春秋》之法进之也。

周术忽妻崔氏，佚其籍。太祖二十一年，从术忽官平阳。金将来攻城，克之，下令官属妻子敢匿者死。时术忽以使事在上党，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诡计自言于将，将信之，使军吏书其臂出之。崔氏曰：“妇人臂使人执而书，非礼也。”以金赂吏，使书之纸。吏曰：“吾知汝诚贤妇，于令不敢违。”使崔自揜袖，吏悬笔而书焉。既出，有言其诈者，将怒，命追之。崔与禎伏土窖三日，得免，与术忽会。

未几，术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恸，誓不更嫁，放散婢仆，躬自纺绩，悉以资产遗亲旧。有权贵欲娶之，崔自毁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尝妄言笑，人比之古烈妇云。

李伯通妻周氏，滦平石城人。生一子，名易。金末，伯通监丰润县，大兵攻之，城破，不知所终。周氏与易被虏，谓偕行者曰：人苟爱其生，万一受辱，不如死也。”即自投于堑。主者怒，拔佩刀三刃其体而去，得不死。遂携易而逃，间关至汴，绩紵以自给，教易读书，卒为名儒。

郭三妻杨氏，东平须城人。三从军襄阳，杨氏留事舅姑，以孝闻。至元六年，夫死戍所，母欲嫁之，杨氏号痛自誓，乃已。久之，夫骨还，舅曰：“新妇年少，终必他适，可令吾子鰥居地下耶！”将求里人亡女合瘞之。杨氏闻，益悲，不食五日，自经死，遂与夫合葬焉。

刘平妻胡氏，渤海人。至元七年，平当戍枣阳，车载其家以行。夜宿沙河傍，有虎至，衔平去。胡起追及之，持虎尾，

呼车中儿，取刀杀虎。儿甫七岁，持刀授母，亦无怖意。虎死，平亦以伤卒。县官言状，命恤其母子，仍旌之。

至大间，建德王氏女，父出耘舍傍，遇豹，为所噬。父大呼，女识父声，趋救，以父所弃锄击豹，夺父而还。

参知政事杨居宽继室马氏，杭州钱塘人。至元十四年，桑哥诬居宽死，没人其孥，以马氏赐卫士。氏托狂疾叫呼，遗粪溺不可近，竟免于辱。杨氏阴赎之归，遂削发庐墓，以死自誓。后桑哥败事，得昭雪。氏无子，日纺绩给食，凡十余年。大德七年，乳生疡，或劝医之。氏曰：“吾寡妇也，岂可令男子见。”竟死。

程鹏飞妻某氏。宋季，鹏飞被俘于兴元张万户家为奴，张以所获宦家女妻之。既婚三日，窃谓曰：“观君才貌，非在人后者，何不为去计！”夫疑其试己，诉于张，张箠之。越三日，复告曰：“君若去，必可成名，否则终为人奴耳！”夫又诉于张，张命出之。妻临行，以绣履一，易程一履，泣曰：“期执此相见。”程感悟，逸去。至元初，官至陕西参政，自与妻别已三十余年，遣使携履往兴元求之，知已为尼。使者至庵中，故遗履于地，尼见之，询所从来，曰：“吾主程参政，使寻妇耳。”尼出履示之合，亟拜曰：“主母也！”告以参政未尝娶。终不出。程檄兴元路官，具舆马，送至陕西，重为夫妇焉。

沈氏，呈兴人。夫为军士所害，沈乘间投水。适张掾舟过，见妇人衣浮水上，引救之，易衣置后船内。其下讽之曰：“吾张君贵人，汝能侍之，且得宠。”沈谢曰：“幸诸君见怜，然彼时见吾夫被创甚，吾已许之死，恨不及生时使之见也。且贵人安用失节妇哉！”夜以竹箸喉以死。

戴复古妻，江西富家女。复古流寓武宁，富家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年，欲归，妻问故，告以曾娶。白之父，父怒，

妻宛转解释，尽以奁具赠之，并送以词曰：“惜才伶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旁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坟土。”夫既别，遂赴水死。

贾琼妻韩氏，字希孟，韩琦五世孙女。岳州破，韩为游卒所掠，献主将。韩年甫十八，自知不免，乃作五言诗曰：“皇宋缔造初，坚正臣礼秉。开国百战功，师旅惟雄整。及侍周幼主，臣心常炯炯。帝曰卿北代，山戎今有警。死狗莫击尾，此行当系颈。即日辞陛下，尽敌心欲逞。陈桥忽兵变，不得守箕颖。禅让法尧舜，民物普安静。有国三百年，仁义过驰骋。未改祖宗法，天何肆大眚。细思天地理，中有幸不幸。失人焉得人，垂戒常耿耿。江南无谢安，塞北有王猛。所以戒马来，飞渡以临境。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舸舫。本期固封疆，谁谓如画饼。烈火燎昆冈，不辨金玉矿。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与尚书儿，衔署紫兰省，直以德才合，不弃宿瘤瘿。初结合欢带，誓比日月炳。鸳鸯会双飞，双目愿常并。岂期金石坚，化作桑榆景。旄头势天然，蚩尤气先屏。不意风马牛，复及此燕郢。一方遭劫难，六族死俄顷。退鹩落迅风，孤鸾吊空影。簪摧折白玉，瓶沉断素纆。意坚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琏器，安肯作溺皿。志节匪转石，气如吞鯁。不作爝火光，原为死灰冷。贪生念曲蛾，乞怜羞虎阱。借此清江水，葬我全首领。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请。愿魂化精卫，填海使成岭。”遂乘间投水死。越三日，其尸上浮，得诗于练裙中。

徐君宝妻某氏，岳州人。被掠至杭州，相从数千里，基主者数欲犯之，终以计脱。一日，主者怒甚，将强焉。氏告曰：“侯妾祭先夫，然后为君妇。”主者诺，即严妆焚香再拜，南向饮泣，题满庭芳祠于壁曰：“汉上繁华，江南人物，犹遗宣

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曲章文物扫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破镜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即投池中死。

临海民妇王氏，美姿容。王师徇台州，被掠。千夫长杀其舅姑与夫，而欲私之。妇阳曰：“能。俾我为舅姑与夫服期月，乃可从汝。”师还，挈行至嵎县，过清风岭，妇仰天叹曰：“吾知所以死矣。”即啮指出血，写诗崖石上，投崖下死。石上血债起，不为风雨所剥蚀。江浙东元帅泰不华，为立贞妇庙。

武用妻苏氏，真定人，徙家京师。用疾，苏氏剖股为粥，以进，疾即愈。生子德政，四岁而寡。夫之兄利其资，逼之嫁，不听。未几，夫兄举家死，惟余三弱孙，苏氏育之以至成立。德政长，事苏氏至孝。苏氏死时，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忽二蛇出，一东一北，随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上其事，旌复其家。

江文铸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归于江。及门未合卺，夫以痼疾死。范遂居江氏家，抚诸侄如己子。卒年九十有五。

又柳氏者，蓟州人，为户部主事赵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尽哀，誓不再嫁。寝疾，不肯服药，曰：“我年二十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幸矣。”遂卒。

谭节妇赵氏，吉安永新人，嫁同里谭氏。年二十有七，至元十三年，江南内附。明年，宋丞相文天祥志恢复，以书约妇妹婿永新彭震龙起兵，期七月十九日内外合发，而震龙先一日起，与元军战，败。元军入城，妇抱所乳子仓卒走县学礼殿。元兵搜得，欲犯之。妇痛骂，母子俱死于礼殿之南。

时有同逃者，匿民梁上，视妇死事甚悉，遂传于世。妇与

子血影模糊，留殿阶不灭，磨去复存。其后永新知县乌斯道，为建祠于县学。

刘仝妻林氏，福清人。父以遇，知名士。仝祖为福建招抚使，宋亡，与妻兄林空斋同举义，共败溃。仝祖亡命，自经死，有司执林氏，命具反状，林氏叱曰：“吾家世为宋臣，欲以忠义报国，何反也？汝知以指血书壁而死者乎，是吾兄也！吾与兄忠义之心一也，肯为汝等辱？”遂遇害。

霍氏二妇尹氏、杨氏，许州人。至元中，尹氏夫卒，姑命更嫁。尹氏曰：“再嫁失节，妾不忍为也。”杨氏夫继卒，虑姑逼之嫁，即白舅姑，与尹同守节，共居数十年。世号双节霍家。

袁天裕妻焦氏，泾阳人。天裕祖母杨氏、母焦氏俱早寡，守志不嫁。天裕众军死于甘州，焦氏矢志不嫁。三世并以节义称。

又至元中，邠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妇，少寡不再适。事闻，并旌之。

梁氏，临川人，夫家王氏。大兵至，为一千户所掠，詈之，为所杀。及事平，夫谋再娶，夜梦王氏告以已生某地，当复为君妇。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成。询其生，与妇死日相同。

又王妙璘，海康人，王谷荣女，至元间，蛮寇雷州，执妙璘，将犯之。妙璘不受辱，投水死，有司旌之。

又雷州人朱先彬妻周氏。先彬死，周氏殉之。诏旌其门。

谢天与妻邓氏，武进人。大兵至武进，邓氏抱姑避牛阑中，投水死。又陈存信妻程氏，丹阳人。大兵攻常州，存信死之。程氏守节不嫁。子寿，为百户，亦死于贼。诏旌其门。

徐顺妻彭氏，东平人，郑腊儿妻康氏，曹州人；夫卒，俱以身殉。有司旌之。

又陈若英，高安人。年十三，同县舒璉聘为室。璉卒，若英自经死。有司旌其门曰贞节。又上犹人徐仁妻谢氏，夫卒，矢志不嫁。夫家阴卖为富室妾，谢氏诉于县，不为理，自经死。大德间，廉访司表其墓曰贞节。

只鲁花真，蒙古氏，年二十六，夫忽都病卒，誓不再醮，孝养舅姑。逾十五年，舅姑歿，坐衣垢面，卢墓终身。至元间旌之。

其后，又有翼城宋仲荣妻梁氏，舅歿，负土为坟；怀孟何氏、大名赵氏，并以夫歿守志，养舅姑以寿终，负土为坟。

王德政妻郭氏，在名人。少孤，事母张氏孝谨，以女仪闻于乡。及笄，富贵家慕之，争求聘，张氏不许。时德政教授里中，年四十余，貌古陋，张氏以贫不能教二子，欲纳德政为婿，使教之。宗族皆不谓然，郭氏顺母志竟嫁之，与德政相敬如宾，教二弟有成。未几，德政卒，郭氏年甫二十，励节自守。大德间表其家。

郎氏，湖州安吉人，宋进士朱甲妻也。朱尝仕浙东，以郎氏从。至元间，朱歿，郎氏护丧还至玉山里，留居避盗。势家柳氏欲强聘之，郎誓不从，夜奉柩遁归。柳邀之中道，复死拒，得免。家居，养姑甚谨。姑尝病，郎祷天，割股肉进啖而愈。大德十一年，旌之。

又有东平郑氏、大宁杜氏、安西杨氏，并少寡守志，割肉割姑病。

秦氏二女，河南宜阳人，逸其名。父尝有危疾，医云不可治。姊闭户默祷，啗脑和药饮之，遂愈。父后复病欲绝，妹割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即苏。

又孙氏女，河间人，父病癩十年，女祷于天，求以身代，且吮其脓血，旬月而愈。

许氏女，安丰人。父疾，割股啖之痊。

张氏女，卢州人，嫁为高厚妻，母病目丧明，张氏归省，抑母泣，以舌舐之，目忽能视。

州县各以状闻，旌之。

张兴祖妻周氏，泽州人。年二十四，兴祖歿，舅姑欲使再适，周氏不从，曰：“妾家祖母、妾母并以贞操闻，妾或中道易节，是忘故夫而辱先人也。忘故夫不义，辱先人不孝，不义不孝，妾不为也。”遂嫠居三十年，奉舅姑，生事死葬无违礼。其父与外祖皆无后，葬祭之礼亦周氏主之。有司以闻，并赐旌异。

赵孝妇，德安应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贫，佣织于人，得美食必持归奉姑，自啖粗粝。尝念姑老，一旦卒，无由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钱百缗，买杉木治之。棺成，置于家，南邻失火，风烈甚，火势及孝妇家，孝妇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抚膺大哭曰：“吾为姑卖儿得棺，无能为我救之者。”言毕，风转而北，孝妇家得不焚，人以为孝感所致。

霍荣妻段氏，隆兴人。荣无人，尝乞人为养子。荣卒，段氏年二十六，养舅姑以孝称。舅姑歿，荣诸父仲汶贪其产，谓段曰：“汝子假子也，可令归宗。汝无子，宣改适。霍氏业，汝无预焉。”段曰：“家资不计，但再醮非义，容妾思之。”即退入寝室，引针刺面，墨渍之，誓死不贰。大德二年，府上状中书，给羊酒币帛，仍命旌门，复役。

又有兴和吴氏，自刺其面；成纪谢思明妻赵氏，自髡其发；冀宁田济川妻武氏、溧水曹子英妻尤氏，啮指滴血，并誓不更嫁。有司各旌之。

朱虎妻茅氏，崇明人。大德间，虎官都水监，坐罪籍其家，吏录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师。太医提点师甲乞归家，欲妻茅氏，

誓死不从。母子三人以裙相结连，昼夜倚包号哭，形貌销毁。师知不可夺，释之。茅氏托居永明尼寺，忧愤不食卒。

闻氏，绍兴俞新之妻也。大备四年，新之歿，闻氏年少，父母虑其不能守，欲更嫁之。闻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妇所耻。妾可无耻乎！且姑老子幼，妾去当令谁视之？”即断发自誓。父不忍强夺其志。姑病风，且失明，闻氏手涤溷秽不怠，时嗽口上堂舐其目，目为复明。及姑卒，家贫，无资佣工，与子负土葬之，朝夕悲号，闻者惨恻。乡里嘉其孝，为之语曰：“欲学孝妇，当问俞母。”

又有刘氏，渤海李五妻也。少寡，父母使再醮，不从。舅患疽，刘祷于天，数日溃，吮其血，乃愈。

马英，河内人，性孝友。父丧哀毁，二兄继歿，英独事母甚谨，又与二嫂居，使得保全懿节。及丧母，卜地葬父母、二兄，负土为四坟，手植松柏，庐墓侧终身。

又赵氏女，名玉儿，冠州人。尝许为李氏妇，示婚夫死，遂誓不嫁，以养父母。父母歿，负土为坟，乡里称之。

冯氏，名叔安，字静君，大名宦家女，山阴县尹山东李如忠继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数岁而卒。大德五年，如忠病笃。引刀断发，自誓不他适。如忠歿两月，遣腹生一子，名伏。

李氏及蒙古之旌在北，闻如忠歿于官，家多遗财，相率来山阴，尽取其货及子任以去。冯不与较，一室萧然，唯余如忠及蒙古氏之柩而已。朝夕哭泣，邻里不忍闻。久之，鬻衣厝二柩藪山下，携其子卢墓侧。时年二十二，羸形苦节，为女师以自给。父母来视之，怜其孤苦，欲使更事人，冯爪面流血，不肯从。居二十年，始护丧归葬坟上。齐鲁之人闻之，莫不叹息。

李君进妻王氏，辽阳人。大德八年，君进病卒，卜葬，将

发引，亲邻咸会。王氏谓众曰：“夫妇死同穴，义也。吾得从良人逝，不亦可乎！”因抚棺大恸，呕血升许，即仆于地死。众为敛之，连柩出葬，送者数百人。莫不洒泣。

又，移刺氏，同知湖州路事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自誓。既葬，庐墓侧，悲号不食死。

赵氏，名哇儿，大宁人。年二十。夫萧病剧，谓哇儿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儿曰：“君幸自宽，脱有不讳，妾不独生，必从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歿，即自经死，家人同棺葬焉。

大都费岩妻王氏、买哥妻耶律氏，陕州陈某妻别氏，大同宋坚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晋州刘恕妻赵氏，冀宁王思忠妻张氏，饶州刘楫妻赵氏，大宁赵臞儿妻安氏、陈恭妻张氏、武寿妻刘氏、宋敬先妻谢氏、撒里妻萧氏，古城魏贵妻周氏，任城郭灰儿妻赵氏，枣阳朱某妻丁氏，叶县王保子妻赵氏，兴州某氏妻魏氏，滦州裴某妻董贵哥，成都张保董妻郝氏，利州高塔必也妻白氏，河南杨某妻卢氏，蒙古氏太术妻阿不察、相兀孙妻脱脱真，并以死从夫。

事闻，悉命旌之，或赐钱赠谥云。

朱淑信，山阴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净，幼哭父，双目并失明。及长，择偶者不至，家贫岁凶，母子相依，苦节自厉。士人王士贵重其孝，乃求娶焉。

葛妙真，宣城民家女。九岁，闻日者言，母年五十当死，妙真即悲扰祝天，誓不嫁，终身茹素，以延母年。母后年八十一卒。

又畏吾氏三女，家钱塘。诸兄远仕不归，母思之成疾，三女欲慰母意，乃共断发誓天，终身不嫁以养母四十余年，母竟以寿终。

事上，并赐旌异。

王氏，大都人张买奴妻也。年十六，买奴官钱塘病歿，葬城西十里外。王氏每旦被发步往奠之，伏墓之恸欲绝，久而致疾。舅姑力止其行，乃已。服阙，舅姑谓之曰：“吾子已歿，新妇年尚少，宜自图终身计。”王氏泣曰：“父母命妾奉箕帚于张氏，今夫不幸早逝，天也。此足岂可复履他人门乎？”固不从。茆居三十年而卒。

又有冯翊王义妻卢氏、睢阳刘泽妻解氏、东平杨三妻张氏，并守志有节行。

有司各旌其门。

张义妇，济南邹平人。年十八，归里人李伍。伍与从子零戍福宁，未几死戍所。张独家居，养舅姑甚至。父母舅姑病，凡四割股肉救之。及死，丧葬无遗礼。既而叹曰：“妾夫死数千里外，妾不能归骨以葬者，以舅姑父母在，无所仰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死，而夫骨终暴弃远土。使无妾即已，妾在，敢爱死乎！”乃卧积冰上，誓曰：“天苦许妾收夫骨，虽寒甚，当得不死。”逾月，竟不死。乡人异之，乃相率赠以钱，大书其事于衣以行。

行四十日，至福宁，见零，问夫葬地，则榛莽四塞，不可识。张哀恸欲绝。夫忽降于童，立动无异生时，告张死时事，甚悲，且示骨所在处。张如其言发得之，持骨祝曰：“尔信妾夫耶？入口当冷如冰雪，黏如胶。”已而果然。官义之，上于大府，使零护丧还，给赀以葬，乃旌门，复其役。

丁氏，新建郑伯文妻也。大德间，伯文病将歿，丁氏与诀曰：“君脱有不讳，妾当从。但君父母已老，无他子妇侍养，妾复死，使君父母食不甘味，则君亦不瞑目矣。妾且忍死，以奉其余年，必不改事他人，以负君也。”

伯文卒，丁氏年二十七，居丧哀毁。服既除，父母屡议嫁之。丁氏每闻，必恸哭曰：“妾所以不死者，非有他志也，与良人约，将以事舅姑耳。今舅姑在堂固无恙，妾可弃去而不信于良人乎！”舅姑病，丁氏夙夜护视，衣不解带。及死，丧葬尽礼。事上，表其门。

葛孝女，金溪人。元末，江南官吏有凿山淘河取金，以充贡者，不足，则市于他所，必取盈而后已。民多鬻产偿官。孝女因有司强其父，征求银治，不忍榜掠之苦，投冶中死。官遂奏止其贡。至今邑祠之。危素、苏天爵皆书事，以警献利者。

赵美妻王氏，内黄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王氏誓守志。舅姑念其年少无子，欲使更适。王氏曰：“妇义无再醮，且舅姑在，妾可弃去耶！”舅姑又欲以族侄继婚，王氏拒不从。舅姑迫之，王氏知不免，即引绳自经死。

又，李冬儿，甄城人。丁从信妻也。年二十三，从信歿，服阙，父母呼妇问之，曰：“汝年少居孀，又无子，何以自立？吾为汝再择婿，何中？”冬儿不从，诣从信冢哭，欲缢墓树上，家人防之，不果。日暮，还从信家。夜二鼓，入室更新衣，自经死。

李氏，滨州惠高儿妻也。年二十六，高儿歿，父欲夺归嫁之，李氏不从，自缢死。

脱脱尼，雍古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夫哈刺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无妇，欲以本欲收继之，脱脱尼以死自誓。二子复百计求遂，脱脱尼恚且骂曰：“汝禽兽行，欲妻母耶？若死，何面目见汝父地下！”二子惧谢罪，乃析业而居。三十年以贞操闻。

又，王氏，成都李世安妻。年十九，世安卒，夫弟世显欲收继之。王氏不从，引刀断发，复自割其耳，创甚。亲戚惊叹，

为医疗百日乃愈。

事上，并旌之。

赵彬妻朱氏，名锦哥，洛阳人。天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五人，被执，逼与乱。朱氏拒曰：“我良家妇，岂从汝贼耶！”兵怒，提曳箠楚之。朱氏度不能脱，即给之曰：“汝幸释我，舍后井傍有瘞金，当发以遗汝。”兵信之，乃随其行。朱氏得近井，即抱三岁女赴井死。

是岁，又有偃师王氏女名安哥，从父避兵邙山丁家洞。兵入，搜得之，见安哥色美，驱使出，欲污之。安哥不从，投涧死。

有司言状，并表其庐。

贵哥，蒙古氏，同知宣政院事罗五十三妻也。天历初，五十三得罪，贬海南，籍其家，诏以贵哥赐近侍卯罕。卯罕亲率车骑至其家迎之，贵哥度不能免，令婢仆以饮食延卯罕于厅事，如厩自经死。

台叔龄妻刘氏，顺宁人。一日地震屋坏，压叔龄不能起，家复失火，叔龄母欲就焚。叔龄望见，呼曰：“吾已不得出，当亟救吾母。”刘谓夫妹曰：“汝救汝母，汝兄必死，吾不用复生矣。”即自投火中死。火灭，家人得二尸烬中，犹手相握不开。官嘉其义烈，上于朝，命录付史臣。

李智贞，建宁浦城人。父子明，无子。智贞七岁能读书。九岁母病。调护甚谨。及卒，哀恸欲绝，不茹荤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及奉父甘旨不乏，乡里称为孝女。父尝许为郑全妻，未嫁，从父客邵武。邵武豪陈良悦其慧，强纳来求聘，智贞断发拒之，数自求死，良不能夺，卒归全。事舅姑父母皆以孝称。泰定间，全病歿，智贞悲泣不食，数日而死。

蔡三玉，龙溪陈端才妻也。贼起漳州，端才走避，三玉与

夫妹匿于邻祠。贼搜得之，掠至舟中，三玉投江死。越三日，尸流至其父广瑞舟侧，广瑞认其尸，哭曰：“吾女也。”事闻，旌门复役，仍给钱以葬。

黄伯英妻雍氏，长泰人。早寡，织紵以养舅姑。尝负豆觅水碓磨之，遇乡人夺其碓。雍氏号天曰：“吾磨豆以食舅姑者！”其碓竟不转。乡人惧而还之。

唐斗辅妻文氏，静江人。大德中，斗辅为宾州幕官，卒。文氏年二十余，执义自誓，孝养舅姑。其子明文早卒，妇蒋氏慕姑节行，亦不改适。至治中，诏旌其门曰贞节。

又马英妻王氏，夏津人。英卒，王氏二十余，誓不再嫁。冻饿而死。诏旌其门。

又金孝女，名汝安，鄞县人。以父母老，不嫁，终身茹素。夜则吁天祈亲寿。父母俱八十卒。孝女终不适人，卒于家。

陈道安妻徐氏，文昌人。至正间，寇乱，道安御贼为所杀。徐氏瘞其夫，哭尽哀，啖土塞口而死。

同县韩良可妻，寇至，姊妹俱赴水死。

琼山唐伯寿女丑儿，至正中，寇至乾宁，丑儿被获，时年十八。乃给贼释其缚，请相从。贼释之，即赴水死。

柳氏女，嘉兴人，为贼所获，投水死。

钱子顺二女，亦嘉兴人，至正未寇至，二女连结衣袂，投水死。子顺妻俞氏，亦守节。旌门。

韩轨妻邢氏，安阳人。轨守黄华砦，贼攻之急，势将陷。邢氏谓其女曰：“事不济，我与汝必受辱。”遂俱投岩下死。

又萧氏，亦安阳人，杜原妻。兵乱，原挈家之官真定，道遇贼。萧氏谓原曰：“汝当避，我自为计。”乃投河而死。

马氏，汤阴人。名瑞香。幼读《孝经》、《列女传》，通大义。父母重爱之，择婿得薛穀，赘之，生一女。穀拙于家事，

妇翁怒责，遂离去。逾三年，父母欲令再适，马氏言：“礼无再醮之义。”以告父母，不从，乃投井死。留纸其女怀中，书谢别父母之辞。御史王构为作传焉。

又焦三妻易氏，安阳人。三歿，易氏哭之哀，水浆不入口。及治棺，氏给匠曰：“吾夫遗衣甚多，欲悉置之棺，可大其制。”匠信之。比斂，易乃入室自缢。遂合葬之。

张氏，昆山太仓人。年十七，始赘周姓为夫。夫之父为百夫长，尝与其伍谋刺帅，事泄，罪连其子及妇，将斩。帅之子惜张姿容，曰：“从我即活。”张怒骂，帅子拔刀磨其颈曰：“汝不从，则杀之。”张复厉声大骂，遂死。

又季富妻黄氏，崇明人。初，海寇入境，掠妇女登舟者二十余人。范氏义不受辱，投海而死，时年二十有七。

昆山孝节妇，佚其夫姓名。年二十，夫死，誓不嫁。后同籍坐事系狱，妇当连坐。或劝改嫁可免。妇曰：“吾不忍以危难弃礼义。”有司以闻，诏旌之。

## 卷二百三十八

### 列传第一百四十二

#### 列女中

白氏 胡孝女 任仲文妻林氏 宁居斌妻独吉氏  
韩筠妻刘氏 傅贺妻陈氏 刘似之妻徐氏 张氏女  
高氏 李景文妻徐氏 秦闰夫妻柴氏 郑琪妻罗氏  
陈淑真 左幼白妻龙氏 焦士廉妻王氏 杜氏 萧  
氏 柯节妇 月娥丁氏 钟节妇 刘冀之 义烈女  
朵那 韩氏女 胡妙端 梁王女阿(ㄹ蓋)公主 女  
僧奴 脱脱怀氏 辛瑜妻傅氏 史五妻徐氏 张 春  
儿 秦笔妻 吴妙宁 孔胥妻周氏 张贞 吴  
良正 贾善妻宋新 何妇贺氏 费元璘 杨节妇吴  
氏 陆焘妇赵氏 徐谢氏 李氏 黄元圭妻俞氏  
谢氏 赵氏 林克成妻陈氏 刘公翼妻萧氏

白氏，太原人。夫慕释氏，弃家为僧。白氏年二十。留养姑不去，绩紵以供日膳。夫一日还，迫使他适。白断发誓不从，夫不能夺。乃去。姑年九十卒，竭力营葬。画姑像祀之终身。

胡孝女泰，海盐人，匠氏女也。母沈氏，患手足挛，积年不愈。家人侍疾者咸厌倦，泰旦夕奉盥栉。溲矢起卧，必抱扶

之。兄娶妻，与母析居。泰遂及其婿，留母家以养母。至顺间，岁荐饥，泰夜佣作织紵以养母，至翦发鬻之以贍不足。闻郡人戴甲母有疾，刲胸内疗之得差，一日俟家人出，即引刃刲胸肉，杂他肉以进，因病创，沈氏年且七十病如故，泰侍疾三十余年，益加谨。初，泰许嫁宋氏子，疾弗良。或谓泰宜离毁，泰不从，卒嫁之，执妇道甚谨。夫亦化其义，视外姑如母。

又任仲文妻林氏，宁海人，家贫，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风疾，不良于行，林氏旦暮扶侍惟谨。抚育三子，皆有成。年百又三岁卒。

宁居斌妻独吉氏，扬州总管独吉礼之女。居斌，河内人，为枢密院断事官，卒于京师。独吉氏扶其丧归河内，庐墓下三年，礼部旌其门曰“贞节独吉氏之门”，表其坊曰：“贞节坊。”

又，韩筠妻刘氏，绛州正平人。筠父病，碾药石坠伤足，竟中风死。刘氏抚一子、一女皆成立。筠死时，刘氏年二十七，嫠居六十年乃卒。礼部旌之。

傅贺妻陈氏，东阳人。贺卒，陈氏年二十四，家贫，以纺绩养其姑三年。姑又卒，陈氏哀毁逾常，内外因怜其无子而贫，劝之改适。陈氏矢于众曰：“吾宁饿死，不肯幸生。”逾五年，奉舅姑与贺之柩而葬之，以从子为贺嗣，乡党贤之。

又，刘似之妻徐氏，兰溪人。归似之逾年，有孕，而似之卒。俄举一男，名潜。徐氏泣而誓曰：“刘氏之家，幸而不坠，吾敢有二心乎！”潜生二子、一女，亦早卒。夫妇俱以节行为乡人所重。

张氏女，高邮人。贼陷高邮，知女有姿，叩其家索之。女方匿复壁间，贼将害其父母，女不得已，乃出拜贼。贼即以女行，女欣然从之。过桥投水死。

有高氏妇者，同郡人也。携其女，从夫出避乱道旁空舍，

脱金缠臂与女，且语夫令疾行。夫挈女稍远，乃自经。贼至，焚其舍。夫抵仪真，夜梦妇来告曰：“我已死，彼焚其舍矣。”其精爽如此。

李景文妻徐氏，然彩鸾，浦城徐嗣源之女。略通经史，每诵文天祥六歌，必为之感泣。

至正十五年，青田贼寇浦城，徐氏从嗣源匿山谷。贼至，持刀欲害嗣源，徐前曰：“此吾父也，宁杀我！贼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语父曰：“义女不受辱，今必死，父可速去。”贼拘徐氏至桂林桥，拾炭题诗壁间，有“惟有桂林桥下水，千年照见影形清”之句，乃厉声骂贼，投于水。贼竟出之，既而，乘间复投水死。

秦闰夫妻柴氏，晋宁人。闰夫前妻遗一子，尚幼，柴氏抚养如己出。未几，柴氏有一子。闰夫死，家事日微。柴氏辛勤纺织，遣二子就学。

至正十八年，贼犯晋宁，其长子为贼所掠，既而得脱。初，在贼时，有恶少与县人张福为仇，往灭其家。及官军至，福诉其事，事连柴氏长子，法当诛。柴氏引次子诣官，泣诉曰：“往从恶者，吾次子，非长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于兄乎？”鞫之，至死不易其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讯之他囚，始得其情。官义柴氏，为言曰：“妇执义不忘其夫之命，子趋死而能成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前免其长子，次子亦得不死。二十四年，有司旌其门，并复其家。

郑琪妻罗氏，名妙安，信州弋阳人。幼聪慧，能暗诵《列女传》。年二十，归琪。琪大家，同居百余口。罗氏执妇道，无间言。琪以国功擢铅山州判官，罗氏封宜人。

至正二十年，信州陷，罗氏度弋阳去州不远，必不免于难，辄取所佩刀，淬厉令銛甚。琪问何为，对曰：“时事如此，万

一遇难，为自全计耳。已而兵至，罗氏自刎死，持年二十九。

陈淑真，富州陈璧女。璧故儒者，避乱移家龙兴。淑真七能诵诗鼓琴。至正十八年，陈友谅寇龙兴，淑真见邻媪仓皇来告，乃取琴坐牖下弹之，曲终泫然泣曰：“吾绝弦于斯矣。”父母怪问之，淑真曰：“城陷必遭辱，不如早死。”明日贼至，乃知自投湖，水浅不死。贼抽矢胁之上岸，淑真不从，贼射杀之。衣带有刺绣字，词曰：“海水群飞，不二其行。湖水澹澹，之子澄清。视刃视怡，见衣见清。”

左幼白妻龙氏，永新人。幼曰少负才名，以父荫为江西广济库使，后至元丁丑卒于军。龙氏年二十九，即翦发，勺水不入口。柩至，迎于十里外，徒跣号痛，亲挽舟以前，哭奠五年，不离几席。尝折海榴一枝，插瓶，供几上，旬日视之，根柢勃然。邻妇感慕，皆效节不嫁。翰林承旨欧阳玄为书“榴萱”二字以表之。子二人，善咏，皆力学世其家。

焦士廉妻王氏，博兴人，养姑至孝。至正十七年，毛贵作乱，官军竟出虏掠。王氏被执，绍曰：“我家墓田有藏金，可取也。”信之，随王氏至墓所。王氏哭曰：“此我死所，非藏金所也。”乃与妾杜氏皆遇害。

又，刘公翼妻萧氏，济南人。至正十八年，毛贵陷济南，萧氏自缢死。

柯节妇陈氏，长乐石梁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贼劫石梁，其夫适在县城，陈氏为贼所执，且行且骂。贼乱捶之，挟以登舟，骂不已，自投江中。其父方卧病，见女至，呼之不应，骇曰：“吾岂梦邪？”既而有自贼中归者，言陈氏死状，乃知其鬼也。明日，尸逆流而上，止石梁岸旁。时盛暑，尸已变，其夫验其背有黑子，乃恸哭曰：“是吾妻也？”异敛之。

月娥，丁氏，西域人孝子丁鹤年之姊，少聪慧，通经史。

及长，归葛通甫。冢妇卢，见月娥德逾于己，一日，率诸妇、诸女请曰：“愿以诸妇、诸女属之娣，幸早暮教之。”月娥告以妇道，及援引古烈女示以为则。既而豫章群盗起，城陷，月娥叹曰：“吾生簪组世家，其忍出犬彘下邪！”遂抱所生女赴水死。诸妇、诸女咸曰：“彼之死，必安于义，吾可幸生乎！”亦相与死水中，凡九人。时夏暑，尸七日不沈，颜色如生。郡人骇异，议曰：“十节同志，死不可异圻。”乃于故居之南黄池里作巨穴，同葬焉，题其石曰：“十节墓”。

钟节妇，宜阳黄氏女。年十六，为钟秉敬妻。秉敬义议昭，雄勇。当红巾贼起，乡民赖保全者数万户。既而，贼大至，父子战死。贼闻妇美，将强室之，以兵躡其里。妇随里民匿石洞中，曰：“汝等同祸，以我故。然义不可令乡里同死，吾当自为计。”遂出临小石潭，怒自投潭中。众遽救，幸不死。乃诳贼曰：“投潭中死矣。”贼大怒曰：“死以其首至。”众惧，无计。或曰：“婢雪儿有貌，可令之代。”众然之，乃饰婢使出拜，曰：“此钟相公女也，愿献之将军。”贼喜，拥之去，号曰娘子。妇得免，然竟以悸卒。

刘冀之，衡水曹泰才之妻也。年十二，通古文《孝经》，见小学书，固请读之，母不许。一日，闻诸兄诵内，则至，姆教，婉婉听从。复请于母，曰：“此亦女子事。”遂通经义。及笄，适泰才。红巾陷河朔，曹故大家，避后县西聊城村。贼掩至，见刘美，驱之去。刘曰：“女人从一而终，二夫且不可，况贼乎！”贼乃出金珠置前，被以文绮，刘手裂之。贼拥上马，坠地者数四。贼怒，绳其项，系马后曳之。刘以爪据地，头触石流血，骂贼死。

义烈女朵那者，杭州畏兀家女奴也。至正中，寇陷杭，至其家无所得，乃反接主妇柱下，拔刀砺颈上，诸婢皆散走。女

独身覆主妇，请代死，且谓贼曰：“汝利吾财，岂利杀人哉？凡家之货宝，皆我所掌，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当悉与汝不吝。”寇解主妇缚，女乃出金玉等置堂上，寇争相攫取。已而又欲污之，女持刀自刎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况汝贼乎？”贼舍之去，女泣拜主妇曰：“妾受命主管钥，今全身而失主人之财物，非义也。”遂自杀，人莫不难其义烈。

韩氏女，保宁人。年十七，遭明玉珍兵乱，韩为所掠。乃伪为男子服。既而果被获，隶军中。七年后，从玉珍兵攻云南，遇其叔父，赎归成都。适尹氏，犹处子也。人皆称为韩贞女。

胡妙端，岷县人，适剡溪祝氏。至正二十年春，为苗军掠至金华，义不受辱。乘间啣指血，题诗壁上，赴水死。苗帅服其节，为立庙祀之。邑人颜曰烈女庙。

梁王女阿（ㄗ蓋）公主，大理段功妻也。功初袭为蒙化知府。明玉珍自蜀分兵攻云南，梁王及行省官皆走。功独进兵败之。梁王深德功，以公主妻之，授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功自是不肯归。

或谮之梁王曰：“段平章心叵测，盍早图之。”梁王密召公主，谓曰：“功志不灭我不已，今付汝孔雀胆，乘便可毒之。”主潜然，私语功曰：“我父忌阿奴，愿与阿奴西归。”因出毒示之，功不听。明日，邀功东寺演梵，阴令番将格杀之。

公主闻变，大哭，欲自尽。王防卫甚密。因悲愤作诗曰：“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列滇海。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路里彩。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云片波潏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霜潇洒。”竟死。

功女僧奴，将适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绣文旗，属功子宝曰：“我自束发，闻母称父冤。限非男子，不能报，此旗所以识

也。”人皆敬其志节。

脱脱怀氏，枢密副使燕帖木儿妻。明兵入云南，燕帖木儿败，驰归。氏闭门不纳曰：“尔受梁王厚恩，兵败不死，何以见为？”乃鸩其二子、一女、命侍者曰：“我死，尔举火焚屋，毋令辱我。”遂饮鸩卒。

辛瑜妻傅氏，诸既人。瑜以军兴期会迫死道上。傅匍伏抱尸归，号泣三日夜。尸有腐气，犹依尸呵舐，冀复苏。已入棺，至啣其棺成穴。及葬，投身圻中。母强挽之出，嘱侍婢谨视之。阅数日，给婢具汤沐。既而，失所在。明日，婢汲井，见二足侄植井中，乃傅也。

又史五妻徐氏，定远人。五为义兵百夫长，兵至，五战死。氏求夫积尸中，莫能识。以口吮血，辨验得实，载之归。治大棺，将殓，乃沐浴自经其侧。

张春儿，叶县军士李青妻也。青临阵负伤归，曰：“吾殆矣，汝可善事后人。”春儿截发示信曰：“妾生寒门，颇晓大义，君勿扰。”比青卒，哭之，垢面流血。旋谕匠者造大棺，尽纳夫之衣服。匠如其言。将敛，春儿自经庭下。家人共殡之。

秦笔妻，江阴人，失其姓氏。笔遭乱，挈妻依同郡朱判官璠居吴中。笔病卒，贫无以敛璠为具棺衾，且思所以恤养其妻。其妻泣谢曰：“良人以艺游搢绅间，《诗》《书》礼义之教，妾亦尝与闻矣。妾以未亡故，累乡长者，其如义何？”璠加慰之。夜哭益哀，自经死。璠为合葬，而肯其墓。

吴妙宁，上海人。年二十一，赘同里张氏子。邑大姓，以叛党连坐其父，妙宁泣曰：“吾父苟无地为解，族其赤矣。吾不遘死，祸延良人，悔孰甚！”即投缳死。俄征系吏至，闻已没，喑异而去。时人为之谣曰：“红羊年，黑鼠月，张妇吴，俨遗烈。九山风酸泐波血，二气舛错愁云结，一树梅花惊飘雪。

孔胥妻周芙，江阴人。孔素无乡曲誉，众以通贼诉于官。胥度不免，密书与妻早为计，庶免军配。周神色不乱，言笑平常。乃具酒饌祭舅姑，延亲戚剧饮。是夕，素服自缢死。

张贞，建康张叙女，嫁海县周曹，坐法下狱瘐死。先是，贞在徒籍中，惧配军，投秦淮河而死。及周尸过秦淮河，贞涌浮水上，而如生。人皆曰：“此张训导女也。”闻者哀之。

吴良正，义乌儒家女。姑嗜酒，家固贫，必力致之。姑醉，乃已。姑座未殓，贼至，家人悉窜。吴独侍侧，人呼曰：“汝不爱头。”吴曰：“姑未殓，妾就刃下，死不悔。”抚棺长恸。兵义之，释去。

又有乌伤里贾善妻宋新，性沉默。家饶于资，平日事贾甚谨。明兵驻兰溪，贾携新避浦阳城窰山乡。无赖乘时肆掠，俄突至，新惧侵己，掷袖银于地，掷投绝涧死。

何妇贺氏，永新州人。蕲兵陷吉安，杀其夫，将污之。贺曰：“妾闻师令严，淫虐者斩以徇，汝独不惧死乎？”兵以言诸帅，帅义聘焉。届期，帅且至，贺闭户不纳，啮指血，题诗曰：“泾渭难分清与浊，妾身不死死红巾。孤儿尚忍更他姓，烈女何曾事二人！白刃自挥心似铁，黄泉欲到骨如银。荒村日落猿啼处，过客闻之亦怆神。”遂引刃，自断其喉，犹端坐不仆。帅排户入，见之惊去。

费元璜，上海人，江阴知事杨州朱道存妻。先是，江阴乱，元璜依父居松江。苗军掠郡城内，苗军手刃将入犯之，元璜叱曰：“我夫见勤王事，汝辈奚敢犯我！”投钗珥于地，苗攫之去。既而苗沓至，欲驱迫就道。元璜度不免，乃攀堂楹厉声曰：“苗狗母辱我！”遂遇害。斥入楹木，血沁于指。

杨节妇吴氏，湖州人。年二十五，有殊色。至天丙午秋，明兵逼湖州，吴自度必不免，乃携二子投苕水中。逾月，城破，

父媪见其母子并浮水上，咸嗟异焉。

陆焘妻赵氏，印县人。焘与赵隐居瓢湖，兵猝至，焘夫妇舍舟登岸。兵逼之，伤刃者三，遂仆淖中。赵跃投淖同死。

徐谢氏，名罽，松江宦家女。素凝重，不妄言笑。苗兵毁掠，谢从夫逃，适与苗遇，驱之行。时里閭少艾被縶者相属。谢阻板桥，遽厉声曰：“桥有柱我，侬趋救可乎！”苗怒斫其肩，以号于众。既而悔曰：“彼乌泾之清济也。”相与喑喑而去。

李氏，行军镇抚彭九万妻，吉水人。至正戊申，五溪苗突入城，李及其子友谅皆被执。驱之行，不从；肋以刃，不动。问所求，李曰：“我命妇也，有死而已。”因语友谅曰：“勿无刃，经无索，奈何？”谅曰：“当激贼怒，以就死。”李乃极口大骂，苗怒杀之。

有赵氏妇者，抱婴儿匿县学中，苗强污之，不可，死于礼殿南。血模糊，影留殿阶不灭，铲去复存。后人立石以志其处。

又黄元珪妻俞氏，山阴人。贼火其庐，将拥氏去。氏跃入火中死。

同时谢氏，为张弥远妻，亦遭兵执，不屈而死。

林克成妻陈氏，福宁人。至正末，兵乱，陈氏奉姑匿山洞中。后潜依母家，收克成一家遗骸葬之。时年二十四，母欲其改适，陈氏泣曰：“弃幼稚而改嫁，吾必不为也。”于是养姑抚子，卒存林氏之后。有司旌之。

刘公翼妻萧氏，济南人。至正十八年，毛贵兵至，萧氏曰：“妾誓先死。若城陷被执，悔将何追！”亡何，城陷，萧缢死。

## 卷二百三十九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 列女下

姚氏 方宁妻管胜娘 衣氏 曹德妻侯氏等  
王琰妻潘氏 蒋氏 田氏 郑氏 杨辉妻张氏  
汤琦 俞士渊妻童氏 惠士玄妻王氏 费隐妻王氏  
周妇毛氏 丁尚贤妻李氏 李顺儿 吴守正妻禹氏  
黄仲起妻朱氏 冯氏 蔡氏 也先忽都 吕彦能妻  
利氏 王氏 袁氏孤女 徐允让妻潘氏 王琪妻蔡  
氏 赵洙妻许氏 张正蒙妻韩氏 季锐妻何氏 刘  
氏二女 郑奴 于同祖妻曹氏 季氏 李仲义妻刘  
氏 李弘益妻申氏 安氏 周如砥女 狄恒妻徐氏  
李马儿妻袁氏 王士明妻李氏 邵琪妻华氏 陶  
宗媛 宗婉 王淑 高丽氏 张讷妻刘氏 张思孝  
妻华氏 观音奴妻卜颜的斤 张栋妻王氏 安志道妻刘氏  
宋谦妻赵氏温氏等 齐关妻刘氏 王宗仁妻宋氏 王履  
谦妻齐氏 萧氏 吕氏 王时妻安氏 李氏  
徐猱头妻岳氏 程徐妻金氏 孛术远妻雷氏 武管婴  
王子温诸氏 蒲氏 赵氏等 李哥

姚氏，余杭人。夫出刈麦，姚居家执爨。母何氏，往汲涧水，久而不至。俄闻覆水声，亟出视，则虎衔其母以走。姚仓卒逐之，以后掣其尾。邻人竞从之，虎乃置何氏去。姚负母发归。求药疗之，奉养二十余年而卒。

又方宁妻管姓娘者，建宁人。宁耕田，胜娘馐之，见一虎方攫其夫，胜娘即弃馐奋挺连击之，虎舍去，胜娘负夫至中途而死。有司旌复其家。

孟志刚妻衣氏，汴梁人。志刚卒，贫而无子，有司给棺木。衣氏给匠者曰：“可宽大其棺，吾夫有遗衣服，欲尽置其中。”匠者然之。是夕，衣氏祭其夫，毕家之所有，悉散之邻里及同居王媪，曰：“吾闻一马不被两鞍，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遂自刎死。

又有侯氏者，钧州曹德妻。德病死，侯氏语人曰：“年少夫亡，妇人之不幸也。欲守吾志，而乱离如此，其能免乎！”遂缢死于墓。

又周经妻吴氏、郭惟辛妻郝氏、陈辉妻白氏、张顽住妻杜氏、程二妻成氏、李贞妻武氏、暗都刺妻张氏，并殉夫死。有司旌之。

王琰妻潘氏，徽州婺源人。年二十八而琰卒，潘誓不他适，以其夫从兄之子元圭为后。元圭时始三岁，鞠之不啻己出。潘氏卒年六十二。元圭之子良厚，有子燕山。燕山卒时，妻李氏年二十四，无子，乃宁志自誓。父母欲夺而嫁之，不听。燕山兄子惟德妻俞氏，惟德早死，二子甚幼，俞氏守节，不坠家业。人称为曰三节之门。

同郡歙县吴子恭之妻蒋氏，年廿八而走亡，孀居五十年，年七十八卒。有司旌表其门。

又刘仲亨妻田氏，大同人。至正中，仲亨为浑源州知州卒，

田氏年未三十，自经丧侧。事闻，旌表其门。又李思齐妾郑氏，思齐卒，郑氏自缢死。时人谥以贞烈。

汤辉妻张氏，处州龙泉人。兵乱，其家财移入山砦，夫与姑共守之。舅以疾未行，张归侍舅疾，且以輿自随。既而贼至，即命以輿载其舅，而已遇贼。贼以刃脸之曰：“从我则生，否则死。”张掠发整衣请受刃，贼不忍杀。张惧污，即夺其刃自刳死，年二十七。

又汤姁者，亦龙泉人，有姿容。贼杀其父母，以刃胁之。姁不胜悲咽，乞早死，因以头触刃。贼怒，斫杀之。其妹亦不受辱而死。

俞士渊妻童氏，严州人。姑性严，侍之寡恩童氏事之无少拂其意者。至正十三年，贼陷威平，官军复之，已乃纵兵剽掠。至士渊家，童氏以身蔽姑，众欲污之，童氏大骂不屈。一卒以刀击其左臂，愈不屈。又一卒断其在臂。骂犹不绝。众乃剥其面而去，明日乃死。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革，王氏曰：“吾闻病者粪苦则愈。”乃尝其粪，颇甘，王氏色愈忧。士玄嘱五氏曰：“我病必不起，前妾所生子，汝善保护之。待此子稍长，即从汝自嫁矣。”王氏泣曰：“君何为出此言耶！设有不讳，妾义当死，君幸有兄嫂，此儿必不失所居。”数日，士玄卒。比葬，王氏遂居墓侧，蓬首垢面，哀毁逾礼，常以妾子置左右，饮食寒暖惟恐不至。岁余，妾子亦死，乃哭曰：“无复望矣。”屡引刀自杀，家人惊救得免。至终丧，亲旧皆携酒祭士玄墓。祭毕众欲行酒，王氏已经死于树矣。

又有王氏者，良乡费隐妻也。隐有疾，王氏数尝其粪。及疾笃，嘱王氏曰：“我一子一女，虽妾所生，无异汝所出也。我死，汝其善抚育之。”遂没。王氏居丧，抚其子女。既而子

又死。服除，谓其亲属曰：“妾闻夫乃妇之天，今夫已死，妾生何为！”乃执女手，语之曰：“汝今已长，稍知人事，管钥在此，汝自司之。”遂相抱恸哭。是夜，缢死园中。

周妇毛氏，松阳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随其夫避乱麻鷺山中，为贼所得。胁之曰：“从我多与汝金，否则杀汝。”手氏曰：“宁剖我心，不愿汝金。”贼以刀磨其身，毛氏因大詈曰：“碎刮贼，汝碎则臭，我碎则香。”贼怒刳其肠而去，年二十九。

丁尚贤妻李氏，汴梁人。年二十余，有姿容。至正十五年，贼至，欲虏之。李氏怒曰：“吾家六世义门，岂能从贼以辱身乎！”于是阖门三百余口，俱被害。

李顺儿，许州儒士李让女。性聪慧，颇涉经传，年十八，未嫁。至正十五年，贼逼许州。父谓其母曰：“吾家以诗礼相传，此女必累我。”女闻之，泣曰：“父母可自逃难勿以我为忧。”须臾于后园内自经而死。

吴守正妻禹氏，字淑靖，字素清，绍兴人。至元十六年，徙家崇德之石门。淑清尝从容谓守天曰：“方今群盗蜂起，万一不测，妾惟有死而已，不使人污此身也。”是年夏，盗陷崇德，淑靖仓皇携八岁女登舟以避。盗趋奔其舟，将犯之，淑靖乃抱女投河死。

黄仲起妻朱氏，杭州人。贼寇杭州，其女临安奴仓皇言曰：“贼至矣，我别母求一死也。”俄而贼驱诸妇至其家，且指朱氏母子曰：“为我看守，日暮我当至也。”朱氏闻之，惧受辱，遂与女俱缢死。

妾冯氏，见其母子已死，叹曰：“我生何为，徒受辱耳！”亦自缢死。继而仲起弟妻蔡氏，抱幼子玄童，与乳母汤氏皆自缢。

也先忽都，蒙古钦察氏，大宁路达鲁花赤铁木儿不花之妻，封云中郡君。夫坐事免官，居大宁。红巾贼至，也先忽都与妾玉莲走尼寺中，为贼所得，令与众妇缝衣，拒不肯为。贼哂以刃，也先忽都骂曰：“我达鲁花赤妻也，汝曹贼也，我不能为针工以从贼。”贼怒杀之。玉莲自缢者三，贼并杀之。

先是，其子完者帖木儿年十四，与父出城，见执于贼。完者帖木儿拜哭，请以身代父死。贼爱完者帖木儿姿秀，遂挈以从。久之，乃获脱归，访母尸并玉莲葬焉。

吕彦能妻刘氏，陵州人。贼犯陵州，彦能与家人谋所往。其姊久嫠，寓彦能家，先曰：“我丧夫二十年，又无后，不死何为？苟辱身，则辱吾弟矣。赴井死。其妻刘氏语彦能曰：“吾为君家妇二十八年，兹不幸逢乱，必不负君，君可自往，妾入井矣。”彦能二女及子妇王氏、二孙女，皆随刘氏溺井。一门死者七人。

袁氏孤女，建康路溧水州人，年十五。其母严氏，孀居极贫，病瘫痪卧于床者数年，女事母至孝。至正十八年，贼至燔其里，邻强携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徐允让妻潘氏，名妙圆，山阴人。至正十九年，与其夫从舅避兵山谷间。舅被执，夫泣以救父，为兵所杀，欲强辱潘氏。潘氏因给之曰：“我夫既死，我从汝必矣。若能焚吾夫，可无憾也。”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既炽，潘氏且泣且语，遂投火以死。

又诸暨蔡氏者，王琪妻也。至正二十二年，张士诚陷诸暨，蔡氏避之长宁乡山中，兵猝至，有造纸镬方沸，遂投其中而死。

赵洙妻许氏，集贤大学士有壬侄女也。至正十九年，红巾贼陷辽阳，洙时为儒学提举，夫妇避乱匿资善寺。洙以叱贼见

害，许氏不知也。贼甘言诱许氏，令指示金银之处，许氏大言曰：“吾诗书冠冕故家，不幸遇难，但知守节而死，他皆不知也。”贼以刃肋之，许氏色不变。已而知其夫死，因恸哭仆地，骂不绝口，且曰：“吾母居武昌，死于贼，吾女兄弟亦死贼，今吾夫又死焉。使我得报汝，当醢汝矣。”遂遇害。寺僧见许氏死状，哀其贞烈，贼退，与洙合葬之。

张正蒙妻韩氏，绍兴人。正蒙尝为湖州德清税务提领。至正十九年，绍兴兵变，正蒙谓氏曰：“吾为元朝臣子，于义当死。”韩氏曰：“尔果能死于忠。吾必能死于节。”遂俱缢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亡，吾何以独生！”亦投崖而死。

又何氏者，龙泉县季锐妻。因避兵于邑之绳门岩，贼至，何氏被执，欲污之，与子荣儿、女回娘投崖而死。

刘死二女，长曰贞，年十九，次曰孙，年十七，龙兴人，皆未许嫁。陈友谅寇龙兴，其母泣谓二女曰：“城或破，置汝何所？”二女曰：“宁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登楼，相继自缢。婢郑奴，亦自杀。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间，同祖在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谓其夫及子曰：“我义不辱身，以累汝也。顾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刳死。妾李氏惊，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刳，绝而复苏，曰：“得从小君地下足矣。”未几死。

李仲义妻刘氏，名翠哥，房山人。至正二十年，县大饥，平章刘哈刺不花兵乏食，执仲义。弟马儿走报刘氏，刘氏遽往救之，涕泣伏地，告于兵曰：“所扩者是吾夫也，乞矜怜之，贷其生，吾家有酱一瓮、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掘取之，以代吾父。”兵不从，刘氏曰：“吾夫瘦，不可食。吾闻妇人

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原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释其夫而烹刘氏。众莫不哀之。

李弘益妻申氏，冀宁人。至正二十年，贼陷冀宁，申氏语弘益曰：“君当速去，勿以我妇人相累。若贼入吾室，必以妾故害及君矣。”言讫，投井死。

弘益既免于难，再娶安氏。居二岁而弘益以疾卒，安氏时年三十，泣谓诸亲曰：“女子一适人，终身不改。不幸夫死，虽生亦何益哉！”乃窃入寝室，膏沐薰衣，自缢于柩侧。

周如砥女，年十九，未适人。至正二十年，乡民作乱，如砥与女避于新昌西之客僧岭，女为贼所执。贼曰：“吾未娶，当以汝为妻。”女曰：“我周典史女也，死即死，岂能从汝耶！”贼遂杀之。如砥时为绍兴新昌典史。

狄恒妻徐氏，天台人。恒早没，徐氏守节不再醮。至正二十年，乡民为乱，避难于牛囤山，为贼所执，驱迫以前。徐给之曰：“吾渴甚，欲求水一杯。”贼令自汲，即投井而死，时年十八。

李马儿妻袁氏，瑞州人。至正二十二年，李病没，袁氏年十九，誓不再嫁，以养舅姑。有王成者，闻袁氏有姿色，挟势欲娶之，袁氏曰：“吾闻烈女不更二人，宁死不失身也。”遂往夫墓痛哭，缢死树下。

王士明妻李氏，名赛儿，房山人。至正二十五年，竹贞军至，李氏及其女李家奴皆被执。士明随至军，军怒逐之。李氏谓其女曰：“汝父既为军所逐，吾与汝必不得脱。与其受辱。不若死。”女曰：“母先杀我。”李氏即以军所遗钗刀杀其女，遂自杀。竹贞闻之，为之葬祭，仍书其门曰“王士明妻李氏贞节之门。”有司上其事，为立碑。

同时，邵洪妻华氏，无锡人。兵至，谓其夫曰：“我义不

可辱。”赴水死。

陶宗媛，台州人，儒士杜思纲妻也。归杜四载而亡。矢志守节。台州被兵，宗媛方居姑丧，忍死护柩，为游军所执，迫胁之，媛曰：“我若畏死，岂留此耶！任汝杀我，以从姑于地下尔！”遂遇害。

其妹宗婉，弟妻王淑，亦皆赴水死。

高丽氏，宣慰副使勃罗帖木儿妻。至正二十七年十二月，其夫死于兵，谓人曰：“夫既死矣，吾安能复事人！”乃积薪塞户，以火自焚而死。

张讷妻刘氏，蓝田人。讷为监察御史，早卒，刘守志不二。河东受兵，刘氏二子衡、衍俱以事出外，度不能自脱，遂与二妇孙氏、姚氏决死，尽发贖囊分给家，妇姑同缢焉。

又有华氏，大同张思孝妻，为貌高兵所执，以不受辱见杀。其妇刘氏，僵压姑尸，大骂不已，兵并杀之。后家人殓其尸，妇姑之手犹相持不舍。

观音奴妻卜颜的斤，蒙古氏，宗王黑闥之女。大都被兵，卜颜的斤谓其夫曰：“我乃国族，且年少，必不容于人，岂惜一死以辱国乎！”遂自缢而死。时张栋妻王氏语家人曰：“吾为状元妻，义不可辱。”赴井死。其姑哭之恸，亦赴井死。

安志道妻刘氏，顺州人，志道及刘氏之弟明理，并登进士第。刘氏避兵匿岩穴中，军至，欲污之。刘氏曰：“我弟与夫绵进士也，岂受汝辱乎！”军士以兵磨其体，刘大骂不辍，军士怒，乃钩断其舌而死。

宋谦妻赵氏，大都人。兵破大都，赵氏子妇温氏、高氏，孙妇高氏、徐氏，皆有盗色，合谋曰：“兵且至矣，我等岂可辱身以苟全哉。”赵即自经死，诸妇四人，诸孙男女六人，众妾三人，皆赴井而死。

齐关妻刘氏，河南人。关应募为千夫长，战死泽、潞间，刘氏贫无所依，守志不夺。有来强议婚者，刘氏给曰：“吾三月三日有心愿，偿毕，当从汝所言。”是日，径往彰德天宁寺，登浮图绝顶，祝天曰：“妾本河南名家刘氏妇，遭世乱，适湖南齐关为妻。今夫已死，不敢失节也。”遂投地而死。

王宗仁妻宋氏，进士宋聚之女也。宗仁家永平。永平受兵，宋氏从夫避于铎子山。夫妇为军所虏，行至玉田县，有窥宋氏色美欲害宗仁者，宋氏顾谓夫曰：“我不幸至此，必不以身累君。”言讫，遂携一女投井死，时年二十九。

王履谦妻齐氏，太原人。治家严肃，守妇道。贼陷太原，齐氏与二妇萧氏、吕氏及二女避难于赵庄石岩。贼且至，度不能免，顾谓二女曰：“汝家五世同居，号为清白，岂可亏节辱身以苟生哉！”长女曰：“吾夫已死，今为未亡人，得死为幸。”吕氏曰：“吾为中书左丞之孙，义不受辱。”齐氏大哭，乃与二妇二女及二孙女，俱投岩下以死。

王时妻安氏，名正同，磁州人，平章政事祐孙女也。至正十九年，时以参知政事分省太原，安氏从之。及贼兵寇太原，城陷，众皆逃，安氏与其妾李氏同赴井死。事闻，赠梁国夫人，谥庄洁。

徐猺头妻岳氏，大都人。兵入都城，岳氏告其夫曰：“我等恐被驱逐，将奈何？”其夫曰：“事急，惟有死耳，何避也。”遂火其所居，夫妇赴火以死。其母王氏，二女一子，皆抱持赴火死。

金氏，详定使四明程徐妻也。京城既破，谓其女曰：“汝父出捍城，我三品命妇，汝儒家女又进士妻，不可受辱。”抱二岁子及女赴井死。

李术远妻雷氏，南阳人，李术鲁狮子妇也。远为襄阳尹，

拒贼被害。雷为贼所执，欲妻之，乃骂贼曰：“我鲁参政冢妇，肯从汝狗彘生乎！”遂见杀。

武管婴，太原人。年十七未嫁。至正示，避兵山洞，其父被执。女走至父所，谓：“兵勿杀我父，请以身代。”父脱去，又言：“我有金，早瘞井边。”兵往掘之，女投井死。

王子温妻诸氏，华亭人。子温家贫，诸氏以女工资给。贼入松江，子温欲挈之逃，诸氏泣曰：“岂可以我一妇人，致累汝等耶？我自为计。”乃与邻妪避贼。贼至，不屈而死。

蒲氏，行唐人，嫁樊氏。山贼至，逼为妻，蒲氏投塘而死。乡人号曰义姜，称其地为玉女塘。

又赵氏，平阳人。年二十，未嫁。贼至，投于厕而死。诏旌之。

李宗颐妻夏氏，富州人；季（钅邑）妻何氏，龙泉人；至正中，贼至，俱不屈死。

李哥，霸州倡家女。年十三，母教之歌舞，不肯从。母告以倡业不可废，哥曰：“若此，听母。母亦当从我好。”自是不粉泽茹葷，所歌多道情仙曲。有如者，必询主客姓名，乃往。人亦预戒毋戏狎。

孟津监县赂母，夜抵舍，哥怀利刃，闭卧内曰：“汝职风化首，而狗彘行，恐血污吾刃也！”监惭去。

明日，知州闻之，曰：“此间有贞女不知，吾过矣。吾子明经，举秀才，真若配。”以礼取之。

未几，红巾入寇，夫妇皆见执，覘哥美，将杀其夫。哥前抱夫颈，大呼曰：“吾断不斯须求活！”寇并杀之。

## 卷二百四十

## 列传第一百四十四

宦 者

李邦宁 张仲翥 野先帖木儿 赵伯颜不花 朴不花

蒙古功臣子弟给事内廷，虽间用宦者，不为上所亲信，故弄权病国者无闻焉。至惠宗之世，朴不花始以孽后里，夤缘柄用，遂与奸臣同恶相济，譬之鸩酒，稍濡口吻，而毒已溃裂矣。李邦宁请武宗亲祀太室，可谓昌言。野先帖木儿、赵伯颜不花谏惠宗，尤无愧于吕强、钱承业。备著其人，以为彰瘡焉。

李邦宁，字叔固，钱塘人，初名保宁，宋之小黄门也。宋亡，从瀛国公入见世祖，命给事内庭，警敏称上意。令学国书及诸番语，即通解，遂见亲任。授御带库提点，迁章佩少监、礼部尚书、提点太医院使。成宗即位，进昭文馆大学士、太医院使。帝尝寝疾，邦宁不离左右者十余日。

武宗立，命为江浙省平章政事，邦宁辞曰：“臣以奄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荣宠过甚。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宰辅者，佐天子共治天下才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帝大悦，使大臣白于及后及皇太子以褒之。

帝尝奉皇太后燕大安阁，中有故篋，问邦宁曰：“此何篋也？”对曰：“此世祖贮裘带者。臣闻圣训曰‘藏此以遗子孙，使见吾朴俭，可为华侈之戒。’帝使发篋视之，叹曰：“非卿言，朕安得知之。”时有宗王在侧，进曰：“世祖虽神对，嗇于财。”邦宁曰：“不然。世祖一言，无不为后世法；一予夺，无不当功罪。且天下所入虽富，苟用不节，必致匮乏。先朝以来，岁赋已不足用，又数会宗藩，耗费无算，旦暮不给，必将横敛于民，岂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俄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行大司农，领太医院事，阶金紫光禄大夫。

太庙祭祀，皆遣官行礼，至是复如故事，邦宁谏曰：“先朝非不欲躬亲飨祀，诚以疾废礼耳。今陛下继民之初，正宜开彰孝道，以率先天下，亲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习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称善。即日备法驾，宿斋宫，旦命邦宁为大礼使。礼成，加恩三代，皆赠官谥。

仁宗即位，以邦宁旧臣，赐钞千锭，辞弗受。国学释奠，敕遣邦宁致祭于文宣王。点视毕，至位立，殿户方辟，忽大风起，殿上及两庑烛尽灭，烛台底铁入地尺，无不拔者，邦宁悚息优地，诸执事者皆伏。良久，风定，乃成礼，邦宁惭悔累日。

初，仁宗为皇太子，丞相三宝奴等用事，条画新政以乱旧章，畏仁宗英明，邦宁揣知其意，言于武宗曰：“陛下富于春秋，皇子渐长，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闻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悦曰：“朕志已定，汝自往东宫言之。”邦宁惧而退。仁宗即位，左右请诛之，仁宗曰：“帝王历数，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怀。”加邦宁开府仪同三司，为集贤院大学士。以疾卒。

又宦者张仲翥，亦钱塘人，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工行、草

书。

野先帖木儿，佚其氏族，事惠宗为宦者。帝制龙舟，自后宫至琼华岛，往来游戏，水浅不能行舟，命野先帖木儿浚之，辞曰：“频年水旱，盗贼纷起，不宜从事游嬉，妄兴工作。帝大怒，放之高丽，改命宦者答失蛮浚之。

又有赵伯颜不花，亦惠宗宦者。至正二十八年，帝御清宁殿，集三宫皇后、皇太子、大臣，同议北巡。赵颜不花与知枢密院事黑的等谏，帝不听。赵伯颜不花恸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也。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愿率军民及怯薛官，背城一战。”帝又不听，后从帝北巡，卒于和林。

朴不花，高丽人。皇后奇氏微时，与不花同乡里，及选为宫人，有宠，遂为第二皇后，居兴圣宫，生皇太子。于是不花以阉人入事皇后，皇后爱幸之，累迁至荣禄大夫、资正院使。

至正十八年，京师大饥，时河南北、山东郡县皆被兵，流民避乱聚于京师，死者相枕籍。不花欲要誉一时，请于帝，市地收瘞之，帝赐钞七千锭，中宫及兴圣、隆福两宫，皇太子、皇太子妃，赐金银及他物有差；不花出玉带一、金带一、银二锭、米三十四斛、麦六斛、青貂银鼠裘各一袭以为费。择地自南北两城抵卢沟桥，掘深及泉，男女异圻，既覆土，就万安寿庆寺建无遮大会。至二十年四月，前后瘞者二十万，用钞二万七千九十余锭、米五百六十余石。又以大悲寺修陆大会三昼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药，不能丧者给棺木。翰林学士承旨张翥为文颂其事，曰《善惠之碑》。

帝在位久，军国之事皆取决于皇太子。皇后乃谋内禅，使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及太平罢去，搠思监为丞相。时帝益压政，不花乘间用事，与搠思相为表里，四方警报，皆抑而不闻，内外解体，然根株盘固，气焰薰灼，内外百官趣附

者十九。又宣院使脱欢，与之同恶相济。

二十三年，监察御史也先帖木儿、孟也先不花、傅公等乃劾奏朴不花、脱欢奸邪，当屏黜。皇太子执不下，皇后尤庇之，御史皆坐左迁。治书侍御史陈祖仁，连上皇太子书切谏之，台臣大小皆辞职，皇太子乃为言于帝，令二人辞职。祖仁言犹不已，又上惠宗书言：“二人乱阶祸本，今不芟除，后必不利。汉、唐季世，其祸皆起此辈，而权臣、藩镇乘之。故千寻之木，吞舟之鱼，其腐败必由于内，陛下诚思之，可为寒心。臣愿俯从台谏之言，将二人特加摈斥，不令以辞职为名，成其奸计。”语具《陈祖仁传》。

会侍御史李国凤亦上书皇太子，言；“不花骄恣无上，招权纳赂，奔竞之徒，皆出其门，骛骛有赵高、张让、田令孜之风，渐不可长，众人所共知之，独主上与殿下未之知耳。自古宦者，近君亲上，使少得志，未有不为国家祸者。望殿下思履霜坚冰之戒，早赐奏闻，投之四夷，以快众心，则纪纲可振。纪纲振，则天下之公论为可畏，法度为不可犯，政治修而百废举矣。”帝大怒，国凤、祖仁等亦皆左迁。

时御史大夫老的沙执其事颇力，皇太子因恶之，而皇又譖之于内，帝乃封老的沙雍王，遣归国。已而复以不花为集贤大学士、崇正院使。老的沙至大同，遂留孛罗帖木儿军中。是时，搠思监、朴不花方倚扩廓帖木儿为外援，怨孛罗帖木儿匿老的沙不遣，遂诬孛罗帖木儿与老的沙谋不轨。二十四年，诏削其官，使解兵柄归四川。孛罗帖木儿知不出帝意，皆搠思监、朴不花所为，怒不奉诏。宗王伯颜帖木儿等复言之，朝廷亦畏其强不可制，下诏数搠思监、朴不花互相壅蔽簧惑主听之罪，屏搠思监于岭北，窜朴不花于甘肃，以快众愤，复孛罗帖木儿官爵。然搠思监、朴不花皆留京城，实未尝行。

未几，孛罗帖木遣秃坚帖木儿以兵向阙，声言清君侧之恶，驻于清河。帝遣国师问故，往复数四，言必得搠思监、朴不花乃退兵。帝度其势不可解，不得已，执两人畀之。朴不花遂为孛罗帖木儿所杀。

## 卷二百四十一

## 列传第一百四十五

云南湖广四川等处蛮夷

云南溪洞诸蛮	大理金齿蛮	罗罗斯	车
里	乌撒乌蒙东川芒部	禄余	八番顺元诸蛮
田万顷	宋隆济	广西上下江诸蛮	黄圣许
岑毅	海北海南诸蛮	四川溪洞诸蛮	

至元十三年，罗匐甸官禾者阿禾必降。是年十月，云南行省调蒙古、爨、僰诸军征白衣和泥一百九砦，得户四万。又攻多齿落落广甸、瑶甸及斜乌蒙秃老蛮，高州、筠连等州。乌蒙阿谋归旧侵藤串县地，是月，与安南邻境七十城门部酋答公，遣其人名摩耳者来乞降。又提吕、提邦两部来降，饥，行省发稟赈之。未几，提吕子达量，为提索所禽，行省给榜招提索，使释达量，提索听命。

二十三年，蒙乃土官长子殆昔，邻境土官弗里皮之婿也，蒙乃不以位与长子，而与次子，弗里皮与殆昔同攻之。朝廷谕弗里皮，如得蒙乃地，许令其婿统之。是岁，又征骠甸大部马。

二十四年，木龙蛮奴他谋告勒沙村阿加之子杀凹村头刺

些，行省下丽江路军民宣抚司，命出见云南王，免其罪。是年，云南右丞爱鲁以蒙古军一千，师宗孙勒寸白军一千，农士富民丁三千，征维摩蛮者我灭铁赤必匝，寻出降。

三十年，行省征习普蛮阿浪普龙华扎山些贼土官生，皆破之。逃者，命普安路总管步木普丁府睨峨头目矣豆等，赍榜招出。是年，七十城门蛮密察挟仇杀大甸土官阿邻，继遣其弟牟平林侵其境。阿邻逃入临安路纳楼建水城，避之。行省不能救。又参政阿叔，招捕花角蛮。蛮恃险率众拒敌，杀令史一人、裨将十五人。

元贞元年，习普、马儿等寇边，行省扣出习普、肥昌等砦蛮，及马儿部不旧觞、旧能二砦蛮。的井、的探等有必乖豆来者，不肯降，杀的井从者二人，的井等惧不敢出。

二年，蒙光路军民总管答面乞蓝的头目答刺吉瓦农开阳两寨自来不奉命，行省差道奴攻破之。十一月，车里蛮军弁兴兵，据夺甸砦十三所，结八百媳妇蛮欲攻倒龙等，行省遣兵招捕。

大德元年，行省参政忽速攻破花角蛮等寨，其酋去韦郎遁走。初，广南西道宣慰使兼知特磨道事农士富上言：“安宁州沈法昔，招引唐兴州黄梦祥、深碎县林言，与花角蛮，围士富所居，夺虎符，执其子信以去。又攻其峨州隘。”既而，又言：“梦祥结睨睨州岑聪，引归仁州、归洛州、上降州、利州军四千人，焚掠罗佐州官农郎生所辖那闷村及那寡州南村、鲁谷村，付州那罗村，复夺其那环射隘剥笋罗波射布那哈那等十村。”行者觚知花角蛮去特磨四日程，安宁州十日程，唐兴州、睨睨州皆八日程。十月，忽速刺进讨之。十二月，进昔阳江，经杜箐。九日，至花角蛮木苇砦，破之。攻其正砦第一门，贼败，夺门而遁。其砦十有二重。十四日，分九道进攻，破其砦，贼人散走。蛮酋韦郎达不知所在。韦郎达互不奉命，至元二十七

年，阿叔招之不服，讨之复失利，以此狂纵，僭称大号，以其婿郎满为平章，其余有万户等官。至是始败。寻又破其卒罗磨讷，获架歌雅木算等砮，招出韦郎达妇翁，继村火头普及，把事希古郎竹干，哥雅砮火头郎满及其弟郎状。郎满称韦郎达中伤败走，不知存亡。又攻撒都砮，其火头图希古甚出降，及罗其砮火头统干希古都鸡韦，郎达弟韦郎动，子韦郎应，把事希古通干知干，不弄砮火头郎勤，皆出降。移军攻安宁州，沈法昔降，移攻梦祥，败之，弃砮走。

七年春，永宁路阿永蛮雄挫反。初，云南、四川、陕西、湖广四省会兵讨顺元、罗鬼、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叛蛮雄挫，匿顺元蛇节贼党阿毡，及其妻折射折利，并芒部蛮纳郎弟卧踏。事觉，遂结把事阿都、阿牟等，于赤水河作乱，杀永宁府判官常珪、行省宣使南家台、千户卜速鲁，拒幕晖关。官军至，蛮拒战，阿都死，获其金裹甲、镞子枪。贼退走。自暮晖至普市关，九战，杀蛮三百余，破海落、越寨二洞，阿牟亦死。行省以天暑班师，扼其鱼槽、长宁军、梅岭等关，闻于朝，以为雄挫东接罗鬼，西邻芒部，南近乌撒，姻亲相结，滋蔓力强，合以十月初，云南省军入暮晖，湖广军自播州打鼓寨入蛮地蔺州，四川省军自鱼槽、长宁进讨，会于赤水河雄挫巢穴。从之。闰五月，军中遣永宁同知蔡闰、行省左右司员外郎撒班赤等，招雄挫。雄挫遣阿加、阿抱出降，称病不出。又令其属委界入朝。宰相奏雄挫不至，乞再伐之。雄挫乞以十二月八日狗日出见。八年五月，赴阙，原其罪，仍充土官，遣还。

九月，罗雄州军火主阿邦龙少、麻纳布昌结广西路豆温阿匡、普安路营主普勒下军火头阿只阿为及亦左乡阿甫等叛，烧他罗迷驿，降旨如谕，仍督兵进讨，阿邦龙少拒远雄山，官军进攻，败之。虜阿那勇答等，阿非、阿楼、阿邦龙少子龙豆皆

降，豆温阿匡与弟阿思、火头者哇亦降，未几获阿邦龙少，追麻纳布昌，不获。十一年，阿迷土官日苴、火头抽、首领落落军劫燹人，夺官马以叛。又纳楼茶甸土官师禾希古、阿夷落圭，阿立甸必信、怪齿村火头阿则、判村火头阿提、纳填村火头身和、苴善村火头阿次亏、抽俸村火头双、茶嵩村火头咱休菁笠乡火头阿豆加、矣杰村火头阿主、矣北村火头抽、皆床村头头遮奴、元江路日纳村火头个忙、茫部火头亏抽、维摩州土官者欧茅者文大布婆等并起应之，官军寻皆讨定。

至大年，教合二部步少来龙砦火头渐恐等叛，遣本部达鲁花赤阿里招谕，不服。贼尝党答挂杀阿里，官军破其巢，斩渐恐、答挂，梟其首。

延祐七年七月，花角蛮韦郎达纠合五十三村山獠众万众，劫阿用村，呼其人曰：“尔急来降，我即退兵，尔之皇帝甚远，我亦作皇帝甚近，若不降我，必破尔砦。”火头农郎胜等降贼，行省遣官招谕。九月，永宁路曲村头目和俄等杀渠津州吏目李荣贵，夺良渠州同知敕牒，行省遣官招谕。

至治元年十月八日，良渠州知州刺俄杀其兄刺秋。初，刺秋祖刺都降附，行省立州县，令刺秋父刺陶作土官，充良渠州知州。后刺秋伯父刺落袭职，寻为火头木落所杀，刺落子刺定幼，依其舅子合住于绵绵村，因持刺陶、刺落宣命及州印以去。刺俄谓已当袭职，二次诉于行省，捕刺定不获。刺俄以计诱刺秋赴破寺村，潜于道，射之中左目坠马，又以刀斫其左额。刺秋死，刺俄集众，依摩些俗，杀马、牛各一，焚刺秋尸。明日，逼其嫂梳蛮塔为妻，及占夺刺秋所部百姓。梳蛮塔父刺资来取其女，刺俄俗杀之，刺资惧遁至柏兴府。

二年，刺定自绵绵村与子合起兵，夺刺俄地和山砦。刺俄纠合头目子首居砦等合兵，射死刺定。复夺和山些。本州官往

招之，刺俄拒砮，遥谓曰：“父祖宣命俱在子舍处，又藏印不与我。兄弟自相仇杀，争寺山砮，不关尔番汉官事。梳蛮塔系我嫂，我杀兄刺定、刺秋，故以嫂为妻。我出官，尔欲何说？”再三招谕，不肯出。行省乞以千人讨之，枢密院不听，咨本省招谕。

二十四年四月，马龙乡蛮普万作乱。初，普万父哥祛，马龙他郎甸人也，任普日思摩甸长官，致仕。长男普奴承荫，父子皆居本用村。普万乃次子，愤不得立，与哥祛婿抽丑、孙婿阿连，结蒙古逃军白夷顾顾等人，攻烧木用甸。哥祛出奔，普万杀哥祛弟阿笠、弟子阿占、婿可当等，劫掠百姓，求哥祛欲杀之。行省委官招谕。是年，蒙化州兰神场落磨察、火头过生琮结庆甸蒲火头阿你通，起薄军三千五百、磨察军五百劫镇南州定远县当布户计罗黑加等，杀九十九人，虏男女百余人。

泰定二年，开南州阿都刺火头大阿哀，引车里陶刺孟等万余人，围刺砮，攻破十四处。木邦路土官八庙等领白衣军，攻破倒入潢砮。朝廷遣斡尔端等赍诏，招大、小车里。车里寒赛子尼雁、构木子刀零出降。

至元七年，征金齿、骠国五部未降者，破其二部，酋长阿愿福勤丁、阿愿爪降，献马、象。

二十四年，金齿孟定甸官俺嫂、孟缠甸官阿受、夫鲁砮官木拜，共率民二万五千来降。又林场蒲人阿礼、阿怜叔阿郎，及阿蒙子雄黑，降于行省。阿礼岁承差发铁锄六百，雄黑布三百疋。

二十九年，木忽甸土官忽都马遣其子阿鲁，进金索、鳞胆、毡衣、虎豹皮，诣阙朝覲。

三十年，遣使赍诏，谕漆头金齿。

延祐五年，永昌南窝蒲贼阿都众阿良等作乱，杀镇将，夺

驿马。行省遣参政汪申，会右丞朵尔只讨之。自八月至明年五月，破其寨，贼走人箐中。阿楼良降，余不可得，以天暑班师。其枯柯甸等皆降，原岁纳叭干索。

至治元年，怒谋甸主管故侵芒施路鲁来等砦，烧百四十一村，杀提控按牍一人。有司奉诏书开读，招谕管故，不跪听，亦不出降。

二年，镇西路大甸火头阿吾与三阵作乱，夺不岭、雷弄二砦。初，三阵父阿兰为镇西西总管，叛，要斩。其弟你谷南填阙贡献，得袭职。你谷南死，子觴朵袭位。三阵使少头倒緬、招思二人求朵觴，少分土地人民，不予，遂投阿吾拆之，共作乱。诏使往谕，迎至一楼，楼上下周围悬人首，听诏毕，阿吾怒曰：“三阿，吾孙也。吾破不岭寨，杀伤甚众，虏五十人，破雷弄甸，烧四百余户，管别砦惧而降我。我迁其民二百五十家于我弟拜法砦中。不岭所虏人，其族各以银三两赎一人，尽赎去讫。今官招谕，我终不出，亦不受榜，所夺地亦不回付，须与之相杀。”诏使无如之何。

是年，南甸路木甸火头觴院，先夺罗左甸火头阿赛妻阿衣为妻，取之，不肯与。又夺阿赛弟莽古妻纳衣，妻其子阿你。阿赛怒，使莽古领兵三百，夺其妻不得，烧觴院砦。

至元十五年，定昌路总管谷纳叛，八刺即安古马杨古刺乞刺蒲等皆应之，毁桥梁，夺驿马及屯田牛。明年，官军击谷纳，斩之。

大德二年，小车里结八百媳妇为乱，累年不下。数遣使招之，不听命。

延祐三年，车里兀竹鲁侵阿尼必觴砦、阿白出麻砦。又罕旺及其弟胡念弟爱俄等，侵银沙罗甸兀里盐井，陪日女具落索等甸，取官所征差发。既而，爱俄死，其兄弟子侄罕塞昭爱刺

构木力梦兀仲等五人，分党争爱俄位。相杀久之，遣火头郭力看，赍象牙一、金信花一，来降。

大德五年，左丞刘深奉命征八百媳妇，征顺元递运人马。土官宋隆济、蛇节等拒命作乱。朝廷征湖广、河南、四川三省兵，与田、杨二氏士兵，会云南兵收捕。于是乌撒土官宣慰使普利、总管那由，与东川芒部乘衅俱叛。其接罗斯及武定、威楚、曲靖、仁德、普安、临安、广西诸蛮，皆以朝廷远征，供输烦劳为辞，反形已具。车里白衣八里日等杀掠普腾、江尾二甸，夺麦亢、忙龙二砦，烧忙阳等二十四砦，扬言：“我与吕也沟思麻部日共议浑侯漠桑军，来攻普腾砦。”

二月，梁王出驻陆梁州，乌撒蛮阿都普信及乌蒙蛮桂阿察多等杀太后，及梁王位下人畜。乌撒宣慰使僧家奴逃入中庆，东川土官阿葵乌撒逃之陆梁州，依梁王。阿车、阿苗分军二道，欲执宣慰使阿忽台，约白由落吉度口，会阿乃吉乌蒙军，先攻阿都成姓，次攻建昌，烧乌蒙总管廨舍。乌撒蛮犯曲靖沾益州，烧荡坦驿，驻兵阙流桥，又与东川马湖四族聚众四千，复起罗斯军，渡金沙江，刻日攻建昌。

三月，贼逼雅州、邛部州，陕西行省遣左丞脱欢御之。诏：“也速觴儿陕西省平章政事，汪阿塔赤充参知政事，也速忽都鲁充湖广参知政事，与平章刘二拔都等进讨叛蛮。阔里吉思为湖广平章，与左丞散竹觴、陕西杨参政，给军需。凡有军事，听也速觴儿、刘二拔都者两人节制，并便宜行事。”

四月，那由、普利逼乌撒乌蒙宣慰使兼管万阿都合弃城走。时陕西调军二千人，会合收捕三百人，守播州小溪，以遏乌撒蛮充斥之路。云南调军三千人，屯陆梁州，五百人驻西曲靖州，二千人护中庆。也速儿与云南兵共进，悉次第讨平之。

至顺元年，诸王秃坚叛于云南，诏以禄余为行省参知政事，

使助官军讨之。禄余杀宣慰使，降于万户伯忽，秃坚党与也。初，秃坚在上都，兵败而逃，与伯忽、阿禾等陷中庆路，寻又陷仁德府，至马龙川，秃坚自立为云南王，至是禄余应之，以蛮兵据顺元。

五月，罗罗斯土官撒加伯、阿漏、阿刺里，州土官德益等，皆附禄余以叛。会四川军至云南雪山峡，遇罗罗斯，败之。

廷议复立行枢密院，发朵甘思、朵思麻及巩昌诸军，命河南平章彻里帖木儿同武靖王搠思班由四川，陕西平章教化从豫王阿刺忒失里八番，夹攻之。撒加伯合乌蒙蛮兵攻建昌，右丞跃里帖木儿败之。四川军又败撒加里于芦沽。然秃坚、伯忽势张甚，禄余令伯忽弟拜延顺袭顺元路，撒加伯遣把事曹通，潜结西番，欲据大渡河，进寇建昌。跃里帖木儿执曹通斩之。

诏趣两省各进兵。于是四川平章塔出引兵出永宁，左丞孛罗引兵由青山芒部，以邛部州土官马伯为向导，进至周泥驿，禄余众溃。撒加伯复攻建昌，跃里帖木儿败其兵于木托山。仁德府权达鲁花赤曲术，纠义旅讨伯忽，杀其弟拜延顺于马金山。再战于马金山，获伯忽，诛之。

独禄余犹据金沙江，塔出抵乌撒境，与禄余战于七星关，六日十七战，贼大溃。

俄而搠思班师次罗罗斯，与跃里帖木儿期至三泊浪。跃里帖木儿兼程而进，夺金沙江，阿禾引蒙古叛军至，败之，阿禾夜遁。官军直趋中庆，擒阿禾，斩于军前。

既而，秃坚拒战于伽桥古壁口，跃里帖木儿中流矢，洞耳，拔矢复战，大败之，遂克中庆。分兵追秃坚于嵩明州。

明年正月，彻里帖木耳、孛罗等败蛮酋，射中禄余肩，降其众。秃坚使其弟必刺都失迷伪降于豫王，阴以兵围之，平章乞住妻子皆被掠。秃坚固守嵩明，诸军亟攻，克之。秃坚不知

所往。未几，撒加伯复叛，禄余又会伯忽侄阿福，杀乌撒官吏。朝廷遣西域指挥使锁住，以陕西兵直抵罗罗斯，碯门兵趋邛部州，大败蛮人。元帅怯烈破其海中山栅，必刺都迷失举家投海死。

又名亦奚卜薛。至元十五年，罗殿酋罗阿察、河中府方番酋韦昌盛，皆纳土来降。

十六年三月，西南八番等卧龙番酋龙昌宁、大龙番酋龙延三、小龙番酋龙延万、武盛军番酋程延随、遏蛮军番酋龙罗笃、太平番酋石延异、启盛军雷酋、洪延畅、静海军一番酋卢延陵，皆来降。其部曲有龙文貌、龙章珍、黄延显、卢文锦、龙延细、延回、龙四海、龙助法、龙才零、龙文求等。朝廷立八番宣慰使司以统之。

十一月，宣慰使至新添，遣千户张旺招罗氏国，惟贺宗一寨投降，余皆迎敌，旺败之。至罗崩寨，贼又与总管王采战，皆披甲，戴红毡帽，采遇害。未几，又战于大吴。

十二月，宣慰使至番中，召集土番酋，以四日，集卧龙番，受宣命。至期俱来，惟诸番卢番延陵，为罗氏酋阿察执去。阿察初已纳款，后与鬼国结婚，鬼国言：“我未降，尔奈何先降？”罗氏遂毁虎符以叛。罗氏，又名罗殿。事闻。

十七年，四川蛮吕告部酋阿济上言，乞招阿察，从之。既而，命湖广省及云南、四川进讨。八月，阿察遣阿（卜窄）、阿麻二人至四川诸蛮夷部宣慰使司，自言无反意，但云南平章听我仇人乌锁纳之言，罗织我罪，朝廷不如我，今赴阙听圣裁。云南左丞爱鲁、四川都元帅也速觳儿，期以十一月十五日，会亦奚卜薛。至期，爱鲁与阿察战，也速觳儿命万户彭天祥、药刺海、帖木儿脱欢分三道攻会宁关，亦奚卜恭遣其部落，阿侯拒战，败，逃入山箐。亦奚卜薛奔雕飞砦，阿宁走大宁。爱鲁

等进兵，也速筋儿曰：“贼已离巢穴，今发乌撒、播州及南省近地兵，足以剿除。我等可回，不然旷日持久，粮乏瘴起，不便。”事闻，上命药刺海守其地。久之，贼究困，以二十年二月纳款。

二十九年，降诏招怀溪洞蛮夷曰：“中书省奏：金斤知府臊牖言，先奉圣旨招谕平伐山齐砦主谿薛约定夺，今有百眼左阿吉谷各当各迪等，自以外荒，久欲内附，乞颁圣旨，容许自新。朕嘉其诚，遂俞所奏。今谕尔众，咸听朕言。惟尔邻封，率多臣服，自番方而入贡，寻万国以来庭。南顺丹州，北怀金竹，陈蒙烂土，顷已从风。新添葛蛮，久皆款化。咸膺宝命，仍佩金符，赏赉有加，官守如故，尔等如能率众效顺，同仁一视。倘尔迷之不悟，是伊戚之自贻。勉思转祸之言，发体好生之意。”

元贞二年六月，平伐邻界平珠泸洞砦主王二原、谢鸡公、韦巴郎、杨义等十八处等官，来云南省告降。行省差官入洞抚谕。

至大德元年四月，平珠洞宿家、沙家二族赍进呈礼物，出洞道，经新添葛蛮宋氏之村头水底砦，宋氏怒二族不由己以降，乃遣上都云长官落冒，率众遮道，夺进物，二族逃散，破劫韦巴郎砦。五月，宋氏复令平浪巡检欧阳濯龙与其下大洞李马竹歌等，率木柁六十余人，劫平珠洞蛮官足万金婆南大砦，逼使背云南之命，从己求降，不从，濯龙掠去足万金从人足万雷等。及进献方物，实招到平林独山州摇和洞唐开珠罗等处八百四十四砦，民五万余，朝廷立长官司以统之，而以蛮妇阿初充长官。

大德二年四月，八备桑拓蛮王二万、马虫等叛，杀巡检。三万寻出降，马虫聚七千余人，陷平包砦，围重奥砦，又与叛猫犵狁必际等，结连囊槐了江等处猫人作乱。三年，命湖广平

章刘国杰征之。

四年正月，猫桑拓遣所部文何，持竹契、长刀及方物来降。藩州宣慰司以为，蛮苟逃禽戮，亦须招抚。而黄平府亦上言，桑柘附近之重奥必际都阵犵猪必梅等二十二砦，刻契来降。七月，桑柘蛮及思官贼梅金匣、播州杨金万、必梅砦王娘报等三百余砦，皆降。

五年六月，八番宣慰使言：尝兀自降至今，八年不供赋秃，所部娘祖大盘小盘白定白药等蛮，先结连平伐蛮，叛劫先宗砦，围吴卜弄砦，射猫民阿羊、金填皆死，官军捕班夏沈家蛮，尝兀遮道助其拒敌。今年正月，又使板桥郎来重陂等砦猫、烧却百纳砦。宣慰恰令马上桥、金竹府备之，且以兵讨之。党兀年七十九，老不能出，遣其砦主的拗及子尝砦的沙勇强砦的福三人出降。的拗等又与党幼鬼砦王陈醒、朱盖砦主楼地之弟杨八、小盘砦主腾香等共誓不叛。

至大二年三月，八番蛮割和寨主（公/口）皃、谷霞砦主洛骠、刺客砦洛卜傍、吾狂砦的捣、谷浪砦只验，皆降，诣阙朝覲。三年，八番玩西猫蛮阿马害作乱，诏捕之。四年春，阿马与其洛罗洛登各替，肋从蛮官卜制头之子哥暮，出降。

至治二年六月，八番蛮官闭罗蛮与其属十岩仇杀。七月，百眼佐等处蛮夷长官司言：康佐砦主老康纠合谷耸砦主恰信等，杀巡检王忠，拘长官洛邦，又杀土官蒙卜郎作乱，宣慰使发官兵讨之。三年正月，八番呈周砦主韦光正等，杀牛祭天，立盟归降。自言：有地三千里，九十八砦，系畅黄五种人氏，二万一千五百余房，光一等二十三人领之，愿岁出土布二千五百疋为租入。

田万顷，泊崖洞蛮酋也，其地界辰、澧二州，至元末内附，以其地为施溶州，万顷为知州。未几，扇诱诸蛮，与楠木洞酋

孟再师、桑木溪洞酋鲁万丑等，同叛。

成宗即位，遣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讨之，辰、澧二州总管府供给馈饷。上均州副万户田兴祖，谙习蛮洞地里，国杰命绘图以进。使部将唆木兰，万户阔脱、忽都海牙、拜蓝、冯继祖从澧州武口进兵，自率万户别里哥不花、朵落觞儿、田兴祖从会溪施溶口进兵。是年十二月，破泊崖、楠木诸洞，获万顷、再师等，斩于军门。元贞元年二月，振旅而归，留兴祖搜捕余党。二年春，鲁万丑降。

宋隆济，雍真葛蛮土官也。大德五年叛。

初，朝廷诏湖广、云南兵二万入百媳妇，湖广兵命左丞刘深等领之，取道顺元番进讨，令云南左丞月忽乃，招答刺罕军，入境调用，命新添葛蛮军民宣慰使，自琅谿驿，经平规蛮峡，至顺元啷耸等砦，斟酌日程，分六处安营，备馈运、丁夫、马匹，俟月忽乃至点视。而雍真葛蛮、乖西等部，当出丁夫、马百匹，文书至，隆济乃言猫人狃狃，谓官欲髡其发，印其面上，送军三四年不返，宁死不往，虽就砦见杀可也；以此观之，夫不可差。同官雍真总管府达鲁花赤也里干曰：“然则起尔宋氏尽行。”隆济曰：“吾往诉之宣慰司。”遂行。

六月，隆济构木娄等族作乱。其侄腊月、宋六分、靳斤等告也里干，使为备。也里干遂避于底窝杨黄砦。明日，隆济率腊月弟不奴部家童农觞、洛中、段刺、答洛、忙中等五百人，攻杨黄砦，烧雍真总管廨舍。奴都保葛海又报隆济以一仇二天，与阿昔长官为号，纠其同叛。又有紫江贼助兵四千，破杨黄砦。也里干走，掠去总管府印，杀也里干奴阿麻妻忙葛农等。是日，龙骨长官阿都麻杀生祭鬼，誓众应隆济，亦谓官拘壮士，黔面髡发充军，或杀虏我家亦不可知，宁死不离此土。又胁底窝总龙郎，与古龙马阿都所部不这罗鬼阿开阿娇等狃狃，抵阿觞砦，

拒落邦割佐长官司止十里，声言欲攻割佐，遂破底窝砦。又欲攻陇儿砦，自贵州至新添界啾耸陂，北至播州界刀项路及卜邓加鹤鸣等站，皆被焚劫。又遣中火紫江笃猫，胁巡检同叛。寻攻贵州，杀散普定龙里守令军，烧官粮，杀张知州。

七月，梁王下令湖广、云南、四川三省，会兵讨捕。

八月，云南平章床兀儿入顺元，与贼战，数败之。时水西、水东蛮俱叛，床兀儿遣人招水西土官之妻蛇节，不出。蛮人洛暮报云：者阿泡言，蛇节已反，统青衣军围贵州甚急。

十一月，诏：“宋隆济妄说惊扰事端，纠合蛇节及罗鬼酋长阿合女仇，相扇作乱，特遣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二拔都、指挥使也先忽都鲁卒兵，及思、播宣慰赛因不花等士兵，与四川、云南省分道并进。别敕梁王率兵进讨。悔罪来归者，复其官爵。能杀贼酋或擒献者，赏。执迷不悛者，杀无赦。一切事宜，并从刘二拔都等区处。”初，官军调人夫马匹，亦奚卜薛之子（此/歹）日，人马不辨，官锁其项。（此/歹）日耻忿，与隆济议，纠合阿八阿纳许波泥帖等反。乌撒总管那由言：“尔兵若破贵州，鸭池之事容易，我将图之。”遣其族阿雄、阿行、头佐助兵。至是，贼益滋蔓。行省令土官普利，买马助军。普利称，军马价不用玠，非金不可。观望不肯进。是月，土官乌犀叛，行省讨之，改走禄百砦，劫梁王位下财玠。

六年正月，官军以隆济九次攻贵州，粮尽退还，贼邀于花猫、牛场二箐，及长脚木猪，截万溪山木沙木南箐、铁门关沙树猫北箐，杀伤甚众，去掠行装文卷。时江头、江尾、和泥等二十四砦，龙冯蹄一十八村，皆叛。

二月，四川宣慰使汪惟勤与湖广平章会兵播州。三月，至打鼓砦南木瓜填，遇贼阿毡，败之。

九月，刘平章使土官侠者，潜刺杀阿泡。蛇节驻兵折刺危

木，以待官军。十月，蛇节败，遁去。陕西兵败芒部叛蛮鬼旺纳济等，与云南、湖广军合，过泊飞关，追蛇节。

七年正月，刘平章至阿加砦，追及蛇节。二月，蛇节出降，党曲捧阿暮等四十余人皆出。诏斩蛇节及曲捧阿暮等。寻擒斩宋隆济。惟金竹贼月下卜兰遁去。

至元十三年，知来安军李潍屏、知来安军兼知冻州事岑从义降。

十五年，田州上隆州下隆州武隆州兼州黄汉棧思恩州，八中温闰砦，频洞、计洞、缘洞、在洞、上下雷洞、上下影洞隘，皆降。

十七年，广州海港贼霍公明、苏俄、细麦、婴上等，杀招讨马应麟，捕斩之。

大德七年四月，藤州大任洞贼黄德宁，杀牛犬祭兵，僭号，造妖言，劫掠。伪称皇帝李龙神，定国公黄佐，丞相黄德宁，立国公皇罗荣，开国飞童黄京夫，王朝化民衙主黄汝妙，六部尚书潘罡、玉精，光禄大夫兼管生民殿前太慰彭元吉，殿前引兵斩斫使莫道名，都统干、太师黄劝。贼设醮筵，门前横写大字牌曰“建庆贺新君登极太平道场醮筵”，呼万岁，又曰“愿我皇帝早登九五之位”。四月九日，以黑漆木椅为亭屋，持兵张旗帜，鸣金鼓，至巫烈山，迎李龙神，进银庆贺。德宁家有大字黄纸神牌，写“上祝新君李万岁”。其晓民榜示曰：“照会穹庭，发下宝物，付李皇帝掌握。日后统九五之位，运半千之庆，统成一天。今李皇帝编排得力，得衙主，差一十八司及府额六百十四军州，七十余县。后安天之日，命令衣、冠、圭、简、靴、帽、杀活杖、玉玺，计七事，给付李皇帝掌管。今十分之民，七分不信，三分须信。五年轻差兵车，收不信中民一千之数。尚虑累及信民，今发晓民榜一道，付右蛮衙晓示信民。”

至日，兵马行，令有诰者免罪，无诰者定行诛戮。玉印朱文，预先榜示。故榜，并令知悉。”

九年四月日，榜封民仓帖云：“逆民禾仓德宁，又名万顷，与父璋信，先曾叛逆出降。有司谓其三代为寇，六次叛伏。今不可赦。”寻皆捕获伏诛。八年，都窝洞贼叛。

至大二年，常丰洞蛮大弟什用，纠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蛮，劫掠永宁之阿那禾砦。

延祐二年，靖江古县罗蛮洞瑶贼，劫掠烧架阁库文卷，纵狱囚。四年，招出瑶人赵你十七潘余等，杀获石仓团侯重用，及秀秀岭头团、白团、提江团、淋背团、领豚团等贼。重用能祭雷雨通阴阳，至是就禽。十年十一月，左州黄郎君劫掠缘查村。

至治元年，太平路贼赵郎陈叛屯粘村。二年，广西宣慰使燕牵言：“瑶族非一，生于深山穷谷者，谓之生瑶，野处巢居，刀耕火种，采山射兽，以资口腹，标枪药弩，动辄杀人，其杂处近民者，曰熟瑶，稍知生理，亦不出赋；又有撞瑶，则号为兵官守隘通道，于官有用。自宋象州王太守，始募熟瑶，官供田牛，以供此役，至今因之。为今之计，莫若置熟瑶与撞瑶，并为撞户，分地遏贼为便。”从之。

黄圣许，上思州知州。至元二十九年，圣许反，聚二万人，断道路，结援交趾，借兵邕州。遣副枢程鹏飞讨之，圣许败率三十人奔交趾。既而，复至边地攻劫。三十一年，同知两江宣慰司事杨兀鲁台上言，能不用兵招降圣许。从之。八月，圣许劫帮团长山隘，又与交趾兴道王结婚。未几，诏赦圣许罪，许其自新。圣许经一月不肯出，复以二万人讨之。时贼屯上思州那答栅、三忒栅、细良栅、石佛栅、那结栅、那次栅等处，杨兀鲁台上言：“圣许两招不出，令子志宝，同大小头目一千余

人来言，圣许间对天陈誓，不肯出官。赉到降状称，杨兀鲁台赉圣旨来招，岂不欣悦，望北谢恩外，圣许虽有誓不出，实愿投降，当令儿孙头目出官，圣许还本州，招集逃户复业。”行省以圣许不出，依前进讨。三月十九日，圣许生日，坐草房正厅，紫罗盘领衫，裹布，金带，据银交椅上，县朱漆金字阙碑，参贺，人三呼万岁。明年正月，圣许驻上牙六罗茅山林，既而兵败，自兜半山走交趾亨村晚梦。久之，闻官军回，复还，由旁村至峙细潜居。官军约十月一日会合，进讨，圣许败，薛其妻女。

大德元年二月，圣许遣其子志宝赉状赴广西两江道宣慰司出而赴阙。寻诏圣许朝京师，圣许不肯，挟志宝走交趾万宁寨。志宝不听，逃回诉于官。六年，圣许复回故地，居凤凰旧巢，攻团诺屯、仙洞屯。既而，又使人来告降，且乞还其所虏之妾，朝廷羁縻之。

延祐元年正月，圣许陷忠州，杀黄右州等。六年，圣许族人黄万山、万松寿攻古能村、戈村，劫杀归龙团皮零洞。至治三年，圣许婿黄县官攻劫邕州渠乐墟，后不知所终。

岑毅，镇安州镇抚。至元十八年，举兵反，与特磨道农士贵书曰：“设有达达军马来起差税，吾与尔皆一家之人，围里战杀，实不愿作大元百姓。”于是放兵攻劫，杀顺安州李显祖。官军讨之，出降。

大德十一年，左江来安路总管洞兵万户岑雄作乱，杀其侄世杰。

延祐七年，来安总管岑世兴反。十二月十七日，烧田州上林县那齐村。明年二月，杀怀德知州溪顺武，夺州印，又攻那带县。世兴寻出降。称洞溪事体与内郡不同，自唐、宋互相仇杀，并不曾杀官军，侵省地。广西道又上言：世兴尝杀兼州

知州黄克仁，分食其尸。世兴，雄之子也。

至元二十八年，琼州安抚使陈仲达上言，乞招生、熟二黎，许之。招到本州生黎大踢、小踢，端赵、麻山等四洞王氏平等出降。

皇庆二年，黎贼王奴殴等反，伪称平章、元帅、焚劫百姓。三年正月，奴殴等降，刻箭誓，不复乱。使之归业。然罗祆等处兵未散。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黎盗百余人入横州永淳县，杀达鲁花赤，伤县尉，走宾州古辣村。

至治元年九月，黎贼犯茶洞，烧民居。二年七月，黎人王火烧攻动百姓，捕获其尝蒙瓊甘佛龙彭瘦等，火烧劫狱夺去，又陷南偏洞砦，杀夯采等。

至元十四年五月，降旨付西川诸蛮夷部宣慰使咎顺，使招思州田景贤、泸州可南番蛮王阿永、叙州筠连胆串、豕鹅、昔霞等处诸族蛮夷。十五年，叙州剥骨蛮杀使者。十七年六月，施州市备大盘散毛等洞溪纳款。十九年，发都掌阿永等民为兵，征答马刺。都掌等上言：“宋时未尝金军，乞以马牛助军需。”从之。未几，征亦奚卜薛，起军尊长阿峻等，亦不从命。二十二年正月，讨降又巴耸农洞诸蛮。三十年十月，西川行枢密院奉诏征铁茂州汝州西番蛮夷，其杀戮降下者，必力溪等十五砦。其砦酋曰：“牛特，蛇必，乌麦，蒲雪韦吠，舍具，得轮，只禅，非曰，东非，勾巴等也。其未附者：西番磨，黼成，独奏罢，强獐彻垓，颜苏，五则，客客昔多，坡必力，元刺，新而元，立山等也。

六年，陕西平章也速答儿奉命讨顺元、罗鬼、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叛蛮。九月，也速答儿自叙州庆符直冲矣娘州乌严，参政阿答赤自长宁直冲芒部，降者十有八九。回军就粮，至永宁，阿永蛮雄挫，藏八番反蛮蛇节部曲阿毡，及其妻折射折利，

及芒部纳即弟卧蹈故，于七年二月反于赤水河。也速答儿就讨之，射死阿毡，夺其金里甲、镞子枪，九战得出叛境。闰五月，雄挫妻苏池与招降官蔡闰文字一纸，略曰：“阿其阿卑赉得榜文，我住在山箐，别无同伴蛮官，我自来不管官事。顺元结连诸夷作乱，差人邀我同叛，我虽是亲戚，不曾听信。”又言：“听得羿子杀使臣，不是蛮官本情，我亲去单洛具与众蛮官报知，然后出来军中。”再令闰往招雄挫。六月，遣阿加阿抱持文字来，大意谓，我不反，使臣贪婪所致。十四日，雄挫遣牌头阿底下夷人阿大，递文字降。陕西省右丞称病不出，但令永宁路同知阿况之子委界赴官，盖其叔父也。又与必能阿模同行。朝廷必欲令雄挫入朝，移文行省，不出则进讨。十一月，雄挫呈，择二十四日起程。续又呈，再择十二月初三日狗日出部。二十四，到鲁槽，与其部曲他阿，把事头目各省、未未等二十九人，赴京都，赏衣服、弓矢，鞍辔放回。

至大元年二月，大弟什用集洗王、不鬼、散毛等洞兵，侵者等洞。既而，出降，遣墨施什用、答昃什用赴阙。五月，归州巴东县唐伯圭言：“十七洞之，惟容米洞、罔告洞、抽拦洞有壮士兵一千，余皆不足惧也。若官军讨之，可分四道，其一自红钞赛，直趋容米、玩珍、昧惹、卸加、阿惹、石驴等洞，其一从苦竹砦，抵桑厨、上桑厨抽拦洞，其一由绍庆至掌摩大科、阳蔓师、大翁迦洞，其一征又巴洞，大弟什用洞兵接应，如此可平。”行省上其事，不报。

至治二年，散毛洞大望什用，劫掠黔江县五里荒。三年五月，顺元洪番安抚劫掠卜哥所管砦民。

## 卷二百四十二

### 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 外国一 高丽

高丽自后唐明宗长兴元年，王建始代高氏，明宗封建为高丽国王，世次俱见前史。自建传至暉，三百余年未易姓。

太祖十一年，暉即位之三年也，契丹人鹅儿乞奴等叛，蒙古引兵数万渡鸭绿江，侵宁朔，是时，金宣抚使蒲鲜万奴据辽东，僭称天王，国号大真。金人再牒高丽乞粟，以济军储，高丽不应。鹅儿乞奴等进寇安、义、龟三州，据江东城，移书高丽，自称大辽。西京兵拒战，互有胜负。十二年，金人再牒曰：“叛贼万奴本与契丹同心，右并兵以侵入贵国，其患不小，请彼此夹攻之。”既而，万奴果以兵陷大夫营。

十三年，太祖遣哈真及札刺亦儿台率兵一万，与万奴所遣完颜子渊兵二万，合攻契丹。

十四年春，暉遣大将赵冲、金汝砺率兵，会哈真等围江东城，契丹开门出降。哈真遣蒲里岱完等十人赍太祖手诏来议和，暉遣侍御史朴时允迎之。蒲里岱完至馆外，迟留不入，请国王出迎，译者再三敦譬，始就馆。明日，引见蒲里岱完上殿，出

怀中书，执瞰手授之。瞰变色，左右皆遑遽。及还，赠金银器、绸布、水獭皮有差。是年，哈真遣属官十一人，万奴亦遣使九人，至高丽督岁币。十六年，斡赤斤大王遣著古与等十三人来颁诏书于高丽，与万奴使同至。著古与等索獭皮万领、绸三千匹、绵一万斤，他物称是。乃下殿，各出怀中物投于地，前年所贡粗细布也。又出元帅札刺亦儿台书，亦索獭皮、绸、棉诸物。未几，斡赤斤又遣使者别将命至，瞰欲拒之，其群臣曰：“彼众我寡，不可侮也。”瞰不悦。

十九年，万奴牒高曰：“成吉思老师绝域，不知存亡。斡赤斤贪暴不仁，请绝其使命。”瞰不从。斡赤斤遣札古也来等十人，又遣著古与等十一人至，俱征岁币。

二十一年，著古与等返至鸭绿江，为盗所杀。札刺亦儿台疑瞰所为，遂绝好。

太宗三年，札刺亦儿台来讨杀使者之罪，围咸新镇，克铁州，屠之。进围西京，高丽兵拒战，败之。瞰遣使犒师，札刺亦儿台乃自称权皇帝，责之曰：“汝国能守则守，能战则战，以投降则降，宜速决！”自十月至十二月，大兵攻西京不下，议和。瞰遣其淮安公佺以金银器及獭皮遗札刺亦儿台，又遗唐古迪巨及札刺亦儿台之子银纒鞍马。札刺亦儿台遣使，以太宗玺书来索金银、衣服，马二万匹，男女各千人；乃以黄金七十斤、白金一千三百斤、襦衣一千领、马一百七十匹及獭皮等物遗之，又以金银等物赠其妻子及麾下诸将，奉表称臣。

四年，复遣通事池义深等致书于札刺亦儿台。四月，遣上将军赵叔昌、侍御史薛慎如奉表来朝，献土物。札刺亦儿台执义深等送于行在。是年，权臣崔瑀胁瞰迁都江华岛，瑀遣宦者尹复昌至北边诸城，逐蒙古所置达鲁花赤。复昌为宣州达鲁花赤所射杀。闵曦与崔滋温谋杀西京达鲁花赤，城民叛执崔滋温

等来降。是年，札刺亦儿台攻处仁城，有一僧避兵城内，射杀之。

五年，太宗以高丽五罪，布告远近曰：“自平契丹贼，杀札刺亦儿台之后，未尝遣使赴阙，罪一也。命使赉训言省谕，辄敢射回，罪二也。尔等谋杀著古与，乃称万奴部众杀之，罪三也。命汝入朝，尔敢抗拒，窜于海岛，罪四也。汝等民户不拘执见数，辄敢妄奏，罪五也。”是年，西京人毕贤甫、洪福源等杀宣谕使郑毅、朴禄金，以西京叛。崔瑀遣其家兵，与闵曦讨之，获贤甫，腰斩于市，福源来奔，擒其父大纯及弟百寿，迁遗民于海岛，西京遂为邱墟。

八年，大兵渡义州江，克黄州，掠介定慈诸州。十年，大兵至东京，瞰遣其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来乞和，且上表自辨。十一年，太宗遣甫可阿叱等二十人，又遣甫加波等一百三十七人，赉玺书谕瞰入朝。明年，又遣多可等十七人赉玺书谕之，瞰乃以族子永宁公綽为己子，率大臣子十人八质为秃鲁花。

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再遣使来献方物。

定宗二年，元帅阿母侃以兵入盐州。

宪宗二年，遣多可阿士等三十七人来，宪宗密敕使人曰：“汝至，国王出迎于陆，虽百姓未出，亦可恕。不然，当俟汝归，发兵讨之。”及多可等至，瞰遣其宗子新安公佺出迎，请使者从梯浦馆，瞰乃出见。多可等怒，不成礼而还。帝乃使阿母侃、洪福源等分道伐高丽。元帅也窟大王遣人传诏于瞰，以六事责之，瞰复书于也窟曰：“小邦臣服上国以来，一心无二，竭力供职，庶蒙庇荫。不意天兵奄临敝邑，举国况惕，罔知其由，惟大王哀怜之也。”窟谓使者崔东植曰：“皇帝虑国王托病不朝，欲辨其真伪耳。”瞰复遣其大将军高悦致书于也窟，也窟留悦及崔东植，遣其副归。瞰召其文武四品以上议却兵之

策，皆曰：“宜请太子使于蒙古。”三月，暾传位于太子（《大典》）（《大典》）尊暾为上王，遣其子嵩及大臣金文稀入朝，留嵩为秃鲁花。也窟与暾书，欲置达鲁花赤及毁江东城，使者胡化亦索金银、獭皮。暾答也窟书曰：“前者仆射金宝鼎还，大王谕以若能出迎，使者即当回军。窃惟出迎使者，近无基例，况值天寒风劲，以老病之躯，岂能涉海。然大王之教不敢违也，率臣僚出迎使者，意为大王违旧约，即日班师。今承明教，有留兵一万，置达鲁花赤之语。若果如此，安得保无后患，请寢此事，以惠东民。又小邦俗不露居，兼防海贼卤掠，是以未即堕毁城垣，后当如令。”十二月，遣安庆公淳入朝。

明年，淳至营中，设宴犒师阿母侃等南还。也窟又遣多可等来，谕以陆侍中、崔沅等不出，未为真降。暾征赵邦彦等议其事。是年，大军所过，俘男女二十余万，死者不可胜计，郡县皆为煨烬焉。

六年，暾闻大军将攻诸岛，遣李广等率舟师御之，大军战不利。永宁公綽等遣使来言，若国王迎使者，太子入朝，兵可罢。暾曰：“倘得退兵，何惜一子。”已而群臣请遣太子讲和，暾又不听。自是，使命往返。

至八年四月，始遣太子（《大典》）奉表入朝，以李世材、金宝鼎等四十人从之。（《大典》）至虎川，大雨，从者请留，（《大典》）不许，遂至东京。东京人曰：“大军明日将赴江华，幸早至一日也。”（《大典》）见松吉大王，松吉曰：“王京犹在江华，安能罢兵。”（《大典》）曰：“大王尝言，太子入朝则罢兵，故今日我来。兵如不罢，百姓畏惧逃窜，后虽敦谕，谁复听大王之言者。”松吉等然之，遣使来言堕城之事。于是堕江都外城，使者督役急，百姓不堪其苦。俄又堕内城，使者始返。是年六月，暾卒。暾在位凡四十六年，谥曰安孝王。暾既卒，其大臣

金仁俊以（ㄊ典）入朝，乃戎服率甲士奉大孙谏入宫，权监国事，遣朴天植来告哀。七月，大兵入青松安岳丰海诸州，宪宗赐谏诏曰：“每年尔以出岛为言，依尔所奏居于陆地，已降宣谕。尔自违原奏，屡发狂词，将不恤生灵之命。今崔令公已行杀讫，尔未降时，凡归附之高丽人，令尔管领或不令管领，临时朕自裁焉。”崔令公者，崔谊也，擅政权。是年，柳璈金仁俊等诛，祖复政于璈，故诏书及之。初，朴希实等入贡，覲宪宗于行在，帝曰：“尔国王每食言，尔等何为来耶？”希实具陈璈意，仍奏请罢西京义州屯兵。帝曰：“尔等既诚心归附，何惮兵驻尔境内。且西京尝为我兵驻处，第勿令侵扰耳。太子之行，不出尔国，可与俱还。如入吾境，其单骑来朝。”是年，宪宗崩。

明年，世祖自鄂班师，（ㄊ典）赴宪宗行在，道过潼关，官吏迎于华清宫，请浴温泉。（ㄊ典）谢曰：“此唐玄宗所浴者，虽异代人臣安敢褻乎！”至六盘山，闻宪宗崩，遂南谒世祖于襄阳。世祖惊喜曰：“高丽万里之国，自唐太宗亲征不能服之，今其世子自来归我，此天意也！”命（ㄊ典）从车驾至开平府，及闻璈卒，乃命达鲁花赤东里带等护送（ㄊ典）返高丽。江淮宣抚使赵良弼言于世祖曰：“高丽虽名小国，依山阻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及太子来朝，适先帝西征，留滞者二年矣。供张疏薄，无以怀辑其心，一旦得归，将不复至，宜厚其馆谷，待以亲藩之礼。今闻其父已死，诚能立（ㄊ典）为王，送之还国，必感恩戴德，原修臣职。是不劳一兵，而得一国也。”陕西宣抚使希宪亦言之。世祖然之，即日命改馆礼遇有加。未几，使荆节等二十五人赍玺书赐高丽曰；

我太祖皇帝肇基大业，圣相承，先降后诛，未尝嗜杀。凡列邦诸侯，分茅锡土，传之子孙，敦非向之仇敌。观乎此，则

祖宗之法不待言而彰彰矣。今普天之下未臣服者，惟尔国与宋耳。宋所恃者长江，而长江之险已失，鼎鱼幕燕，亡在旦夕。

尔初以世子奉币纳款，束身归朝，含哀请命，良可矜悯，故遣尔归国，完复旧疆。用是戒饬边将，敛兵待命。迨逾半载，乃知尔国内乱渝盟，边将复请戒严，此何故也？以谓果内乱孜孜不倦，权臣何不自，而立世孙？以谓传闻之误耶，世子何不之国，而盘桓于境上？岂以世子之归愆期，则左右自相猜疑，私忧过计而然耶？今申命边阃，断自予心，惟事推诚，一切勿问。宜施旷荡之恩，以新遐迩之化。自尚书金仁俊以次，中外枝党、官吏、军民，令旨到日已前，或有首谋内乱，诱拒王师，已降附而旋返，因仇讎而擅杀，罪无轻重咸赦除之。

世子其趣装归国，解仇释憾，布德施惠。出彼沧浪，宅之平壤。凡可援济，罔惮勤劳。大号一出，予不食言。於戏！世子其王矣，往钦哉，恭承丕训，永为东藩，以扬我休命。

时世祖尚未即位，闻（ㄚ典）至西京，留八九日，疑有变故，故肆赦以安反侧云。四月，（ㄚ典）即位，世祖复遣奇朵台以玺书赐之，（ㄚ典）流其刑部侍郎李凝于远岛，初凝从（ㄚ典）至磊都，谓永宁公綽曰：“公若欲为王，谁曰不可？”（ㄚ典）衔之，故及于罪。（ㄚ典）为世子时有美誉，及嗣位，聚宫女于水房，恣为淫泆。其御史大夫金仁俊乃移置水房于外。是年，（ㄚ典）改名植。

中统三年，遣其判秘书省事朴伦等来贡方物。四年，遣其礼宾卿朱英、郎将郑卿甫来献獭皮等物，又遣其大司成韩就来贺正旦，兼谢赐羊。明年，就还，帝以历日及西锦赐之。

至元元年，植入朝。九月。至大都，世祖植赐骆驼千头。十二月，植还。

至元三年，帝遣黑的，殷弘赉玺书赐植曰：“尔国人赵彝

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汉唐而下，亦时通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其导使者以达彼疆，勿以风涛险远为词，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卿其勉之！

植乃命宋君斐等偕黑的、殷弘至日本。

四年，黑的等至巨济松边浦，畏风涛而返。植又命君斐从黑的入朝，奏其事。世祖复使黑的等来，植遣舍人潘阜赍玺书及高丽国书如日本，日本不答。

五年，世祖使也孙脱、孟甲等来，谕植以大军伐宋，量助兵力船舰。植奏调整发万人，其战船则委沿海官吏营造。是年，黑的、殷弘又赍玺书赐植，遣其知门下省事申思佺等偕黑的、殷弘如日本。黑的等至对马岛，执日本二人以归。

十年，权臣林衍率三别抄等诣发庆公緄，第奉緄为王，逼迁植于别宫。衍遣舍人郭汝弼进植逊位表，緄尊植为太王。世祖疑之，遣斡脱儿不花、李谔与世子书状官金应文偕来，察其事之真伪。诏有敢将国王世子并其亲属加害者，镣无赦。是年，兵马使营记官崔坦等以诛林衍为名，聚众入椴岛，杀分司御史沈元涛等以叛。未几，又杀西京留守及龙、灵、铁、宣、慈五州官，西北诸城皆没于贼。坦诡言于使者脱朵儿曰：“高丽卷土将入海岛，吾故杀诸城长吏，欲入告于上国。”于是执义州副使金孝巨等二十三人来降。十一月，世祖诏谕高丽臣民曰：“顷以王植称疾，擅令王緄权总国事，遣使者询问。今使者还言，林衍称此事俱传臣之所为。臣位在七人之下，有何楷和能行此事？朕不信其言，王可与緄及林衍同诣阙下面陈实情，朕听其是非，自有区处。且闻植无恙，植之存亡示可保，必待赴阙，朕方信之。已遣头辇哥国王率兵压境，如逾期不至，即当进兵。”衍惧，会百官废緄，复立植为王。植入朝，过西京，崔坦等献酒依，植不受。

十一年春，林衍疽发背死，洪文系、宋松礼等诛其子惟茂。禘还，仍者王京，其宫嫔亦自江毕至。头鞬哥国王遣朵刺歹，以兵二千至江华。禘请勿入，朵刺歹不从，纵兵大掠。时宫室未备，禘与其群臣皆列幕以居。六月，将军裴仲孙叛，率三别抄等，立承化侯温为王。三别抄人据珍岛，金方庆与蒙古元帅阿海以兵讨之。阿海懦不敢战，方庆为贼所围。将军杨东茂援之，围始解。世祖召阿海还，免其官。

明年，以忻都、史枢代之。裴仲孙使告忻都，有密议，请暂临珍岛。忻都曰：“我不受帝命何敢入！”奏言叛臣裴仲孙负固不服，乞与忽林赤、王国昌分道讨之，帝从之。四月，忻都、洪茶邱与金方庆大败贼于珍岛，斩王温，贼党金通精走耽罗。

十三年，世子谏入朝。及归，辨发胡服，国人皆叹息泣下。世祖问讨耽罗之策于洪茶邱，奏言：“金通精之党多在王京，招之不从，用兵未晚。从之。茶邱遣通精之侄金赞等谕之，通精不肯降。禘以帝许世子谏婚，遣带方侯澄、谏议大夫郭汝弼入谢。忻都与金方庆至耽罗，贼败溃，留兵戍其地而还。五月，世子谏尚帝女忽都揭里迷失公主。六月，禘卒，在位十五年，年五十六，谥曰顺孝王，后赠谥忠敬。时谏方入觐，其群臣遥立为王。八月，谏还。十月，使金方庆等从元帅忽敦征日本，败日本兵于一岐岛，以兵少引还。忽都揭里迷失公主至，谏与公主同鞬入城，父老相庆以为复见太平。达鲁花赤来诘曰：“称宣旨，称朕，称赦，何僭也？”谏使金方庆对曰：“非敢僭，但循祖宗之旧耳。于是改宣旨曰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

十五年，帝遣忽刺歹召谏及公主入朝。有投匿名书诬告贞和宫主诅咒公主，又言齐安公淑、金方庆等四十二人将谋不轨。于是囚贞和宫主及淑、方庆等。柳璈泣涕力谏，公主感悟，皆

释之。

十六年，韦得儒等又诬告金方庆谋叛，谏与忻都、洪茶邱鞠之，方庆不服。流方庆于大青岛。谏与公主入朝，次香河。帝遣皇子脱欢，皇后遣皇女心哥歹及阿伊哥赤大王妃。来迎于三十里之地。又设大穹庐于开平府东门外待之。七月甲申，谏上谒，奏曰：“日本岛夷，恃险不庭，敢抗王师，臣自念无以报德，原造船积欲，声罪致讨。”帝曰：“王归与宰相熟计，遣人奏之。”又奏曰：“陛下降以公主，抚以圣恩，小邦之民方有聊生之望。然茶邱在焉。臣之为国不亦难乎？如茶邱者，只宜理会军事，至于国家之政，皆欲擅断，非臣所知也。上国如欲置军于小邦，宁以达达、汉儿，如茶邱之军，惟乞召还。”帝曰：“此易事耳。”既而曰：“惟尧、舜、禹，汤能行帝王之道。其后君弱臣强，衣食皆仰于臣。昔有一君食羊，其臣与之则食，不与则不食。宋度宗在，此幼儿之父也。贾似道擅权，使度宗出其爱妾，不得已从之。安有君而畏臣，去其宠妾者乎？王之父，亦不免于林衍之废立。朕闻王亦信宰相之言，如此面能治国则固善，如其不能，可勿愧乎？”对曰：“茶邱之讯言之。”谏又奏曰：“今奸人以金方庆为谋叛，告于忻都，忻都引兵入王京，执而讯之，无他，惟东征将十有不纳兵器于官者，臣咎其疏慢，流于海岛。然此乃有憾于方庆者所谗也。后有若此者，臣请罪之。”帝曰：“然。”又谓人大臣曰：“可速召茶邱还。”谏又告平章政事哈伯，王京达鲁花赤铁满，请以郎哥歹代之。哈伯奏闻。帝曰：“何用达鲁花赤郎哥歹么麽小人也，亦不胜任。”帝赐谏海青一、驸马金印、鞍马，谏辞归。九月，至王京。是行也，凡其国不便事一切奏而除之，国人感泣。十二月，谏复求朝，帝赐以亡宋宝器、凤瓶、玉笛等九十事，又赐谏及从臣彩币。

十六年二月，谏还，帝赐马一百五十匹，命郎哥歹送之。

十七年，遣校尉郑之演来贡环刀三百七十八口。夏，又遣中郎将简有之来贡方物。平章政事阿合马求美女。殿直张仁罔请以其女行。于是除仁罔中郎将。阿合马以张氏非高丽名族，不受。八月，谏入朝上都。先是，谏使朴义奏曰“东征之事，臣请入朝禀旨。”帝许之。至是，谏以七事奏：一，以高丽兵戍耽罗者，补东征之军。二，减高丽汉国，使阁里迭木儿益发蒙古军以进。三，勿加洪茶邱职任，待其成功赏之未晚。四，小国军官，皆赐牌面。五，以滨海之汉人充艚工、水手。六，遣按察使廉问百姓疾苦。七，臣躬至合浦阅边军。帝优诏答之。九月，谏还，以将国赵仁璠女归阿合马。既而金方庆与日本人战，斩首三百级。再战，茶邱败绩。范文虎亦以战舰三千五百艘来会。值大风，败汉。自是，屡诏谏备国粮造战船，以图再举，耗费不赀，国人始怨矣。

二十五年，谏闻乃颜叛，遣将军柳庇来，请举兵讨之。谏亲率前军出，次开城，谏潜然泣下，左右皆掩泣。及乃颜平，公主遣使来，请与谏俱入朝。

二十六年，帝以乃颜余党复叛，命高丽以兵戍东沈，诏以谏为征东行省左丞相。时右丞塔出遣使，请发兵五千及军粮赴建州。建州距高丽三千余里，饷道不通。谏召群臣议，皆曰：“从之则力不堪，违之则恐负前奏之意。宜声言发兵助战，以缓运粮。”乃使吴仁永等来贡方物，并奏其事。

二十七年，帝以海者犯边，亲讨之，遣阿旦不花来征兵。十一月，谏及公主世子入朝，是年，哈丹以余众奔高丽，阁里帖木儿来戍双城。谏与公主世子至自上都，帝诏曰：“讨贼军至高丽，则道里回远，宜自威平出南京海阳，截贼归路。”谏遣大将军柳庇来乞师，且奏避贼江华。哈丹陷和、登二州，

脯人肉为粮。

明年，哈丹逾铁岭入交州道，攻陷扬根城。帝命诸王乃蛮台将兵一万讨之，谕使者吴仁永曰：“尔国，唐太宗新征尚不克，今此小寇，何畏之甚耶？”仁永奏曰：“古今强弱不同耳。”哈丹略地至王京，大将薛阁干击败之。又战哈丹复大败，与其子老的溃围遁去。薛阁干军令严肃，士卒用命，所过秋毫不犯。闻城逼京，并日而行，出贼不意，故连战皆捷。

三十年，谶及公主来朝，至大都，帝疾笃不能召见，宠赉之厚，诸王、驸马无与伦比。是年，改名炆。

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炆与公主以羊十、马一祭于殡殿。国制，非蒙古人不能入殡殿，惟高丽得与焉。成宗即位，以炆年高，诏出入乘小车至殿门。

元贞二年，炆与公主再来朝。

大德元年，公主卒。炆有宠妾曰无比，世子（光原）疑公主之死由无比，乃杀之，又杀阉人陶成器等数十人。（光原）尚宝塔实怜公主，晋王甘麻刺之女也。（光原）上表，请传位于（光原）。

二年正月，成宗授（光原）开府仪同三司、征东征中书省左丞相、驸马、上柱国、高丽国王。加封炆逸寿王，以示优崇。是时，炆践位二十四矣。（光原）嬖赵妃有宠，宝塔实怜公主妒之。公主乳媪与左右潜谋，以公主失爱，使阔阔不花、阔阔歹与大将军金精、吴挺圭等诉于皇太后。帝遣孛鲁兀等召（光原）及公主入朝。八月，炆饯（光原）于金郊，酒酣，孛鲁兀传帝命，取国王印授炆。于是，炆复为国王，（光原）留京师宿卫凡十年。帝诏炆曰：“闻（光原）莅政以来，处决失宜，众心疑惧，盖以年未及壮，经历尚少，故未能副朕亲任之意。卿宜依前统理国政，使（光原）入侍阙庭，明习一事。”孛鲁

兀来十日，国人不知有此诏也。

三年，帝以阔里吉思为征东行省平章政事，耶律希逸为左丞。时使者哈敬还奏，炁不能服其众，朝廷宜遣官佐之，故帝有是命。阔时吉思不能和辑国人，又多受贿赂。五年，复罢之。炁表请改嫁宝塔实怜公主，使者至京都，不敢进表而返。

七年，炁闻朝廷欲复（光原）王位，乃表请入朝，又欲以公主改嫁瑞兴侯玠。帝不许，遣刑部尚书塔察儿翰林直学士王约来。约谓炁曰：“天地间至亲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但知自利，肯为王国家地耶？”炁感泣，谢曰：“臣老耄，听信佞邪，是以至此。愿改过，且请（光原）复位。”乃执宋璘、吴祈等，囚于行省。塔察儿、王约询于众，流吴演等十余人于海岛，释宋璘。

八年，帝复遣参知政事忽怜、翰林直学士林元来。明年，忽怜疾笃，有进药者，忽怜曰：“汝国奸臣执命，父子相仇，故帝遣我来监汝国。若我饮药死，其得无后言乎？”竟不饮而卒。

十年，炁来朝。王维绍、宋邦英、宋璘等谮（光原），又言下场皇后及左丞相阿忽台、平章政事八都马辛，欲使（光原）羊发为僧，以瑞兴侯玠继尚宝塔实怜公主。崔有等诣中书省，论维绍奸恶，省臣执维绍囚之。高世全等劝炁还国，炁不可曰：“我闻（光原）遣人于路要我，沉于河。我虽老，独不畏死乎？”既而，朝廷趋炁，乃服药致痢，自夏至秋不起。

十一年，（光原）奉皇太子命，迁炁于庆寿寺。自是，国政复禀命于（光原）。五月，炁归国。明年，卒。炁在位三十五年，年七十三，赐谥忠烈。（光原）又名璋，蒙古名曰益智礼普化，齐国大长公主子也。

至大元年，（光原）来朝，留大都二年。崔有等上笺请

(光原)归,时武宗及皇太子待(光原)甚宠,三年,(光原)信左右之谗,杀其世子鉴及鉴从官金重义。

仁宗即位,复诏(光原)还国,不欲行,请俟至秋,冬。帝允之。

皇庆二年,(光原)以子焘入见,请传位于焘,帝策焘为高丽国王。(光原)又以其侄嵩为沈王世子焉。(光原)构万卷堂于燕邸,招致姚燧、赵孟頫、店集等,与之游,以典籍自娱。右丞相秃鲁罢,帝欲以(光原)为相,(光原)固辞。焘,(光原)之第二子,蒙古名阿剌讷忒失里。焘既嗣位,尊(光原)为上王,奉(光原)及公主归。

延祐元年,(光原)复入朝。

明年,(光原)奏请传沈王位于世子嵩,自称太尉。王焘入朝,谒帝于上都,尚营王女亦怜真八刺公主。先是,魏王阿木哥流于大青岛,其庭砖光彩班烂。有人白焘曰:“魏王庭中砖,皆成牡丹诸花卉状。”(光原)甚喜,命图之。事闻于帝,遣吏部尚书卜颜、必闾赤买驴来责问,并慰籍魏王。

延祐六年,(光原)降香于江南,行至金山。英宗趣召(光原)返命,甲士拥之以行,从臣皆奔窜。(光原)至大都,命中书省护送还本国,(光原)仍迟留不即行。十月,下(光原)于刑部狱。既而,祝其发置之石佛寺。十二月,流(光原)于吐藩撒思吉之地。高丽群臣止书于中书省,讼(光原)之冤。是年,诏焘入朝,以焘不奉行帝敕,遣翰林待制沙的等讯之。

至治三年,帝命量移(光原)于朵思麻之地。是年,泰定帝即位,大赦天下,召(光原)还。

泰定元年,敕焘还国,复赐国王印。以金元祥、赵延焘等贰于沈王,并杖流海岛。是年十二月,(光原)卒于大都。(光原)在位五年,年五十一,赐谥忠宣。时沈王嵩之党柳清臣、

吴潜诣中书省，诬焘盲聋暗哑，不亲政事，且云：“上王奏仁宗皇帝，以焘为高丽王，以嵩为世子，已有定命。至英宗时，焘与伯颜秃古思令金怡止王，夺嵩世子印，又夺嵩田宅。”帝遣买驴质问，焘辞疾不出迎。买驴意焘实聋哑，径入王宫，宣诏诘问。焘对曰：“世祖皇帝赐我先王高丽王世子印，武宗皇帝又授以沈王爵，未几袭封高丽王。洪重喜来曰：“一身不宜兼绾两王印，奏于帝，命我为高丽王，延祐三年，我入朝，先王授我世子印，谓曰：‘世祖皇帝赐些印曰：待允子长，传与之。’今党嵩者言：先王听金怡言，以印与我。然仁宗宾天二年，先王窜吐蕃时，予在国，何暇与伯颜秃古思谋。且印为延祐三年所受，而言英宗时所与，廖妄如此，但愿吾父子相夷耳。先王以世祖外甥，又有累朝佐命之功，重喜尚曰：‘一身不可兼两王。’况嵩有何功德，既为沈王，又索高丽世子印耶？先王田宅，已与嵩者，曾有帝命，敦敢违异？但懿州所置廨、典库、店铺、江南田土，先王所与者，文契俱在。营城、宣城两埽里，世祖为高丽王朝见往来供给置之，子不得传之于父，而他人有之，岂其礼也？”买驴见焘礼容严肃，言辞有叙，乃曰：“帝所以命臣来者，察王疾也。以今所见，向者之言皆诬。”于是頔等皆怕愧。时使人络绎，焘皆不接见。其人擅作威福，多纳贿赂，买驴疾其所为，并趋之速返。

天历二年，焘之下安君琮贺文宗复位，又遣金之镜请传位于世子禎。

明年，帝册禎为高丽王，遣七十坚来取国玺授之。禎，焘之长子也，蒙古名普塔失里，尚诸王焦八女德宁公主。是年五月，帝遣禎之国。

至顺三年，辽阳行省来索朱帖木儿、赵高伊二人。先是，二人诬譖禎于帝曰：“辽阳与高丽谋奉受权帖木儿太子叛。”

已而来奔。未几，盗杀二人于市。二月，帝遣王问郎中蒋伯祥等来，禎郊陷害，伯祥传帝命曰：“已命上王复位。”焘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国玺，封于库，焘遂入朝。初，禎以世子来朝，丞相燕帖木儿悦之，视如己子。伯颜恶燕帖木儿专权，不礼禎，惠宗即位，燕帖木儿卒，伯颜待禎益薄。禎与唐其势等淫湎，伯颜益恶之，目为泼皮，奏言：“王禎无行检，不宜宿卫。”帝从之。

元统三年，焘以梦，改名为 ，后至元五年，焘卒，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六，赐谥忠肃。焘遗命传位于禎，伯颜寝其事不奏，且言：“王焘本非好人，且有疾，宜死久矣。泼皮虽嫡长，说不必复为王。惟曷可。”

明年，伯颜贬死，脱脱奏复禎王位。是年，禎始还高丽。

至正三年，李芳、曹益清等上书中书省，极言禎荒淫无道，请立行省以安百姓。冬十月，帝遣资政院使高龙普、太监朴帖木儿不花，赐禎龙衣御酒。十一月，又遣乃住等八人来，又以颁赦遣大卿朵赤、郎中别失哥六人来。禎欲托疾不迎，龙普曰：“帝尝谓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禎乃率百官朝服郊迎，听宣诏于征东省。朵赤、乃住等蹴禎缚之。禎急呼高院使，龙普叱之，使者皆拔刃，百官奔避。朵赤掖禎，载一马驰去。至京师，诏以槛车流禎于揭阳县。谕禎曰：“尔剥民已甚，虽以尔血馆天下之狗，犹不蔽肆。然朕不嗜杀，是用流尔揭阳，尔无我怨。”

四年正月，禎行至岳阳县卒，或云遇鸩焉。禎死，高丽人无悯之者。禎在位六年，年三十六，后赐谥忠惠。长子昕，蒙古名八思麻朵儿只，母为德宁公主。昕性聪慧，高龙普抱之见帝。帝问曰：“汝学父乎？抑学母乎？”对曰：“愿学母。”帝称其好善、恶恶，遂命袭王位，时年八岁。五月，遣李麻、

泰瑾册昕为高丽国王。至正八年卒，在位四年，年十二，赐谥忠穆。昕卒，德宁公主命德成府院君奇辙、政丞王煦摄行征东省事。王煦等遣李齐贤来，表请以祜母引祺、祜庶子祗，皆可为国王，请简一人以嗣。

九年诏以元子祗嗣高丽国王。

十一年，帝又以江陵大君祺为国王，遣断事官完者不花来封仓库宫室，取国玺以归。祗逊于江华，未几遇鸩而卒，在位三年，年十四，后赐谥忠定。祺，蒙古名伯颜帖木儿，尚鲁国公主。既嗣位，命李齐贤摄政丞，权征东征省事。齐贤综核名实，进贤黜佞，声举翕然。

十二年，日本兵船至，王京大震。先是，日本屡犯高丽境。至是，乃大举入寇，境内骚然。

十三年，册立皇太子，赦天下，遣太府监山童等来颁诏。太子，奇皇后所出也。奇氏，高丽人，本贱。至是，帝追封皇后父荣安王，母李氏为荣安王夫人，皇后兄子奇辙授为大司徒，富贵震一时。辙尤骄横，祺不能堪。

十六年，有密告辙潜通双城叛民谋逆，祺杀之，夷其族。适帝使直省舍人送大司徒宣命、印章于辙，西北面兵马副使辛询遇诸涂，夺其宣命、印章，杀僉从，使者逃归。事闻，遣断事官撒迪罕、奉御朵歹宣诏，询问情伪。祺斩其西北兵马使以谢，并附奏奇辙之罪状。自是，使命通好无间。

十九年冬，红巾贼渡鸭绿江，陷义州，又陷静州、麟州及西京。

二十年，祺卜迁都避之，不吉，仍营白岳宫阙为新京，移居之。

二十一年，红巾贼潘诚、沙刘、关先生等率众十余万渡鸭绿江，祺走福州，遂陷王京。

至次年，安祐、崔莹等合兵二十万，围王京，贼大败，斩沙刘。关先生余党渡鸭绿江而去，贼遂平。

二十三年，皇太子欲为奇皇后复仇，乃立德兴君塔思帖木儿为国王，奇三宝奴为太子，发辽阳行省兵送之。先遣李家奴赍诏来。祺闻其事，陈兵卫以迎之，以百官耆老上中书省书，付李家奴。其书曰：“世祖皇帝嘉我忠敬王先天下朝觐之功，厘降帝女于忠烈王，且许以不革国俗，以至于今。塔思帖木儿，乃忠宣王出宫入嫁白文举所产者也，奸臣崔濡诬告朝廷，夺我王位，至烦天兵。其如世为甥舅之义何？伏望敷奏天聪，执塔思帖木儿、崔濡等归之小邦，以快国人之愤。”

二十四年，崔濡、塔思帖木儿以大兵一万围义州，为崔莹等所败，一军皆没。十月，遣翰林学士承旨奇田龙诏王复位，送崔濡于高丽，祺杀之。

二十五年，公主卒，祺更名颢。

二十八年，明兵至，帝与皇后奔上都，遣利用监卿蛮子罕来。命颢分遣诸将以图恢复。颢使李成瑞至上都贺朔。

二十九年，遣使进颢右丞相。是年五月，颢奉表于明太祖，以停至纪元告于国中，自是遂与元绝。

## 卷二百四十三

### 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外国二

日本

日本，岛国也。自宋以前事，具各史。

世祖中统元年，封高丽世子（ㄚ典）为高丽王，遣还国，遂欲价高丽以能日本。时日本国主为龟山天皇，建元文应。

至元二年秋八月，世祖选可使日本者，以兵部侍郎黑的佩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佩金符，充国信副使，并赐高丽国王书曰：“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故今遣黑的等往日本，欲与通和。卿其导达去使，以彻彼疆开悟东方向风慕义。兹事之责，卿宜任之，勿以风涛险阴为辞，勿以未尝通好为解。恐彼不顺命，有阻去使，故托卿之忠诚。卿其勉之！”高丽王植乃遣其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与礼部侍郎金赞，为黑的等向导。

四年春正月，至高丽巨济且构边浦，畏风涛之险而还。王植乃使宋君斐偕黑的等，诣阙上书曰：“诏旨所谕使臣通好日本事，谨遣陪臣宋君斐等伴使臣以往。至巨济县，遥望对马岛，大洋万里，风涛蹴天，意谓危险若此，安可奉上国使臣冒险轻

进。虽至对马岛，彼俗顽犷列礼义，设有不轨，将如之何？且日本天与小邦未尝通好，但对马岛人时因贸易往来金州耳。小邦自陛下即位以来，深蒙仁恤，三十年兵革之余，稍得苏息，绵绵存喘，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不尽心力，有如天日。”世祖怒，王植以辞为解。

八月，复遣黑的等，赐王植书曰：“向者遣使招怀日本，委卿向导，不意遂令徒还。意者日本既通好，则必尽知尔国虚实，故托以他辞，然尔国人在京师者不少，卿之计亦疏矣。且天命难谏，人道贵诚，卿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今日本之事，一委于卿，卿其体朕此意，通谕日本，以必得要领为期。”王植意犹豫未决，其国人李藏用上书黑的，请期以岁月，徐观日本之至否，至则奖其内附，否则置之度外，其辞甚恳。至植，以藏用上使者书，不先与己言，疑有贰心，即配流藏用。其接伴起居舍人潘阜，亦坐不告，配流，阜与黑的对谈，武士突入执之。黑的怒，诘知其故，乃还藏用书曰：“我归奏此事，幸皇帝听之，天下之福。如不听，于汝国亦无罪。由是藏用、阜俱获宥。

王植不得已，使潘阜赍世祖玺书至日本，并与日本主书曰：“我国臣事蒙古大国，稟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勿以风涛险远为辞，其佛严切。兹不获已，遣起居舍人潘阜奉皇帝书前去。遣国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欲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幸贵国商酌焉。”阜至日本，留太补府五月，不得报而还。时日本政在大将军惟康，年幼，为相模守北条时宗所拥立。至是，时宗执政权，以为牒状多失礼，莫如不答，故抑而不遣云。

高丽遣藏用来朝，帝谓藏用曰：“联社尔国犹一家，尔国有难，朕不救乎。朕征不庭之国，尔国出师助战，亦宜也。宜造战船一千艘，其大可载米三四千石者。尔于宋风顺，则两三日可至日本，则朝发夕至。此汝国与蛮子人言也。尔归，以此言告于王。”

秋七月，高丽遣潘阜来朝上书曰：“向诏臣以宣谕日本，臣既差陪臣潘阜奉皇帝玺书并赍臣书及国赉往谕。其边吏不纳，留置西偏太宰府者凡五月，馆待甚薄，授以诏旨，又无报章，以故不得要领而还。未副圣虑，惶收公安部深。”九月，帝复遣黑的、殷宏赍玺书使日本，命高丽人导之。六年春三月，黑的等至对马岛，岛民拒之。黑的等忿斗，虏岛民塔次郎、尔四郎二人而返。四月，黑的、殷宏复命，献其所执二人。帝大喜，谓塔次郎等曰：“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世耳。”资给甚厚。六月，帝命高丽送塔次郎、弥四郎还，且命中书省牒日本国，言其事。日本人仍不报。

七年十二月，帝择廷臣可使日本者，陕西宣抚使赵良弼请行，授良弼秘书监，充国信使，给兵三千人为护从。良弼辞，独与书状官二十四人发。

八年九月，高丽使通事别将徐称吉偕良弼至日本之筑前今津津，使欲击之。翼日，其筑后长官藤原给资率兵往，诘难不已，求国书。良弼曰：“国书宜献于王所，若不允，由传之大半岛军。不然，不敢释手。”数日，给资复往，谓良弼曰：“我国自太宰府以东，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汝国遣使至此，而不以国书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随文帝遣裴清来，王郊迎成礼。唐太宗、高宗遣使，皆得见王。何独不见我国使臣乎？乃出国书录本授之。日本人仍不答，令太宰府遣人送良弼等

于对马岛。良弼既见拒，无以复命。太宰府守护官亦恐开衅于中国，异日兵祸不易弭，乃私与良弼定约，遣弥四郎等十二人，伪称使介，从书状官张铎入朝。帝召见铎，宴劳之。铎奉曰：“赵良弼遣臣来言，去岁九月与日本国人弥四郎等至太宰府西守护所。守者云：‘曩为高丽所给，屡言上国来伐，岂知皇帝好生恶杀，先遣行人下示玺书。然王高潮去此尚远，原先遣人从使者回’”故良弼遣臣偕弥四郎等至京师。”帝疑其诈，命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问姚枢、许衡，皆对曰：“诚如圣算，彼惧我加兵，故发此辈侦强弱耳。宜示之宽仁，且不应听其入见。”帝从之。十年三月，赵良弼复至太宰府，又为日本所拒。六月，良弼归，帝问其始末。良弼曰：“臣至太宰府，数春不恭罪，谕以礼意，太宰府官愧服，求国书。臣曰：必见汝国王始授之。往复数四，至以兵胁，臣终不与，但以副本示之。后又声言大将军以兵十万来求书，臣曰：‘不见国王，宁持我首去，书不可得也。日本知臣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帝曰：“卿可谓不辱君命矣。”良弼具记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姓、风俗土宜上之。帝又问用兵之策，良弼具奉，不宜以有用之民力，填无穷之巨壑，请勿击。帝不从。

十一年正月，日本主龟山天皇伟位于其太子，号为俊宇多天皇，改元建治。三月，帝以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邱等，将屯军及女真军并水军共一万五千人、战船九百艘，期以七月攻日本，又命高丽发兵千六百人助之。

八月，元帅忽敦、右副元帅洪茶邱、左副元帅刘复亨抵高丽，高丽以都督使金方庆等将三翼军，共八千人，与忽敦等由合浦攻对马岛。日本将允宗助国率八千骑御之，使译人至船上问来故。忽敦等不答，遂登陆，薄日本军。助国战死。忽敦等转攻壹岐岛，登岸立赤帜，日本将平经高败走，婴城自守。翌

日，城陷，经高死之。忽敦等连破三岛，肆行杀戮，获妇女以索贯手心，系于船侧。

日本人大震，征其藩属兵十万二千余人赴援。忽敦等与日本战于博多，诸将凭高鸣鼓，指挥兵士，进退应鼓声。敌有陷阵者，则围而击之。又发铁炮，歼敌兵无算。日本人败走，忽敦乖进至今津，佐属与日本将菊池康成等战于赤坂，又与少貳沉惠战于百道原，均败之。觉惠子景资善骑射，射刘复亨坠马。忽敦等列阵松林，日本半大坂赖康来拒，复败走。会日暮，诸将乃次第登舟。

金言庆谓忽敦、洪茶邱曰：“我兵虽少，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请复决战。”忽敦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敌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刘复亨疮重，乃引所部先归。是夜大风雨，官军战船角崖石多破坏，忽敦等乃乘夜引去。

十二年二月，帝复使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计议官撒都鲁丁斋玺书通好于日本，高丽人郎将徐赞及搆工上佐等三十人导行。四月，杜世忠等至长门室津，既而移筑前太宰府。八月，太宰府护送世忠等至鎌仓。九月，北条时宗斩杜世忠、何文著、撒都鲁丁及书状官董畏、高丽人徐赞于龙口，梟其首。

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金来易铜铁，许之，于是日本人始知宋亡。

十五年七月，高丽王晳入朝，而奉曰：“日本一岛夷耳，恃险不庭，敢抗王量！臣原造船积粟，声罪致讨。”帝曰：“卿归，与宰相熟计，遣兵讨之。”十一月，立淮东宣慰司于扬州，谕沿海官通日本市舶。

十六年六月，宋降针范文虎、夏贵使周福、栾忠及日本僧

灵果、通事陈光赍书至日本，俱为日本人斩之博多。七月，宋旧臣牒告日本曰：“宋朝已为蒙古所灭，恐又危及日本，敢来告。”

十七年二月，帝始闻日本杀使者之事，忻都、洪茶邱请自率兵往，帝谕，姑缓其事。八月，高丽王晳入朝，请以高丽兵戍耽罗者社东征之师，帝许之。时忻都、洪茶邱皆受帝策画，茶邱曰：“臣若不举日本，何面目复见陛！”遂约曰：“洪茶邱、怕都率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发合浦。直抵日本城下，破之必矣！”帝乃以阿剌罕为左丞相，范文虎、怕都、洪茶邱为中书右丞，节庭、张拔都为参知政事，兼行中书省事。九月，遣也速达儿、崔仁著以水达达之在开元、北京、辽阳者移置东宁府，以赴征日本之役。十月，遣使括开元等路兵三千人从行，得兵十万，命范文虎将之。十二月，以高丽王晳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以金方庆管领高丽都元帅，朴球、金周鼎为昭勇大将军、左右副都统，并授虎符，赵仁规为宣武将军、王京断事官，授金符，朴之亮等十人为武德将军、管军千户，授金符，赵抃等十人为昭信校尉、管军总把，金仲成等二十人为忠显校尉、管军总把。

十八年春正月，帝召阿剌罕等同受训谕，以张珪、李庭留后，命忻都、洪茶邱取道高丽陆行，是为东路军，其军实则舟运之。范文虎请马二千，给秃失忽军及回回炮匠。帝曰：“水战安用此！”不从。三月，给征东善射者及高丽兵钞四千锭。以耽罗新造船会洪茶邱。以刑徒减死者付忻都为军士。帝谕范文虎等曰：“彼留我使不还，故使卿辈为此行。朕闻汉人言，取人家国，欲得百姓土地，若尽杀百姓，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实忧之，恐卿等不和耳。若彼国人至，与卿等有所议，当同心协谋，如出一答之。”仍中严军律，乃给衣甲、弓矢、海青

符。是时，忻都、洪茶邱先发，已抵高丽。高丽王晳令士卒，虽遭父母丧，过五十日者，即从军。

五月，忻都、洪茶邱及金方庆、朴球、金周鼎等以蒙古、高丽、汉军四万人，战船九百艘，发合浦。丙辰，攻日本对马岛及壹岐岛，杀民三百余人。岛民匿山中者，军士闻儿啼，辄寻而杀之。日本将少貳资时，龙造寺李时率兵数万，与诸将战于壹岐岛之濑浦。大国发火炮，日本人败走，杀其少貳资时。六月己巳，复战于筑前志贺金岛，洪茶邱几为日本所获，裨将王万户救之，茶邱仅免。庚午，复战，又失利。时军中大疫，病死者已三千余人。诸将进至宗像海，北条时宗遣其将秋田城次郎等来援。大军联战船为圜营，外列巨舟，设石怒。俟薄南击乃发。日本战船小，不能敌，前后来攻者皆败退。国中人心汹汹，市无柴米，日本主亲至八幡祠祈祷，又宣命于太神宫，乞以身代国难。

先是，诸将相约：忻都、洪茶邱由高丽泛海至壹岐岛，范文虎、李庭等由庆元至平户岛，平户周围皆水，可以屯兵，先据此岛，使人乘轻舟如壹岐，召忻都、洪茶邱合兵共进，以六月望前，会于平户。会阿刺罕军行次庆元，病卒，帝命左丞相阿塔海代总军事，未至，而文虎与庭已发。至是，忻都、洪茶邱等相议曰：“向约江南军与东路军会于壹岐岛，今南军失期，我军先至，大战者数矣，船坏粮尽，将奈何？”金方庆不答。经十余日，又言之。方庆曰：“奉命赍三月粮，今一月粮尚在，俟南军至，合而攻之未晚也。”诸将不敢言。

既而范文虎、李庭以船三千五百艘、兵十余万至次能、志贺二岛，忻都、洪茶邱率所部会之，舳舻相衔而进，屡为日本人所却，招讨使忽者哈思等战没。诸将双累失利，乃移于肥前鹰岛，见山影沓波，疑暗在海口，不敢近。会青虬见水上，海

水作硫黄气，怪异百出，军心震骇。

八月四子朔，飓风大作，战船皆破坏终覆没，左副都元帅阿剌帖木儿以下溺死者无算，流尸随潮汐入浦口，积如邱陵。漂流免死者尚数千人，至鹰岛，缮治坏船，欲逃归，皆为日本人所杀。范文虎、李庭等船亦坏，庭抱船板漂抵岸上，以余众由高丽北还。

先是，行省平章政张禧与右丞范文虎、左丞李庭等同率舟师至肥前，禧舍舟薇垒于平户，约束战船相去各五十步，以避风涛撞击，故禧所部独完。范文虎议还，禧曰：“士卒溺死者大半，其脱者皆壮士也，曷若乘其无回顾心，因粮于敌，以求一逞。”文虎等不从，曰：“还朝问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禧乃分船与文虎等乘之去，军士不返者凡十余万人，高丽兵死者亦七千余人。

八月，文虎等至高丽合浦，收散卒而归，诳言于帝曰：“至日本，欲攻太宰府，暴风坏舟，犹议战。万户厉德彪、招讨使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辄逃去。故本省载余甲至合浦，散遣之，使各归原籍”云。未几，败卒于闾脱归，言曰：“七月至平户岛，移五龙山。八月一日，飓风坏舟，者将各择坚妈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众议，推张百户为主，听其约束。方伐木作舟欲还，日本人来战，尽败没。余二三万人，为其所虏，至八角岛，悉杀之，惟谓新附军为唐人，宥为奴，闾等是也。”既而，军人莫青与吴万五等亦逃归，所言与闾略同。于是范文虎等皆获罪，惟张禧独免。帝以不得志于日本，复命阿塔海发兵，一时无敢谏者。江南行台御史大夫相威极论其事，帝始命罢兵。

十九年三月，南军总把沈聪等六人逃至高丽，高丽遣印侯柳庇送之归。

二十年正月，帝复欲发兵，以阿塔海为征东行中书省丞相，以高丽王晳为左丞相，命枢密院集军官规画事且，发所造回回炮及匠人张林等付征东行省，给钞及衣甲于诸军。既而，民间骚动，盗贼频发，忽都帖木儿、忙古带乞益兵击寇，乃谕阿塔海曰：“所造战船宜少缓，所拘商船其悉还之。”

是岁，南海补陀寺僧如智言于帝曰：“今复兴师致讨，多害生灵，彼中亦有佛教、文学之化，岂不知大小强弱之理？如今臣等赉圣旨宣谕，彼必欣心归附。”帝从之，乃使如智及提举王君智赉玺书至日本。八月，过大洋，遇飓风，不能达而返。

二十一年正月，复遣如智及王积翁至日本，由庆元航海。会舟人杀积翁，仍不果至。自后，帝屡欲兴兵，为群臣所谏而止。

成宗即位，丞相完泽力主罢兵，自此征日本之议始寢。

大德二年，日本主传位于太子，号为后伏见天皇。大德三年，江浙行省臣劝帝复讨日本，帝曰：“今非其时也。”使江浙释教总统补陞僧一山，赉诏使于日本，诏曰：“比者有司陈奏，尝遣补陀僧如智等两奉玺书通好，咸双中途有阻而还。朕自临御以来，缓怀属国，薄海内外，靡有遐遗。日本之好，宜复通问。今补陀僧一山，戒行素高，可令往谕，附商舶以行，期于必达。腾特从其请，并欲道先皇意也。至于敦好息民之事，王其图之。”一山至太宰府，日本人拘之于伊豆，不报命。

大德五年，日本主传位于太子，号为后二天皇。冬十二月，日本讹言，有兵船二百艘将攻萨摩甌岛，然实无出兵之事。

惠宗至正中，日本屡寇濒海州县。二十三年，掠蓬州，万户刘暹击败之。

## 卷二百四十四

### 列传第一百四十八

#### 外国三 安南

安南，古称效趾，本汉日南郡地。唐高宗调露元年，改安南都护府，隶岭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后梁贞明中，始为土豪曲承美所据，南汉刘隐伐承美执之，并其地。寻为爱州将杨延艺所据，州将吴昌岌复夺之，传其弟昌文。宋开宝七年，遣使朝贡，始封交趾郡王，自是弃为外域。后为其将黎桓所篡，桓之后又为大校李公蕴所篡。公蕴之后昊（日/山）无子，以女昭盛主国事。理宗绍一三年，昭盛让位于其夫陈日昝，陈氏遂有其国。宋景定三年，封日昝为太王，以其子光晷为国王。

宪宗七年，大将兀良合台既平大理，移兵向交趾，三遣使谕降，皆不返，于是分道进攻。师抵洮江，日照遣兵乘象拒战。兀良合台子阿术，年十八，率善射者射其象，象惊奔反蹊，其众遂大溃。明日，日昝断扶鹵桥对岸而陈。大军未测水深浅，沿江仰空射之，矢坠水而不浮，知为浅处，即以骑兵济。日昝败走，斩其宗子富良侯。都城，得前所遣三使，出之狱，以破竹束体入肤，比释缚，一使死，遂屠其城。留九日，以炎暑班

师，更遣二使招日昃来归。日昃自海徧还，见国都残毁，大愤，乃缚，三使遣还。会日昃传国与子光暄，改元绍隆，遣其女婿以方特来见。兀合台送诣行在所，别遣纳刺丁往谕之曰：“昔吾遣使通好，尔等执而不返我，是以有去年之师。以尔主播越草野，复令二使招安还国，又缚还我使。今特再加开谕，如果矢心内附，则国主亲来。若犹不悛，明以报我。”光暄得书，遽纳款，且曰：“俟降德音，即遣子弟为质。”

世祖中统初，以礼部郎中孟甲、员外郎李文俊充正副使，持诏往谕曰：“祖示以武功创业，文化未修。朕纘丞丕绪，鼎新革故，务一万方。适闻尔邦有向风慕义之诚，念卿昔在先朝已尝臣服，远贡方物，故颁诏旨，谕尔国官僚士谍，凡衣服典礼风俗一依本国旧制，已戒边将不得擅兴兵甲，侵尔疆场，乱尔人民。各宜安治如故。”光暄即其通侍大夫陈奉公等诣阙献书原臣附。帝封光暄为安南国王，赐西锦三、金熟锦六，并授虎符。复降诏曰：“卿既委贄为臣，其自中统四年为始，每三年一贡，可选儒士、医人及通阴阳卜筮、诸色人匠，各三人，及苏合油，光香、金银、丹沙、沈檀香、犀角、玳瑁、角牙、绵、白磁盏等物同至。”仍以纳刺丁充达鲁花赤，往来其国。光暄遣其员外郎杨安养等入谢，帝赐玉带、缯帛、药饵、鞍辔有差。

至元二年，赐光暄历并颁改元诏。光暄复遣杨安养上表三通，三定所贡方物，二免索儒医工匠人，三原请纳刺丁长为本国达鲁花赤。帝许之。四年，复下诏谕以六事曰：“凡亲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前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赋税，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以数事表来附之，深诚也。乡令来贡不逾三年之期，其诚可知，故告以我祖宗之法，亦以诚谕。且君长来朝，子弟入质，籍民、定赋，出军相助，古亦有之，岂今日之创制

哉。各举出军一事，无以征行远戍为虑。但来人杨安养称，有占腊、山獠之患。彼二寇如能降伏，复有何事？交兵之道，孰以为易！倘不用命，必当讨伐。况汝来奏，尝有一家人之言。今闻纳刺丁在彼中，多回鹮禁约，不使交谈。果如所言，一家之礼，岂有如此耶？君臣之义，实同父子，岂有臣子而背其君父者！当熟思以全终始之义。

五年，以忽笼海牙代纳刺丁为达鲁化赤，张庭珍副之。光霁立受诏，庭珍责大义，使下拜，既而曰：“汝朝官尔，我王也，何得与抗礼？”庭珍曰：“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况天子命我为安南之长，位居汝上邪！”光霁语塞。中书省复移牒光霁，言其受诏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礼，引《春秋》之义责之。光霁复书言：“本国钦奉天朝，已封王爵，岂非王人乎？天朝奉使复称：王人与之均礼，恐辱朝廷。况本国前奉诏旨，悉依旧俗，凡受诏令，奉安正殿而退避别室，此本国旧典也，惟阁下察之。”中书省复移牒切责曰：“考之《春秋》，叙王人于诸侯之上，《释例》云：王人盖下士也。夫五等季君，外臣之贵也。下士，内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贵者之上，正以王命为重也。后世列王为爵，诸侯之尤贵者，顾岂有以王爵为人者乎？王宁不知而为是言耶，抑辞令臣误为此言邪？至于天了之诏，人臣当拜受，此古今通义。乃循旧欲，奉安正殿而退避别室，王岂能自安于心乎？前诏所言，盖谓天壤间不啻万国，国各有俗，骤使变革，有所不便，故听用本俗，岂以不拜天下之诒为从俗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国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则王以为何如？”是年，光霁遣范崖、周览人贡。

七年，以叶式捏为安南达鲁花赤。光霁遣黎佗、丁拱垣人贡表言：“微臣僻在海隅，得沾圣化与函生，欢抃鼓舞。乞念臣自降附上国，虽奉三年一贡，然往来使臣疲于奔命，未尝一

日休息。至天朝所遣达鲁花赤，辱临臣境，动有挟持，凌轹小国。虽天子明并日月，安能照及覆盆。且达鲁花赤可施于边蛮小丑，臣既席封为一方屏藩，而反立达鲁花赤以监临之，宁不见笑他国？复望圣慈矜恤，凡天朝所遣官，乞易为引进使，庶免达鲁花赤之扰。”

十二年，帝复降诏曰：“衣宗定制，凡内附之国君长亲朝，子弟纳质，籍户口、输岁赋，调民助兵，仍置达鲁花赤统治之。此六事，往年已谕卿矣。归附逾十五年，未尝躬自来觐，数事意未举行。虽云三年一贡，所贡之物，皆无补于用。谓卿久当自悟，略而不问，何为迄今犹未知省？故复遣合撒儿海牙往尔这国，谕卿来朝。倘有他故，必不果来，可令子弟入朝。此外本国户口，若未有定籍，输赋、调兵，何由斟酌？苟尔民实少，多取之，力将不及。今籍尔户口，盖欲量其多寡，以定兵赋之制。其所调兵，亦不令远适他所，止从云南戍兵，相与协力而已。”光嵩遣黎克复、黎文粹上表谢罪。八年，遣冯庄、阮元入贡。九年，又遣童子野、杜本入贡。十一年，遣黎克复、黎文粹入贡。会大兵平宋，克复等由湖广还国。

十四年，光嵩卒，国人立其世子日烜，遣中侍大夫周仲颜、中帝大夫吴德邵来朝。帝遣尚书柴椿等持诏，趣日烜赴阙。先是，使传之通，止由鄯阐、黎化间。至是，帝命椿自江陵直抵邕州，以达效趾。椿等至邕州永平寨，日烜遣人上书，谓：“近闻国使辱临敝境，边民无不骇愕，不知何国人使。”椿回牒曰：“礼部尚书等官奏上命，以事由邕州入尔国，所有导护军兵，合乘垒骑，宜来首远迓。”日烜使御史中赞知审判院事杜国计先至，其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来迎。日烜就馆，凶使者。宣诏毕，椿谓曰：“汝国内附二十余年，汝父受命为王，汝不请命自立，今复不朝，异日朝廷加罪，将何以学其责？”日烜

仍旧例设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归馆，日烜遣范明宇来谢罪，改宴集贤殿，自言：“先群弃世，予初嗣位，天使之来，使予忧惧交并。窃闻宋主幼小，天子怜之，尚封公爵，于小国亦必加怜，若亲朝之礼，予生长深宫，不谙风土，恐死于道路。俟天使归，谨上表达诚瘵献异物。”椿曰：“宋主年未十岁，亦生长深宫，如何亦至京师？但诏旨之外，不敢闻命。且我实来召汝，非取赂也。”椿等还，日烜遣范明宇、郑国瓚、杜国计奉表陈情，言：“孤臣稟气衰弱，且道路险远，徒暴白骨，致陛哀伤，无益天朝之万一。伏望怜臣，得与鰥寡孤独保其性命，以终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国生灵之大福。”兼贡驯象二。廷议以其饰辞抗命，延引岁月，宜进兵境上，遣官问罪。帝不从，复遣尚书梁曾再谕日烜来朝，若果不能亲至，则积金以代其身，两珠以代其目，副以顺土、方技、工匠各二，以代其民。不则修尔城池，以待天兵之至。日烜遣其叔父遗爱来朝。

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颜帖木尔为使，别设僚佐。日烜拒弗纳。帝下诏曰：“曩安南国王陈光暉生存之日，尝以祖宗收抚诸蛮旧例六事谕之，彼未尝奉行。光暉既没，其子又去请命而自立。遣使立。遣使召之，托故不至。今又以为词，故违朕命，止令其叔父入觐，既欲兴师致讨。缘尔内附入贡有年矣，其可效尔无知之人枉害众命！尔既称疾不朝，今听汝以医药自养，故立汝之叔父遗爱代汝为安南国王，抚治尔众。其或与汝百姓辄有异图，大兵深入，戕害性命，无或怨怼，实乃与汝百姓咎！”是年，日仍遣阮道学来贡。于是加柴椿行安南宣慰使者元帅，李振副之，以新副军千人送遣爱之国，日烜戕杀之。

二十一年，又遣中大夫陈谦甫贡玉杯、金瓶、珠绦、金领及白猿、绿鸂等物。初，镇南王脱欢奉命征占城，遣荆湖行省

左丞唐兀觞、右丞唆都将兵会。帝疑安南与占城通牒，令军行假道于其国，且责日烜运粮至占城助军。仍命鄂州达鲁花赤赵翥佳谕之。比官军至衡山县，闻日烜从兄兴道王陈峻提兵拒守境，上言本国至占城水际俱不便，原献粮退军。及至永州，移文令日烜除道迎谒。至思明州，王复下令督之。至禄州，闻日烜阴兵邱温县，邱急岭隘路，遂分军两道并进，万户李罗合答和、招讨使齐深为西路，由邱温县进，怯薛撒略儿、万户李邦宪为东路，由邱急岭进，王以大兵继之，复遣总把阿里谕以兴兵之故，实为占城，非为安南也。至急保县，安南兵阴不得前，东军破可离隘婴儿关，获间谍人杜伟等斩之。至洞板隘，又遇安南兵，败之。实际峻在内傍隘，进兵至变住村，谕其收后僻路以迎王师，不从。官军分六道进攻，至万劫江，尽破诸隘。峻尚拥船千余艘，距万劫十里而阵，各翼水军连战俱捷。王与行省官亲临东岸督之，夺船二十余艘，峻败走。官军乘间缚筏为桥，渡富良江，时西军亦破支凌隘。明年正月，日烜自将十万众，与官军大战于排滩，元帅乌马儿、招讨使纳海、镇抚孙林德等败之。日烜退守涉泸江，又败走，乃令阮郊锐奉书谢罪，且请班师。大军渡江，壁于安南城下。

明日，王入其国都，知日烜僭称大越国主宪天体道大明光孝皇帝，禅位于太子，用“昊天成命之宝。”日烜即居太上皇位。见立国王，系日烜之子，行绍宝年号。所居宫室五门，额书大兴之门，左右掖门，正殿九间书天安御殿，正南门书朝天阁。时安南兵弃船登岸者犹众，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长、长安屯聚，峻复领兵船聚万劫江口，整军以待。

会唐兀撚、唆都竺兵回自占城，与大军合。分遣右承宽彻，引万户忙古撚、李罗哈答尔由陆路，左丞李恒引乌马尔由水路，败春兵船。日烜遣其弟文昭王陈遁侯、郑廷瓚拒战于义安，又

败。其兄子彰宪侯陈键复败于海口，键以其兵降。越三日，镇南王追败日烜于大黄江。日烜惧，遣宗人忠宪侯陈阳请和，纪遣近侍陶坚奉国姝至军中，乞罢兵。镇南王遣艾千户谕之曰：“既请和，曷不躬来自议。”日烜不听，至安邦海口，弃舟楫甲仗，匿山谷间。官军获船万艘，择者善者乘之，余皆焚弃。

日烜走清化府，其弟昭国王陈益稷率宗人秀（山爰）及妻子官吏迎降。日烜遣宗人忠宪侯陈阳及阮锐等来请和，王留之军中。

诸将以安南人虽数败，然增兵转盛。暑雨疫作，死伤亦众，占城既不可达，决计退兵。王不得已，引军还。

至如月江，日烜遣兵蹑其后，行至册江，未及渡，林箐伏发，唆都、李恒皆中流矢死，官军力战，始护王出境，亡者过半。阮锐逃伏草泽中，欲罢去，官军获斩之。此至元二十二年之一败也。事闻，帝震怒，乃罢征日本兵，大举伐安南。

二十三年四月，诏曰：“曩以尔国既称臣服，岁输贡献，而不躬亲入朝，因彼叔父陈遗爰来，以安南事委之，至则为其戕害，所遣达鲁花赤又却之水纳，至于用兵占城，略不供给，以致镇南王脱欢进兵。今因尔国近亲陈益稷、陈秀（山爰）虑宗国覆灭，殃及无辜，屡劝尔来朝，终不见从，自拔来归，朕悯其忠孝，特封益稷为安南国王，陈秀（山爰）为辅义公，以奉陈祀。申命脱欢、奥鲁赤兴兵平定其国。前此罪戾，止于尔之身，吏民无有所预。诏书到日，其各归田里，安生乐业。”

是年，日烜遣阮义全、阮德荣入贡，帝留义全等于京师。湖南省臣丝哥上言：“连岁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罢于转输，士卒触瘴病多死伤，群臣愁叹，四民废业。今复有事交趾，动百万之众，非所以恤士民也。宜宽百姓之力，积粮饷，缮甲兵，俟来岁天时稍利，然后大举未晚。”诏今岁令益稷暂驻鄂

州。

明年，以阿八赤为征交趾行省左丞，发江淮、江西、湖广三省蒙古、汉、券军七万人，船五百艘，云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万五千人，海道万户张文虎等运粮十七万石，分道讨安南。以奥鲁赤平章政事，乌马尔、樊楫参知政事，并受镇南王节制。日烜遣中大夫阮文通入贡。

十一月，师次思明州，留兵二千人以万户贺祉、张玉统之，令右丞程鹏飞将汉、券兵万人由西道入永平，奥鲁赤将万人从王由东道入女儿关。楫与乌马尔帅舟师由海道，经玉山、双门、安邦口，遇敌船四百余，击败之，夺其船，鹏飞经老鼠、陷沙、茨竹三关，十七战，皆捷。镇南王进次茅罗港，攻浮山寨破之。王命鹏飞以兵二万人守万劫口，且修普赖、至灵二山栅。命乌马尔、阿八赤合水陆兵径薄安南城。王帅诸军渡富良江，次城下。日烜走敢喃堡，王攻城下之。

二十五年正月，日烜及其子走入海，追之不及。遣乌马尔由大滂口迓交虎粮船。会文虎船至云屯山，遇敌兵，杀略相当，至绿水洋，敌船益众，度不支，且船胶不可行，乃沈米于海，而自趋琼州。时官军乏食，分道入山求粮。王自引兵还万劫。阿八赤将前锋夺关系桥，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得米十一万三千余石。乌马尔由大滂口趋塔山，遇敌船千余，败之，至安邦海口，迎文虎粮船不至，复还万劫，得米四万余石，分兵屯普赖、至灵二栅。日烜遣从兄兴宁王陈嵩屡来约降，故老我师。夜，又遣敢死士劫诸将营。镇南王怒，命万户解震焚其都城，左右谏止之。

神拏总管贾若愚献言曰：“帅可还，不可守。”诸将又言天时已热，粮且尽，宜还师。王从其言。合楫与乌马尔由水道先发，为安南兵所邀截，全军覆没。鹏飞简锐卒护王还，次内

傍关，安南兵大集，赖万户张均以精锐三千人殿，力战出关。谍知日烜分兵三十余万，守女儿关及邱急岭，连亘百余里，遏归路。诸军战且行，安南人乘高发毒矢，张玉、阿八赤皆死之。王由单已县趋盩州，间道至思明州，命奥鲁赤以诸军北还。日烜随遣近侍官李修、段可容贡方物，且进代身金人赎罪，并归所获俘愁，悉黥其额曰：“天子兵”，或黥曰“投南朝”云。此至元二十五年之再败也。

是年十二月，帝复召谕日烜曰：“尔表称伏罪，似已知悔。据来人代奏，谓尔自责者三：被召不来，一也；脱欢抚军而不迓，二也；唆都根底庶遮当，三也；若蒙赦宥，当遣质子、进美姬、岁贡方物。凡兹繆敬，将焉用此？若果出诚款，何不来自面陈。安有闻遣将，则遂事逋逃；见班师，则声言入贡。经斯奉上，情伪可知。尔试思，与其岭外偷生，无虑兵祸，曷若阙庭归命，被宠荣归。二策之间，孰得孰失？尔今一念违误，系彼一方存亡，故遣辽东提刑按察司使刘廷直、礼部侍郎李思衍、兵部郎中万奴，同唐兀觥、合散、瓮吉利觥等，引前差来阮全等二十四人回国亲谕。朕当悉宥前愆，复尔旧封。或更迟疑，决难宽恕。”

明年三月，廷直等至安南，日烜遣其中大夫陈克明等上表谢罪，具言：“已差从义郎阮盛从昔里吉大王赴阙。其乌马儿、樊楫参政，方行津遣。樊参政病卒，火葬讫，千户梅世英、薛文正等护其妻妾还家。乌马儿参政途中舟覆，溺于水而卒，其妻妾救出，俟续后资遣。军人陷没者八千余人，更行搜索得头目若干名、军人若干名，并从天使回中国。”乌马尔、樊楫实安南人所杀，表云楫病卒、乌马尔溺死，皆掩饰之词云。

二十七年，日烜卒，子日尊遣其臣严仲维、东子良等来告哀，且请袭爵，表言：“六尺微孤，夙受父训，于臣事天朝毋

废，岁贡一事，切切在怀。特遣中亮大夫严仲维、右武大夫陈子良等奉纲贡信物进献。”帝简张立道为礼部侍郎，征日尊亲朝。日尊遣其臣阮代之。何维严等上表乞赦罪，且约来岁诣阙。廷议：必先朝，而后赦。日尊惧，卒不至。

复遣尚书梁曾、郎中陈孚再往谕曰：“汝国罪衍既已自陈，朕复何言。若云畏死道路不敢来朝，且有生之类宁有长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复有不死之地乎。朕所未喻，徒以虚文巧饰见欺，于义安在？”日尊复遣陪臣陶子奇请罪，上万寿颂、金册表。

帝恶其抗命，又议兴师，遂拘子大奇于江陵，命刘国杰与诸王昔里吉等同出师，分立湖广安南行省，给二印，市（延/虫）船百斛者千艘，用军五万六千五百七十人。粮三十五万石，马料三万石，盐二十一万斤，预给官军俸赏，军人、水手各钞二锭，水陆分道齐发，令益稷随军至长沙。

会世祖崩，成宗嗣立，罢兵，乃遣子奇归国。日尊上表慰国哀，并献方物。遣侍郎李衍、郎中萧泰登持诏谕之，曰：“朕嗣守大统，践祚之始，大肆赦宥，无间远近。惟尔安南，亦从宽恤，已敕有司罢兵。自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审思之。”

元贞二年，日尊上表求封王爵，不允；乞《大藏经》，赐之。

大德元年，遣阮文籍、范葛入贡。自此至十年，安南凡人五人贡云。

三年，丞相完泽等奏：“安南来使邓汝霖，窃画宫苑图本，私买舆地图及禁书，且私记北边军情、山陵诸事，宜责以大义。”遣尚书马合马、侍郎乔宗亮谕以“汝霖等所为不法，理宜穷治。朕以天下为度，敕有司放还。自今使介，必须选择，有所

陈请，必尽情愆。勿惮改图，致貽后悔。”

五年，命尚书马合马等送来使邓汝霖等还国，谕安南依前三年一贡。

武宗即位，遣礼部尚书安鲁威、兵部侍郎高复礼，颁即位诏于安南曰：“惟我国家，以武功定天下，文德怀远人。乃眷安南，自乃祖乃父世修方贡，朕甚嘉之。迺者先皇晏驾，朕方抚军朔方，为宗戚元勋所推戴，谓朕乃世祖嫡孙，裕皇天派，宗藩效顺于外，臣民属望于下，人心所共，神器有归。朕俯徇輿情，已于上都即位。今遣尚书阿里灰谕旨，尚体同仁之视，益坚事大之诚。辑宁尔邦，以称朕意。”

是年，安南遣阮克遵、范欽资人贡贺即位。至大二年，又遣童应韶、谢大薰入贡。

仁宗即位，世子陈日套遣使来朝，以礼部尚书乃马台、吏部侍郎聂古伯、兵部侍郎中杜与可使安南，颁改元诏曰：“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抚有万邦，威德所被，柔远能迓。乃者先帝龙驭上宾，朕以王侯臣民不释之故，已即位于大都。其以明年为皇庆元年，今遣尚书乃马台等赉诏宣谕，仍颁新历一本。卿其敬授人时，益修臣职，毋替尔祖事大之诚，以副朕不忘柔远之意。”

皇庆二年，安南兵三万余人，突犯镇安州，复分兵犯归顺州，屯聚未退。其世子复亲领兵陷养利州，声言知州事赵珏擒我思浪州商人，取金一碾，侵田千余顷，故来仇杀。枢密院使千户刘元亨赴湖广询察。元亨亲诣上、中、下由村。牒谕安南国曰：“昔汉置九郡，唐立五管，安南实声教所及之地。况献图奉贡，上下分素明，厚往薄来，怀抚之惠亦至。圣朝果何负于贵国，今乃自作不靖，狡焉启疆。中由村这地所系至微，而国家輿图所关甚大。兼之杀掠者。皆朝廷属籍编户，省院未敢

奏闻。未审不轨之谋，谁实主之？”安南回牒云：“边鄙鼠窝辈，自作不靖，本国安得而知？”且以重赂至。元亨复牒责以饰辞不实，却其赂，且曰：“南金、象齿、贵国以为宝，而使者以不贪为宝，请审察事情，明以告我。”然道里辽远，情词虚诞，终莫得其要领。元亨上言：“曩者安南人尝侵永平边境，今复仿效成风。为今之计，莫若遣官宣谕，归我土田，返我人民，仍令当国之人，正其疆界，究其首谋开衅之人，戮于境上，申飭边吏毋令侵越。更于永平置寨募兵，设官统领，给田土、牛具，令自耕食，编立部伍，明示赏罚，令其缓急首尾相应，如此则边境安静，永保无虞。”事闻，敕俟安南使至谕之。

延祐三年，命湖广行省谕安南归占城国王。先是，安南人攻占城国，执其王以归，兵还。迎拜诏书，乃上表谢罪焉。七年，日套卒，世子日爨遣陪臣邓恭俭、杜士游来贡。

英宗至治元年，遣吏部尚书教化、礼部郎中文矩，颁登极诏。

泰定帝即位，诏安南国世子陈日爨曰：“我国家膺景命，抚绥万邦，德泽普加，靡间华夏。乃者先朝奄弃臣民，朕以裕皇嫡孙，为宗室大臣推戴，爰自太祖肇基之地入承天叙，其以甲子岁为泰定元年。今遣尚书马合谋、礼部郎中杨增瑞赉诏播告，赐尔《授时历》一帙。惟乃祖乃父修贡内附有年矣，我国家遇卿良厚。以占城守臣上表，称卿之边吏累发兵相侵，朕为恻然于中。不知卿何为至是，岂信然邪？朕君临天下，视远犹迩，务辑宁其民，俾各得所。卿其体朕至怀，戒飭士众，慎保义民，毋忘尔累世忠顺之意。”日爨遣陪臣莫节夫入贺。

二年，宁远知州添插言：“安南士官押那攻掠其本末诸寨。”敕押那归其俘。三年，安南将阮叩侵思州路，命湖广行省飭兵备之。

先是，陈益稷久居鄂州，遥授湖广行省平章，其妻子皆为本国所害。当成宗朝，赐汉阳田五百顷，俾自贍，既而夺之。武宗悯其老，重加恩命，制曰：“委贄归朝，即去逆而效顺，以爵驭贵宜崇德而报功，诞播明纶，用孚众听。尔陈益稷，知畏天者事大，期保境以安民，慕帝王之有真，见几而作，惧祖宗之不祀，自拢而来，以忠孝之诚，受知于世皇，蒙天地之德，锡封于故国。始者周王之赫怒，伐罪吊民终焉。尧、舜之诞敷班师振旅。彼迷不复，尔守弥坚。拯溺救焚，从王师凡一再举，授殆适馆，留湖右几古十年，身历事于四朝，志不渝乎初节。肆朕即阼，亟其来庭。是用加新秩，以示恩，乃旧封而授职。於戏！内宁外抚，朕不忘铜柱之南，近悦远来，尔益拱星辰之北。对扬休命，永坚一心。可加金紫光禄大夫、安南国王，给田如故。”文宗天历二年卒，年七十六，赐钱五千缗，谥忠懿。三年，世子陈日（火阜）遣其臣邓世延等二十四人来贡。

至顺元年，有广源贼闭覆寇龙州罗回洞，龙州万户移文诘安南，其回牒言：“自归天朝，恪共臣职，延续疆此界，尽属一。岂以罗回原隶本国，遂起争端，此盖边吏生衅，假闭覆为名，尔理宜即加穷治。”命龙州万户仍还所掠。次年，日（火阜）遣其臣段子贞、黎克逊来贡。三年，遣吏部尚书撒只瓦等使安南。

惠宗元统二年，遣尚书帖住、礼部郎中智熙善使安南，以《授时历》赐之。安南遣童和卿、阮固夫入贡，贺即位。

后至元元年，封其世子陈端午为国王。日（火阜）退而学道，自号太虚子，惟章表犹署己名。四年至六年，再遣使入贡。初朝廷以日烜不请命自立，故日烜以下四世，俱称安南世子。至端午，始封为国王焉。

其国制度：分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县，其实

一道不及中国一郡。所至皆设学校。惟谅山有城，砖色红紫，相传为马伏波所筑。王宫用黄瓦，檐高不过丈，民房以草苫覆门，仅三尺许，俯首出入。文字与中土同，外别和数十字，多加土傍以示异，亦止行于国中。其物产多稻，无麦，重蚕桑，有绸布，不植棉花。所在竹木成林，蔽天日。其用人：文职有三公、太尉、平章政事、辅国、左右仆射、参知政事、御史台、翰林字、尚书等，武职有都元帅、节度使、大将军、内殿前指挥使、招讨使等。又有方镇及世袭乡邑官。每三年一考试，初试经义，次试四六，三试诗，四试策。各道取中三场者曰生徒，中四场者曰贡生，至会试中四场者曰进士，无定额。其氏族如阮、裴、吴、杨、陶、黄、武、宋、陈、程、梁、胡之属，外无他姓。男女皆披发，以香蜡敛之，不令散乱。又以药涂其齿，使之黑而有光。无阴晴俱戴笠。见贵人曰翁茶，译言大官也。食生肉，不设几席，豪家始有床褥。平民率籍草而卧。好怪异，尚巫鬼，不奉二氏教。婚姻：富贵家用媒妁，遵礼制，贫家男女相悦，即备钱成夫妇，虽同姓不避。独丧祭各依古礼，禁官民不得卜地，止许葬田中。惟国王始择地于山上。兵无甲冑，止用火器、长刀、标枪、藤牌之属。临陈以象为重。草木四时不凋。昼夜无长短，古所称日南者，殆不虚云。

## 卷二百四十五

### 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外国四

緬 暹 罗

八百媳妇

緬国为西南夷，不知其族类所出。有城郭宫室以居，有象马以乘，舟筏以济。其文字进上者，用金叶写之，次用纸，又次用槟榔叶，谓之緬书。

世祖至元八年，大理宣慰司遣乞台脱因等招之，不得见其酋，见其长官，导使者偕来。

十年二月，以乞台脱因充礼部郎中，与勘马刺失里及工部郎中刘源、工部员外郎卜云失，充国信使，赐以玺书曰：“间者大理、善阐等路宣慰司导王国使诣京师，且言至王国，但见其臣下，未得见王，又欲观吾大国舍利。朕矜悯远来，即命来使覲见，又令纵观舍利。益询其所来，乃知王有内附之意。朕一视同仁，今再遣使往谕王国，诚能谨事大之礼，当遣子弟大臣来朝，彰我国家无外之义，用敦永好，时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谁所好？王其思之。”不报。

十二年，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奏：“金齿头目阿郭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马，一由骠甸，一由阿郭地界，俱会緬之

江头城。又阿郭族人阿提范在缅掌五甸，户各万余，欲内属，请用为引导。”因言缅王无降云南行省意，去使不返，必须征讨。帝曰：“姑缓之。”

既而，金齿千额总管阿禾来附，具言国使前为蒲贼阻道，今蒲人降，国使已达，缅王留之不遣。无何，缅人以阿禾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腾越、永昌间。时万户忽都、总管信苴日、总把脱罗脱孩方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骠、阿昌、金齿未降诸部族，驻兵南甸。阿禾来告急，忽都等遂昼夜兼行，与缅军遇，阻河为阵，众约四五万，忽都等兵仅七百人。缅人前乘马，次象，次步卒，象被甲，背负战楼，两傍挟大竹筒及短枪。忽都下令：“贼众我寡，当先冲河北贼。”亲率二百八十骑为一队，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骑傍河为一队，脱罗脱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一队。战良久，蛮兵败走。追之三里，抵砦门，阻淖而返。有蛮兵万余绕出官军后，忽都复列为三阵，进至河岸击之，又败走。连破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转战三十余里，蛮兵为象马所践踏，故大败。日暮，忽都中伤，始收兵。明旦，追之至千额，不及而还。俘获甚众，军中以一帽、一靴、一毡衣易一俘。其脱者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官军惟一蒙古人获一象，不得其性被击死，余无死者。时十四年三月也。

十月，云南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蒙古、爨、僰、摩些军三千八百人征之，至江头城，招降具木、朵要、蒙帖、木耳、木充、磨欲等三百余砦，土官曲腊蒲折户四千、孟摩爱吕户一千，磨奈蒙匡黑答八刺户二万、蒙忙甸土官甫禄保户一万，木都弹图户二百，凡三万五千二百户。以暑热班师。

二十年，大军再伐缅，缅人请降。先是，帝听纳速刺丁言，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刺海领之，又僉思、播、叙三州军及亦奚

不薛诸蛮军征緬，不果行。至是，诏宗王相吾答尔、右丞太卜、参政也罕的斤率诸将征之。是年九月，大军发中庆。至南甸，太卜由罗碧甸进军。十一月，王命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造舟二百艘，顺流至江头城，断緬人水路，自将一军从骠甸径抵其国，与太卜军会。令诸将分攻，破其江头城。遣人说降緬王，不应。进攻建都太公城，捣其巢，建都及金齿十二部俱降，得珍珠、珊瑚、异采、七宝束带无算。

二十二年，緬王遣其盐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请纳款，为孟乃甸白衣头目觐塞阻道，不得行，遣腾马宅者持信札来乞。骠甸土官匿俗报上司，免军马入境。匿俗给榜遣腾马宅回江头城，招阿必立相赴省，且报镇西、平緬、丽川路宣慰司、宣抚司，差三参持榜至江头城付阿必立相、忙直十弄二人，期两月至江头城，宣抚司率蒙古军至骠甸相见议事。阿必立相先乞言于朝廷，降旨许其悔过，后差大官赴阙。

朝廷寻遣镇西平緬宣抚司达鲁花赤兼招讨使怯烈诣其国，宣上威德。又以张万为征緬副都元帅，也先铁木儿为征緬招讨使。敕造战船将兵六千人，以图满带为都元帅总之，由中庆抵永昌，经阿昔甸，以至忙乃甸。

二十四年正月，緬王为其庶子速速古里所执，囚于昔怯答刺之地，又害其嫡子三人，与大官木浪周等四人同为逆。云南王所命官阿难答等，亦遇害。帝决意再征之，以脱满答尔为都元帅，李海刺孙为征緬行省参政，将新附军五千、探马赤一千以行，仍调四川湖广军五千赴之，募能通白夷、金齿道路者从征，令驻緬近郊，俟进止。既而云南王与诸将进至浦甘，緬人诱使深入，大军失利，死七千余人。緬遣使谢罪纳款，云南王允之，就命其渠长为帅，定三岁一贡。二十六年，始遣委马刺菩提班的来进方物。

成宗元贞元年，缅甸阿刺札高微班的来献舍利。二年，缅甸王遣子僧伽巴叔撒邦巴来贡。

大德元年，缅甸王请岁输银二千五百两、帛千匹、驯象二十头、粮万石，始封其主的立普哇拿阿提牙为缅甸国王，赐银印，子僧哈八的为缅甸世子，赐虎符。又赐王弟撒邦巴一珠虎符，头令阿撒三青少年虎符，遣之。

谕年，复遣其世子奉表入谢，自陈部民为金币齿杀掠，率皆贫乏，以致上贡金币愆期。帝悯之，止命间岁贡象，仍赐衣遣还。

是年，云南省先遣管竹思加使登笼国，其国王遣其舅兀刺合兀都鲁新合二人从管竹思加赴阙。二月，至蒲甘，缅甸王帖灭的，令可瓦力引兵登舟，执兀刺合兀都鲁新合，劫掠贡物。六月，管竹思加至太公城，缅甸人阿只不伽阑等来言：“缅甸王帖灭的实劫夺于尔，今已去位，新王为邹聂，遣我辈召尔议，遣使入朝。”管竹思加至蒲甘，邹聂曰：“帖灭的引八百媳妇兵破我甘当散当只麻刺班罗等城，又劫夺登笼国贡物。尔等回朝，不知其故，必加兵于我。今帖灭的已废，特差大头目密得力信者章者思力三人奉贡物入朝。”又移文云南省，称：“木连城土官阿散哥也，皇帝命佩大牌子为官人，初实无罪，前缅甸王欲杀之。圣旨令官治僧民，前缅甸王却通叛人八百媳妇，引兵来坏甘当散当只麻刺班罗四族百姓，又劫夺登笼国贡物，故阿散哥也、阿刺者僧吉蓝、僧哥速等废前缅甸王，令我为王。”行省以闻。

三年八月，太公城总管细豆，移文江头站头目逮的刺必塞马加刺言：“阿散哥也兄弟三人，领军三万，杀缅甸王以下世子、妻妾、臣仆百余人。”云南省问其持文来者我文哥，言：“缅甸王就弑时，谓阿散哥也曰：‘我祖以来，不死于刃，可投我水

中，或缢死。’遂缢之，埋尸于屋下，七日风雨不止。见梦于国人曰：‘吾埋不得其地，若焚尸弃骨于水，则晴。’从之，果然。”我文哥出十余日，又闻世子及逃出次子之母，与前此随国信使留缅回回、畏吾儿、汉人百余，皆被害。阿散哥也又逼淫新王之母。是月，缅王之子及其师来奔，陈辞于云南省，乞复仇，大概谓：“阿巴民叛，缅王乞朝廷讨之，叛人怒，谓王请兵来杀掠我等，遂修城聚兵，谋废其王。又僧可速左右及阿刺者僧吉蓝从人相继从叛者，杀密里都拜加郎等族，王谓其兄阿散哥也，可劝汝兄弟勿尔。对曰：‘我说必听，不听我亲伐之。’王悉以国事付阿散哥也，因此得众，遂生二心。王执而囚之。僧哥速等于不雨宿吉老亦之地，筑大城拒守，水陆进兵，来逼蒲甘王释阿散哥也，出见僧哥速等，夺象马，掠百官，求钱物，烧城池，锁王足置豕牢中，分其妻妾。王为皇帝奴，冤若如此，望拯救。”云南行省左丞忙兀都鲁迷失又上言：“缅王归朝十一年矣，未尝违生。今其臣阿散哥也兄弟三人以三罪加其身，置父子縲紲，又通新王之母，据旧王之妻妾。假三罪皆实，亦当奏从朝廷区处，乃敢擅权废立，岂有此理。今其子来求救，且小甸叛人劫虏官民尚且赴救，答麻刺的微王乃上命为国主，叛臣囚之，岂可不救？抑使外国郊尤为乱，将至大患。”行省以闻。已而又闻新王亦被弑，阿散哥也篡立。九月，中书闻于上，上曰：“忙兀都鲁迷失之言是也，速议奏行。”十二月，阿散哥也犯边，攻阿真谷马来城，距太公城二十里，兵寻退。

四年正月，召忙兀都鲁迷失赴阙，议兵事。五月，故缅王婿马来城土官纳速刺上言：“大德元年，朝廷遣尚书教化的伴送世子僧加八的还国，国王集众听诏，惟阿刺者僧吉蓝、僧哥速不至。二年二月，兴兵叛逆，驻蒲甘近境。王亦整兵，谕叛

贼之兄阿散哥也曰：‘尔二弟不听诏，又敢为乱。尔今退兵从命则已，否则治尔同谋之罪。’阿散哥也谕之不从，王遂囚阿散哥也。二人引兵逼城，王遣纳速刺等出战，纳速刺败，被擒。王令国中诸僧出谓二人曰：‘毋徒苦百姓。尔欲害我乎？若无此心，当释尔史，复乃职。否则，明以告我。’阿散哥也及二弟皆曰：‘王是我主，岂有异心。如不信，请如大寺为重誓。’从之。誓毕，释之。贼退，纳速刺亦得归。至五月，三人合兵攻蒲甘，执王及世子僧加八的、次子朝乞力朝普，囚于木连城，凡十有一月。三年四月十日，阿散哥也令弟阿难答速杀缅王并二子，余子康吉弄古马刺加失巴遁去，放世子于蒲甘，而夺其妻。又分据王妻妾。共立王孽弟邹聂，方十六岁，诛不附己者。十二月，又攻破阿真谷马来两城，纳速刺逃来。”

五月十五日，中书枢密奏：“征缅事，忙兀都鲁迷失请用六千人。臣等谓，缅与八百媳妇通好力大，非一万人不可。”敕：“所拟犹少，可增为一万二千人。”又奏：“忙兀都鲁迷失乞与薛超兀儿、刘都元帅德禄同事，及求云南土官高阿康从军，又请命亲王阔阔监军，以振兵威。”皆从之。上曰：“阔阔虽去，勿令预军事。”

四年闰八月，云南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等发中庆，期至大理西永昌、腾冲会集。十月，入缅境。十二月五日，至马来城大会。十五日，至阿散哥也兄弟三人所守木连城，三城相接，贼出战，败之，贼闭门拒守。忙兀都鲁迷失、刘左丞据城东北面，恭超兀儿、高阿康参政据西面，正南无军守之。贼日出战，城内四面立三梢单梢炮，向外攻击。官军寻立排沙傅其城。

五年正月，分军破石山寨，又召白衣催粮军二千人攻其城南面。十九日，城上发矢石擂木，杀官军五百余人。

二月二日，阿散哥也令十余人呼曰：“我非叛人，乃皇帝良民。以缅王作违理三事，我等收之，彼自饮药而死，非我等杀之。我等与蒙古人无甚作恶，若许我投降，顾永受约束。”又使人持金银礼物出见。分省官谕贼，三人亲出方可，不然难信，若一年不出，我军亦住一年。贼竟不肯亲出。

二十七日，万户章吉察儿等言：“炎天瘴发，军劳苦，不还实惧死伤获罪。若令我等住夏瘴死，不如赴上前就死。若明白有旨，孰敢不住。在法，口传圣旨勿行，我等今当回军。”二十八日，分省官方议事，章吉察儿等遽率所部退走。二十九日，分省官亦回。三月五日，至阿占国城，追及章吉察儿等。忙兀都鲁迷失移文称：“大事未成，岂可回军。若尔等果不肯住，可留军一半或三千住夏守贼。”平章薛超兀儿、刘左丞、高参政皆言：“平章能住夏，我辈原遍告军官，俱令住夏。”是日，新王之母乘象追及分省官，诉：“贼拘我于木连城，今始放出，若大军五日不退，必出降。”章吉察儿等宣言：“病军已先行，我等明日亦去，无可议者。”分省官命追回先行军，皆言：“已去远，无及矣。”次日，分省官遂下令班师。恭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上言：“贼兵困屈，旦夕出降。参政高阿康、土官察罕不花、军官章吉察儿等，同称军人多病，不可住，拟合回军。分省官留之不听，彼既行，分省官亦不能住。”又言：“贼馈阿康酒食，阿康受之，疑是宝货。”又军回五程，阿康出银三千两曰：“此阿散哥也赂诸将校者。”薛超兀儿等言：“此银尔实受之，我辈未尝知也。欲与诸将，尔自处之。”盖因阿康与察罕不花等预此行，故功不成，乞置对以惩受贿者。

八月八日，丞相完泽等奏遣河南平章政事二哥等赴云南，杂问之。自宗王阔阔，平章政事薛超兀儿、忙兀都鲁迷失，左

丞刘德禄，参知政事高阿康，下至一二大将，校幕官、令史皆受贼赂，共为金八百余两、银二千二百余两，遂不能号令偏裨。阿康因于察罕不花。令诸将抗言不能往夏，擅回。于是阿康、察罕不花俱伏诛。忙兀都鲁迷失前死。薛超兀儿、刘德禄遇赦，皆追夺宣敕，永不叙用。忙兀都鲁迷失子万户咬咬、忽都不丁，千户脱脱木儿真，杖决有差，皆夺所居，籍其家产之半。其余将校，各以轻重被笞。察罕不花者，丽江路军民宣抚使也。是役也，自宗王以下皆以纳赂丽于罚，辱国莫甚焉。

武宗至大元年，缅使贡白象。帝命朵尔只为兵部侍郎，使其国。

仁宗延祐二年，缅王遣其子脱刺合来朝。六年，复遣其臣赵钦撒入贡。

英宗至治元年，帝御大明殿，受缅国使者朝。

泰定元年，缅甸王子吾者那等争立，岁贡不至，命云南宣谕之。三年，缅甸王答里耶伯以国乱来乞师，诏云南就近安抚之。四年，答里必牙请复立行省于迷郎崇城，不允。

文宗至顺三年，缅王遣使阿落等十人来贡方物。

惠宗后至元四年，又遣使来贡方物。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

缅甸东至八百宣慰司，南至海，西至孟养，北至猛密宣抚司，自司东北三十八程至云南省治。其山曰小豹，其水曰金沙江，缅人恃以为险。其欲狙诈慥悍。男子善浮水，缩（髟/言）顶前，用青白布缠之。妇人缩（髟/言）顶后，不施脂粉。事佛敬僧，有大事则抱佛说誓，或诣僧誓之，然后决。其产、象、犀、马、椰子、白毡、布、兜罗绵。树类棕，高五六丈，结实如掌。土人以面纳罐中，以索悬罐于实下，划实取汁，熬为白糖。其叶即贝叶，写缅书用之。石油自石缝流出，臭恶而黑色，

可涂疮。都会：有江头城，至腾冲十五日。太公城在江头南十日。马来城在太公城南八日。安正国城在马来城南五日。蒲甘，缅王城，在安天国城西南五日。所谓缅中五城也。

暹与罗斛，古之扶南国也。暹国，北与云南徼外八百媳妇接壤，东界安南，西北距顷国。罗斛，在暹之南，滨大海。暹土瘠，不宜稼穡。罗斛地平衍，种多获，暹人仰给焉。有大河自暹达于罗斛，东南入海。每夏有黄水自海港涨入内河，农民乘时擢舟播种，苗随水以渐而长，水尺苗亦尺，水退苗熟。有播植无耕耘，故谷丰而贱。《晋书》：“扶南国，西去林邑三千余里，在海大湾中，其境广袤三千里，人以耕种为务，一岁种，三岁获。”是也。历晋、宋齐、梁、隋、唐，屡通贡献。后分为暹、罗斛二国。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罗斛遣使入贡。成宗元贞初，暹国进金叶表。暹人与麻里予儿旧相讎杀，至是皆归顺。英宗至治三年，暹国来入贡。惠宗至正间，暹始降于暹罗斛。因合为暹罗国。暹罗南境，斗入大海中，形如箕舌，延袤约三千里，远出占城、真腊之西南，隔海相望，成一大湾云。

八百媳妇者，夷名景迈。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名。自古不通中国。

世祖中统初，命将征之，不能达而还。后遣使招徕，置八百大甸军民宣慰司。

又有大、小彻里，本古产里。伊尹四方献令曰：“产里以象齿短狗献周公，作指南车导之归。”故又名车里，后讹为彻里云。其地在元江南，与八百媳妇犬牙相错。

成宗元贞二年，大彻胡会来降，立彻里军民总管府，又置耿东路耿当、孟弄二州。大德元年，八百媳妇叛，寇彻里，遣野老不花讨之，不克。

四年，用云南右丞刘深计，发兵二万，立征八百媳妇万户府二，出四川、云南囚徒从军，人给玃子六十索。深等将兵，取道顺元路，调民供给。土官宋隆济给其众曰：“官军征发汝等，尽翦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奴，势所必至。”众惑其言，遂反。深复胁水西土官之妻蛇节，出金三千两、马三千匹。蛇节不能堪，联结隆济，率苗獠紫江诸蛮，围深穷谷中，攻破杨黄寨，杀掠甚众。朝命陕西平章也速带尔、湖广平章刘国杰，将兵合讨之，大败隆济兵于墨特川。其兄子顺元路同知阿重，缚之来献，蛇节亦乞降，并斩之。深坐弃市。于是，罢所置万户府，留蛇节养子阿阙于水西，以抚其民，而升阿重为宣抚使。

武宗至大二年，八百媳妇与大、小彻里作乱，威远州土官谷保夺据木罗甸，遣云南右丞算只尔威招之，私受谷保赂，竟以败还。

仁宗皇庆初，八百媳妇再寇边，帝降诏招抚之，始献驯象、白象，继遣其子招三听来朝，时大彻里哀用亦遣贡使七十五人诣阙，赐裘帽、靴靴有差。

泰定二年，以土人寒赛为彻里军府总官。四年，八百媳妇请官守，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及木安、孟杰二府于其地。

文宗嗣位，八百媳妇使者昭哀入贡。

其地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蛮，西至大吉刺，北至孟良府。自姚关东南行五十程，至其国，有南格刺山，下有河，南属八百，北属车里。平川数千里，幅员广远。其产：巨象，安息、白檀诸香。民皆僰种，刺花样于眉目间，雕题也。好佛恶杀。每村立一寺，每寺建塔，约以万计。有敌人来侵，不得已举兵应之，得其仇即止。俗名慈悲国也。

## 卷二百四十六

## 列传第一百五

## 外国五

占 城 爪 哇

流求岛夷诸国

占城，本秦象郡林邑县地，东滨海，西际爪哇，南通真腊，北与安南之驩州接壤，东西五百里而赢，南北三千里。都城去海一百二十里，近琼州，舟行顺风一日可至。其南曰施备州，西曰上源州，北曰乌里州。领大小州凡三十有八，亦有县、镇诸名。宋淳熙中，占城以舟师袭真腊，入其国都。庆元五年，真腊大举复仇，俘其主以归，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因名占腊。春后国王或曰真腊人，或又谓占城恢复云。

至元十五年，世祖既平宋，将有事海外。时荆湖行省左丞唆都遣人至占城，还言其王舍利咱牙信合八刺麻哈迭瓦愿内附。诏封占城郡王，遣侍郎教化迪、总管孟庆元、万户孙胜夫与唆都同往，谕其王来朝。

十七年国王保宝旦拿啰耶邛南邛占巴地啰耶遣使奉表降，兼贡珍物及犀、象。初，朝廷以占城国王李由补刺者吾称臣内附，命唆都就其国立占城行省抚之。既而，其子补的专国，不听命。会万户何子志、千户皇甫杰使暹罗，宣慰使尤永贤、亚

阑等使马八儿国，道占城，皆被执。事闻，命唆都讨之。

兵出广州，航海至占城港。港口北连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国大州，东南皆山，西傍木城。官军依海岸屯驻。蛮兵治木城，四面约二十余里，起楼棚，立炮台百余。又木城西十里建行宫，其国王亲率重兵屯守。遣都镇抚李天佑招之，七往，终不服。

分遣琼州安抚使陈仲达以兵由水路攻木城北面，总把张斌，百户赵达攻东面沙觞，省官分二道攻南面。舟泊岸，为风涛所碎者十七八。蛮兵开木城南门，建旗鼓，乘象拒战，败之。官军入木城，与东北二军合。其王弃行宫，烧仓廩，杀永贤、亚阑等，与其臣逃入山谷，遣使者阳乞降，许之。官军入大州，王遣其舅宝脱秃花奉国王信物、杂布二百疋、大银三锭、碎银一瓮为质。又献金叶九节标枪，言：“国王欲来，病未能起，先使持其枪来，以见诚意。”复令第四子利世麻八都八德刺、第五子舍利印德刺来见，诡言世子补的被伤死，王颊中箭未愈，故先使二子来议入觐事，以款我师。省官疑非真王子，听其还，遣千户林子全偕往覘之。二子在途先归。子全入山两程，国王遣人来拒，不果见。又杀何子志、皇甫杰等百余人。

宝脱秃花俄又至，自言：“我祖父、伯、叔，皆为国王，传至我兄孛由补刺者吾，杀而夺其位，我实衔之。愿禽其父子以献，请给大元服色。”唆都不虞其诈，赐衣冠抚谕而行。有居占城唐人曾延者来言：“国王逃于大州西北鸦侯山，诣交址、真腊、阁婆诸国借兵未至，惧唐人泄其事，将尽杀之。延等觉而逃。”未几，宝脱秃花偕其宰相报孙达儿及撮及大师等五人来降。省官引曾延与见，宝脱秃花曰：“此奸细也，国军皆溃散，安敢复战。且今未附州郡凡十二处，每州遣一人招之，无不服者。”

唆都犹信其言，遣子全等同赴大州。比至城西，宝脱秃花背约间行，自北门乘象去。万户张颙等领兵赴国王所栖之地，近木城二十里。贼浚濠堑，拒以大木，官军斩刈超距，奋击。转战至木城下，山林阻隘不能前，蛮兵旁出截归路，官军殊死战，得脱。

朝廷更命阿塔海发兵万五千人、船二百艘助讨，以安南道阻，不果至。又命万户忽都虎、乌马儿率江淮军二万人赴唆都军前，而唆都已回军。忽都虎等至占城，知官军退，令百户陈奎招其国王来降。其王遣阿不兰纳款，具言被官军劫掠，贫无以献，俟来年当备物，令嫡子入朝。未几，果遣其孙济日理勒螯奉表归顺。朝廷未知也，再命镇南王脱欢发兵假道交趾征之。国王乞回军，愿出土产，岁修职责，使大盘亚罗日加翳大巴南等十一人诣阙献驯象，并贺圣诞节。旧州主宝嘉娄亦奉表入附。自是，终元之世，贡使不绝。

英宗至治三年，遣其弟保佑八刺遮贡方物。泰定帝致和元年，遣使来贡，兼言屡为交趾所侵。帝下诏和解。文宗至顺三年，遣其臣阿南那那里沙等奉金书表入贡。惠宗后至元元年，遣使献方物，且言交趾遏其贡道。诏遣使开谕。

其所贡云龙形通犀带、菩萨石、蔷薇水、猛火油皆贮琉璃瓶中以进。有火珠大如鸡卵，正午承日影，取艾燃之，立见火。其王每坐见官属，一膜拜即起自事，事毕复一膜拜而退。亲所之臣见王跪，疏远者拱手而已。王脑后髻（髟/言），散披吉贝衣或大食锦或川法锦大衫，戴金花冠七宝装瓔珞为饰，胫股皆露，红革履，无袜。男子以白氎布缠胸下，垂至足，衣袖甚窄，撮发为（髟/言），散垂余髻于后。妇人亦脑后撮（髟/言），无笄梳，其服饰与男子同。人多乘象，食山羊、山兕。国无城郭，无丝蚕，有米、粟、豆、麻。每岁稻熟，王自刈一把，从者及

群妇女竞刈之。其王或以兄为副王，或以弟为次王。设高官八员，分掌东西南